

1973



苏州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苏州大学关于收集、保存和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苏州大学。本学位论文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苏州大学有权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含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送交本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学位论文，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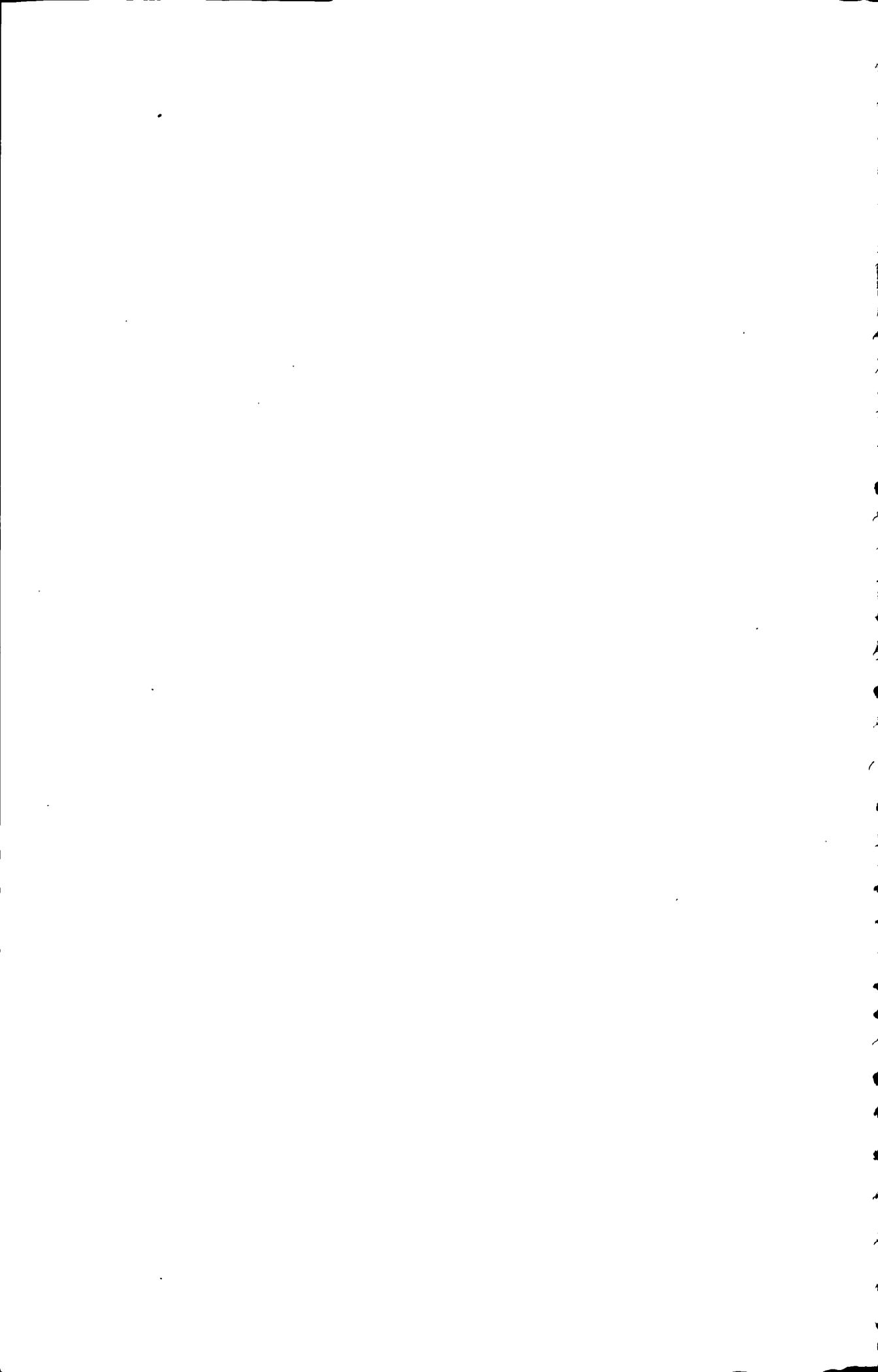
涉密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 _____ 在 _____ 年 _____ 月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非涉密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 范莉莉 日期： 2010.4.26

导师签名： 吴建华 日期： 2010.4.26



中文提要

明代苏州府地处太湖流域的核心，尽管经历了元明之际王朝鼎革的动荡，它仍然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本文首次集中研究明代 106 位苏州知府的治苏情况。首先对他们的整体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考察指标包括籍贯、入仕途径、授职方式、任期、卸任原因与去向。接着详细考察知府们措置重赋之地经济事务、处理先导地区社会问题以及应对复杂特殊社会关系三方面的作为与成败情况。在此基础上，归纳历任知府在明代苏州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最后总结他们治苏得失的原因。

明代苏州府经济与文化发展领先优势在全国非常明显，知府们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定策，以适应苏州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他们在中央权力代理人和地方利益代言人之间的定位，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治苏的优劣。

关键词：明代 苏州 知府 治苏

作者：范莉莉

指导教师：吴建华教授

A Study on Prefect of Suzhou Prefecture's Governance in the Ming Dynasty

Abstract

Suzhou Prefecture, which lo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Tai Lake Basin, was in a leading position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s well as society in the Ming Dynasty after the period of political turbulence followed the civil war. Firstly, centralized study has been done in this paper aims at the governance of 106 prefects in Suzhou Prefectu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and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prefect group would be analysed quantitatively, focused on their native places, approach into the government and official career before becoming the prefect of Suzhou Prefecture, time serving in this position, reason for their quit and the new official position. Secondly, the main part of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roles the prefects played in the political affair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among these are alleviating the unequal burden of legally heavy taxes and corvee,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s stable, and properly dealing with various political &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influence of the prefects' governance will be summarized and evaluated. Lastly, this paper will also give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gains and losses which emerge during the prefects' governance.

Since Suzhou Prefecture achieved long-term,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constructions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in order to adap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is place, the prefects should adopt suitable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continuously changeable times. Besides, the choices between the agent of central court and the spokesman of local interests which made by every prefect, to a great extent, would affect the result of his governance.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Suzhou Prefecture; prefect; prefect's governance in Suzhou Prefecture

Written by: Fan Lily

Supervised by: Prof. Wu Jianhua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2
三、篇章结构	4
四、创新与不足	5
第一章 明代苏州知府整体特征	6
第一节 籍贯分布与入仕途径	7
一、籍贯分布	7
二、入仕途径	8
第二节 授职与任期	10
一、授职	10
二、任期	11
第三节 卸任与升迁	12
第二章 重赋之地经济事务的措置	14
第一节 官田减赋	14
一、督征逋赋的软硬手法	14
二、请命减科的成败尝试	16
第二节 均田均役	20
一、加耗手段的成功使用	20
二、官田制度的率先瓦解	22
三、后官田时期的赋役举措	25
第三节 管理工商业	29
一、对手工业的管理	29
二、对商业的管理	30
第三章 先导地区社会问题的处理	32
第一节 对“奢侈”现象的态度	32
一、况钟榜戒奢侈	32

二、后继知府的抑奢之举·····	35
第二节 对晚明群体事件的处理·····	40
一、朱燮元力维和局·····	41
二、寇慎消戈弥祸·····	48
三、周一梧临变失宜·····	52
第四章 复杂特殊社会关系的应对·····	55
第一节 周旋上下·····	55
一、中央权力注视下的苏州知府·····	55
二、区域政治运作中的苏州知府·····	60
第二节 结交士林·····	69
一、志趣之投·····	69
二、治政之需·····	74
结 语·····	78
参考文献·····	81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著、论文·····	88
附 表·····	89
致 谢·····	96

绪论

一、选题意义

有关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研究中,明清江南受到了学界广泛而持续的关注^①。究其缘由,盖因宋元以来这一地区即是全国最具经济和社会活力的区域,是14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迁的地区先导。本文亦将研究视域聚焦于此,选择明代苏州府为考察时地,一因清承明制,许多政治、经济乃至文教制度上的变化皆由明起而由清袭。二为苏州府在江南区域中地位超重,尤其在明代,兼南都畿辅、财赋首地、文化重镇三重角色于一身,天下别处无有能出其右者。有明一代集权统治的强化、小农经济的兴衰、文化艺术的发展,乃至民变风潮的涌动,皆在苏州社会有鲜明的表现,从而深具研究价值。

本文对明代百余位苏州知府的概况及其治苏情形进行了计量分析和归类考察,以见出历任知府在苏州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并总结其治政得失的原因。这一选题的学术意义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知府的职位属性,使其成为考察区域社会变迁与发展动力中不可忽视的因素。知府虽不似朝臣般位高权重,亦异于州县官之位微权轻,在明帝国地方官员序列里位属中层。但身为该管区域的牧民之令,举凡辖区内之军政、民生、文教、宣化等方面人与事,莫不与之有所关联。作为明代苏州社会中的政治主导力量,知府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所产生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加意考虑知府与明代苏州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联系。

其次,知府的研究现状,使得本选题的开展亦为考察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间环节的有益尝试。长期以来,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研究存在着重中央、轻地方的倾向。虽然近年来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勃兴,使这一不均衡局面有所改观,但“重两头,轻中间”的倾向依然存在。督抚、巡按、州县官,乃至胥吏、幕宾等均有相当程度的研究,然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府级行政制度及知府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不仅能够丰富明代苏州社会发展研究,同时也将有益于增强地方政治体制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文的现实意义,一是明代苏州社会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今日苏州市大不相同,

^① 有关20世纪江南史研究成果,可参见陈忠平、唐力行主编《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但是发展社会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题中之义并未因着时代变迁而改换。明代历任知府的治苏得失值得总结，以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无论古今，苏州地区领导人的治政能力与官品节操都将直接影响苏州社会百姓福祉，其所担之责不可谓不大，其所当之职不可谓不重。研究明代苏州知府整体的概况与治绩，肯定其中廉有政声及才能卓异的优秀代表，冀以广扬清节，期对当前政治文明建设有所启发。

二、学术史回顾

明代苏州知府个案研究早有进行，但研究对象的广度和研究主题的深度都相当有限。以广度而言，就笔者所检文献来看，有明一代 106 个苏州知府（包括两例以监生署府事）中，仅有 6 人有过专门研究；以深度而言，除况钟、魏观外，相关研究主题尚集中在生平概况、著述成就等方面。

苏守既为一方牧令，其言行及治政之得失，在明人的笔记、文集中已有所涉及。如明前中期苏州人王鏊在《寓圃杂记》中记述了他有生之年所经历的况钟、朱胜、杨贡、姚堂、林鹗、邢宥、贾奭、贺霖总计 8 个“贤守”的相关情况。因是当时人述当时事，可信度较高，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刊于 1901 年 3 月 20 日《清议报》上的《明苏州知府姚善》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国人研究明史的第一篇文章”^①。

有关明代苏州知府的个案研究中，涉及到治苏情况的有况钟和魏观，其中以对况钟的研究较为全面和深入。蒋星煜、廖志豪、王仲先后撰有专著^②全方位评介况钟其人其事，另有多篇专论具体考察了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的所秉持的治政思想^③、采取的各项社会治理措施及其取得的成效^④，并分析了相关原因^⑤。同时有关

^① 毋暇：《明苏州知府姚善》，《清议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一日，《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第 73 册，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4662 页。此说见于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第 9 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4-115 页。经查此文章实为一首七言绝句：“区区郡守敢勤王，葛屨犹堪履肃霜。落日琴川桥下渡，沈尸起立认黄郎。”

^② 参见蒋星煜：《况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廖志豪：《况钟与周忱》，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王仲：《苏州历史名人·况钟》，古吴轩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王仲：《况钟“治政”思想探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3 期。

^④ 参见黄长椿：《论清官况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4 期。谢天佑的《况钟整顿苏州的官粮和吏治》，《江汉论坛》1988 年第 3 期。竺培升、吴建华：《略论况钟的“兴利除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2 期。金军宽、王卫平：《况钟治苏述论》，《史林》1989 年第 3 期。阮廷贵：《略论况钟治苏的特点》，《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1 期。王仲：《况钟整饬苏州陋俗述略》，《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⑤ 倪正太：《明初的吏制改革和况钟的官声政绩》，《江西社会科学》1984 年第 6 期。

况钟歿后的像碑、遗迹等情况^①也有专文探讨。目前关于魏观的研究^②多与高启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悲剧命运被认为是由明初苏州府敏感政治地位和朱元璋拙于处理与江南士人关系所直接导致的。

关于胡纘宗和聂豹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二人学术成就的相关评介。具体来说，对胡纘宗的研究集中于其生平、著述、诗书成就^③等，而对聂豹的研究则均是着眼于其在明代王学谱系中的地位与影响^④。胡纘宗年谱^⑤业已问世，这为后续深入研究搭建了平台。而对邢宥、朱燮元的研究则刚刚起步^⑥。

对特定历史时期知府进行的整体研究，目前已涉及温州、成都^⑦、太原三府，这些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各有特色。黄明光^⑧、张逸洁^⑨选取相仿指标对历代温州、成都知府的基本情况分项统计，在此基础上见出其整体特征，这是目前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地方知府群体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全建平^⑩对北宋太原知府治绩以优劣为标准进行详细的归类述要。这些研究倾向利弊兼具，计量分析方法得之概确而失之细密，无法见出研究对象之于地方社会的具体影响；而分项类述固然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但又无法见出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

对知府进行的研究无法回避制度层面的考察，但在明清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

^① 未署名：《况钟像碑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曾晓红：《况钟在苏州的遗迹》，《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② 参见房锐：《明初魏观之狱试探》，《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2期。吴士勇：《“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刘民红：《明初“魏观案”新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郑克晟：《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③ 参见刘雁翔：《明代陇右学者胡纘宗生平事迹及方志著述考》，《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5期。程凯、王岗：《勋业著于当朝 文誉驰于海宇——胡纘宗书法艺术评介》，《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胡喜成：《胡纘宗仕宦生涯与诗文艺术》，《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胡纘宗学术思想概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高明：《胡纘宗的生平与著述》，《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11期。方锡球：《徐献忠和胡纘宗的盛唐“诗变”论》，《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④ 参见张学智：《论聂豹的归寂之学》，《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李伏明：《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江左王门心学的发展》，《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方祖猷：《王裴与聂豹关于本体良知之辨——兼对牟宗三先生《致知议辩》一文的补充和商榷》，《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年第1期。刘华丽：《王门别支——论聂双江归寂之学及其在王学中的地位》，《学术月刊》1999年第2期。于化民：《王守仁心学的极端化发展及其主要理学观点》，《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鲍世斌：《明代王学研究——以本体—工夫理论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⑤ 董颖：《胡纘宗年谱》，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⑥ 参见邢寒冬：《重新认识邢宥的历史地位》，《琼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羽琼：《朱燮元与奢安事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⑦ 参见官性根：《成都知府与宋代蜀学的发展》，《求索》2006年第5期；《论宋代成都知府的宽猛之术》，《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⑧ 黄明光：《温州知府述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⑨ 张逸洁：《历代成都知府考论》，《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⑩ 全建平：《宋代太原知府任职事迹述略》，《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中，处于中间环节的知府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①。专门对历代知府制度的渊源进行过系统梳理的是赵秀玲^②，其中涉及到明代府制的相关运行情况。王天有^③也曾对明代府州县的常设官制、所辖机构的权责以及府州县官地位沉浮等情况作过简明而扼要的论述。此外，明清地方行政的研究中与知府较为密切的方面还有：督抚制度的嬗变^④、巡按御史权力演变^⑤、州县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情况^⑥等。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持续进行的个案研究为全面的整体研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但是，以明代苏州知府在辖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而言，现有的分散研究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无法担当起解释和评价的任务，这就需要整合相关资源进行整体研究的尝试。同时，统计分析与归类述要等方法的参与也将大为改善既有研究的品质与面貌。

三、篇章结构

明清两代所修的苏州府志及其所属州县志书是本文的主要史料来源。同时还广泛搜集各种文集、笔记、政书以及传记资料，从中增补方志资料的不足。

本文第一章采取计量的方法对明代百余位苏州知府的籍贯、功名、授职、任期以及卸任等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以从整体上对研究对象加深理性了解。第二、三、四章为全文主体，分别从整顿社会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社会关系三个方面对知府治苏的措施及影响进行有重点的考察。

从整顿社会经济方面而言，源于官田制度的赋役不均明朝开国以来阻碍苏州府乃至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采取措施以在满足朝廷需索和保障百姓民生之间取得较佳平衡，是历任苏州知府处理经济事务的关键。此外，明代苏州府手工业、商业秩序的有序运行，亦离不开知府居间的协调与管理。

^① 参见姚柯楠：《说不尽的府衙往事：南阳知府衙门考》，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李陈广、张晓刚、刘绍明编著：《南阳历代郡守知府》，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此二书通介多，述考少。而关文发、颜广文在《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分专题论述了明代中央及地方各主要政治制度，但通篇无涉府制。

^② 赵秀玲：《论清代知府制度》，《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③ 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范玉春：《明代督抚的职权及其性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⑤ 宋纯路：《巡按御史权力的变化与明代地方政治》，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⑥ 柏桦对明清州县政治及州县官员研究有年，成果颇丰。他的特色在于援引行政学分析视角入政治制度史研究，兼顾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的影响。《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从制度层面探讨州县政治体制在明一代里的发展变化过程；《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从州县官群体政治行为见出州县政治主要内容，另有多篇论文分述。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其次从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而言，其一，况钟及其后继的几任知府曾试图采用行政手段干预苏州府城内外渐至奢靡的社会风气，但是成效不大。其二，万历、天启间苏州府先后发生有着经济和政治诉求的群体事件，得益于时任知府朱燮元、寇慎的得当措置，这些事件最终以朝野双方均乐见其成、未动大戈的方式予以解决。同时也有因知府临变失当而酿成严重事端的消极之例。明代苏州知府在均平赋役和维护稳定两项事务中的治绩成败及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苏州一府，更及于周边府县、太湖流域甚至全国。最后从协调社会关系方面而言，因之明代苏州府超重的经济、文化地位，苏州知府需要处理从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各类权力关系，同时亦不忽视与辖区内的名士有所互动。

在结论部分，本文总括全文主旨，综合评价了明代苏州知府在治苏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并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

四、创新与不足

从治苏得失入手探讨明代苏州知府与明代苏州社会发展的关系，就内容而言具有补白意义，就方法与视角而言具有开拓意义。本文的开展，既是对明代苏州社会研究薄弱环节的有益补充，也是采用统计方法和区域取向对传统政治制度中间层级研究的尝试。

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未能对每位知府治苏的情形进行必要的评述，据以立论的基础是几个典型代表的事迹，这是由史料分布极不均衡的态势所限定的。有涉明代苏州知府的资料不可谓不多，但相互之间多有重复，且时有讹误，具体到每个知府而言，资料分布的不均衡态势就更为明显。资料的不充分，势必影响到史述的全面性和史评的合理性，这一缺憾的弥补需要经年的努力，本文的草成尚且只是开始。

本文的不足还体现在：对知府与文化的关系论述不够。明代苏州文化成就丰瞻博广，作为明帝国文化高地的行政长官，无论是社学、书院等事务的督理，还是举子、士子等人才的奖掖，乃至各种文化事业的兴办，知府显然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本文的后续研究将加意于这一方面。

第一章 明代苏州知府整体特征

知府是明代府级政权的主事官员，在地方行政官员序列中位于省之下，州县之上，“总领各州县之政治，以听于两司及督抚，实为方面要职”^①。唐始有以“府”命名地方行政区划，但并不普遍，多用于京都府、都督府与都护府等特例。而“知府”之称起于北宋，“以京朝官出莅府事，因其犹带本衔，故曰以某官知某府”^②。若非以京朝官视事，则称为守或者尹，元时相沿。明初改诸路为府，以知府为长官，至此摒除宋元时期对知府与守、尹的区分，严格意义上的知府制度由此逐渐建立起来，后为清朝所沿袭。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有明一代苏州府知府。严格而言，这一限定仅适用于苏州府定名后由明政府正式派驻掌政的长官。但在具体行文中，实际所涉范畴是指明朝统治者对苏州府确立统治地位后派驻掌政的正印及署理长官。这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决定的：其一，苏州府的定名划区与明朝之建立并非同时。“苏州府，元平江路，属江浙行省，太祖吴元年（1367）九月曰苏州府”^③，首任知府何质即于本年来治。而后一年元旦，朱元璋方在南京称帝建元。其二，知府“掌一府之政”，一经任命即为治区中地位最高的官员，但论及其之于苏州社会的影响必得征现于实际施政过程中。基于此，嘉靖十二年（1533）及十八年所任命的两任知府崔允、张元孝均因故未得赴任，治政措施与影响更是无从谈起。于此相对照的是，明洪武间出现过两例分别以主簿、监生署府事的代理知府，虽无知府之名，但具知府之实。

地方志往往是最为集中且详尽记载本地历任官员任期及相关情况的文献，笔者爬梳明清时期所修各部苏州府志^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翻检相关工具书，对明代苏州知府的基本情况做了一番相对细致全面的整理，详见文后附表。从明王朝统治者确立起对苏州府的统治地位起，直至其中央政权崩溃为止，正式任命实授派驻苏州的知府总计 104 名，其中 2 人因故未到任，另有署理府事者 2 人。这 106 人正是本文据以统计进行分析的基础。

^① 永榕，纪昀等：《钦定历代职官表》卷 53《知府、直隶州知州等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0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0 页。

^② 同上，第 222 页。

^③ 张廷玉等：《明史》卷 40，志 16，《地理一》，中华书局 1974 年点校本，总第 918 页。

^④ 在明清时期的各部府志中，笔者所采以底本的是正德《姑苏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及同治《苏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本），在这两部基础上佐以他本查漏补缺。

第一节 籍贯分布与入仕途径

一、籍贯分布

以笔者翻检到的相关资料所见，75位明代苏州知府的籍贯资料有明确记载，2位因过于模糊而不能确定，另有29位则没有相关线索。现以明代政区划分为依据制成下表：

表 1-1-1 明代苏州知府籍贯分布表

省级单位	人数	说明
浙江布政司	13	绍兴府、嘉兴府各 3；宁波府、金华府各 2；温州府、处州府、台州府各 1
江西布政司	10	南昌府 4；抚州府、吉安府、饶州府各 2
河南布政司	9	汝宁府 4；开封府、河南府、南阳府、彰德府、怀庆府各 1
京师	7	广平府 3；大名府 2；保定府、顺天府各 1
山西布政司	7	太原府、平阳府、潞安府各 2；大同府 1
湖广布政司	6	黄州府 2；长沙府、武昌府、德安府、荆州府各 1
福建布政司	6	福州府 5；泉州府 1
陕西布政司	4	西安府、巩昌府各 2
四川布政司	3	叙州府、重庆府、顺庆府各 1
广东布政司	3	雷州府、琼州府、肇庆府各 1
山东布政司	2	济南府、青州府各 1
南直隶	2	应天府、扬州府各 1
都、司	3	后军都督府属兴州左屯卫 1；山东都指挥使司属清平卫 1；辽东都指挥使司属定远右卫 1

资料来源：正德《姑苏志》卷 3《古今守令表中》、同治《苏州府志》卷 52《职官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上表所列的 75 位苏州知府籍贯情况，在各个时期的分布态势并不均匀，很大程度上是由征引文献资料的特性所决定的。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纂修的苏州府志内专辟有专卷开列守令情况，籍贯情况自然包括在内。但是府志修于众手且数十

年一造，相当部分的知府情况未得备载，如永乐七年、九年就任的李薰和李综二人的籍贯载为“河甫”与“河北”，这样宽泛模糊的记载往往使人莫衷一是。另一个较为可靠的籍贯资料源于进士题名碑录，事实上总计有 57 位进士出身的知府，其籍贯被详细、可靠地入载题名碑录而足征信。但是明初的科举取士制度在选官途径中并非主流，亦不规范与常态，洪武五年至十七年更是一度中止。直至正统后期开始，经正途考选特别是进士出身的官员才占据了苏州知府的绝对主流。

从上表可知，明代苏州知府籍贯分布特征可以概括为整体广泛而不失局部集中。其一，除去广西、云南、贵州，明代苏州知府人选出自全国南北两京及十个布政使司，可以说是源出多地。其二，具体到各个地方的人数是不平衡的，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最多的是浙江布政使司，总共有 13 位苏州知府于此地产生，紧随其后的是江西、河南以及京师，分别产生了 10、9、8 位。若细化到府一级来考察，则独占鳌头的是福州府，以一府之地产生了 5 位苏州知府，高于陕西、山东、四川、广东布政使司及南直隶。

其次，籍贯回避这一任职回避原则在明代苏州知府铨选中得以体现。自明立国始便“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①并曾细划过具体的更调区域，其中“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有司用之。”^②但南北互调产生了许多实际困难，至洪武后期“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③。虽然仍有 2 位知府来自南直隶：洪武七年八月二十日到任，十年四月离任的王兴宗，为应天府人；洪武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次年坐事被逮的汤德，为扬州府高邮州人。但此两例均非苏州府人氏，亦非出自太湖流域核心地区，且是洪武间科举滞停期间的特例。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江西籍的苏州知府所占总数比例高达 30%，一方面这与两省举子在明代科举中的优势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是朝廷在选官中呈现近省选调倾向的表现。

二、入仕途径

明制，“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

^①《明史》卷 70，志 47，《选举三》，总第 1716 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 129，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印本，第 6 页，总第 2054 页。

^③《明史》卷 71，志 47，《选举三》，总第 1716 页。

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①。统而言之，明代官员的入仕途径可分为“正途”和“杂流”两大类。正途以学校和科举为核心，杂流则以吏员为主体。具体到苏州知府的入仕途径，兹统计制表如下：

表 1-1-2 明代苏州知府入仕途径统计表

时期	洪武、建文				永乐以至正统十年			正统十年以后		
苏守数	30, 不含署理 2				11			63		
出身	进 士	举 人	秀 才	杂 流	进 士	举 人	杂 流	进 士	举 人	杂 流
人数	0	2, 含元末 举人 1	1	不详, 含 皂 隶 1	1	1	不详, 含 吏员 1	56	4	不详
同期 比重	0	6%	3%	91%	9.1%	9.1%	—	88.9%	6.35%	—

作为正途中的“甲科”，进士在授职方面优势的体现有一个因时渐进的过程。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刘麟在中式 31 年之后主政苏州，是明代第一个出身进士的苏州知府，他的诸多前任在科举中所获得的最高功名仅止于举人。虽然接替刘麟的李从泰、余世贤从无考中进士，况钟更是以吏入仕，但自正统十年之后，进士出身者在获此职位中的绝对优势开始凸显。况钟之后的 63 位苏州知府中有 56 人拥有进士功名，比重高达 88.9%。

苏州知府入仕途径在正统前后的变迁并非偶然，这是朝廷选官政策变化的鲜明体现。洪武以至宣德年间，通过征辟、荐举入仕的官员在明帝国的政治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与明初数帝的政治决策息息相关。太祖于洪武三年开科取士，但不满所选拔的人才“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②，六年二月下旨停止科考，改行荐举，十六年特命“科举与荐举并行”，命任昂制定“科场成式，视前加详，取士制始定”^③，次年正式颁布^④。自此科举与荐举“两途并用，亦未尝畸轻重”，但科考有时，取士定数，规模上无法和荐举相比，直至永乐间后者仍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之一。但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其选拔人才的功能日益健全，“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⑤通过科举特别是进士入仕的途径成

^① 《明史》卷 71，志 47，《选举三》，总第 1715 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 79，洪武六年二月乙未，第 4 页，总第 1443 页。

^③ 《明史》卷 136，列传 24，《任昂传》，总第 3937 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 160，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第 1 页，总第 2467 页。

^⑤ 《明史》卷 71，志 47，《选举三》，总第 1713 页。

为绝对主流，荐举、征辟已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在明初统治者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方针下出现的王兴宗（出身皂隶）、况钟（出身吏员），他们非具真才实干便不能在官员序列中超次拔擢，况钟在明代苏州知府任上的卓著功勋即为明证。

第二节 授职与任期

一、授职

明廷任命苏州知府的三种主要方式是升授、平调和降任，此外还有署理和起复等少数情形。笔者将已经搜集到的 58 例授职情况分项统计如下：

表 1-2-1 明代苏州知府授职情形表

授职情形	升授	平调	降任	其它
人数	38	14	4	2, 含署理 1, 起复 1
比重	65.5%	24.1%	6.9%	3%

从中可见，升授和平调在明代苏州知府的任命情形中居于主流，其中升授更是最为普遍的情形。降任则不多见，监生署府事仅见洪武三十年王敬一例，起复之例亦唯永乐七年的郑真。

若具体考察 38 位知府任职前后官阶位次的变化，则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倾向。

表 1-2-2 明代苏州知府任前官阶表（一）

升授知府 前 所任官阶	六部 属官		南京六部 属官		监察 御史	六科 给事中	府属 官员		其它
	郎中	主事	员外郎	郎中			本府	别府	
人数	13	2	1	1	12	2	4	1	大理寺寺正 1, 评事 1
比重 (%)	34.2	5.25	1.21	1.32	31.6	5.25	10.5	2.64	5.28

其一，苏州知府的来源颇为多样，中央及南京六部属官、言官及监察官员、本府及别府属官等都有入选。其二，各种来源中有所轻重，其中六部属官及监察御史是朝廷选派苏州知府时优先考虑的对象，在有文献记载的 38 位同类升迁者中，这两项合计占据了 65.8% 的份额。

除升授以外，平调、降任等情形下的具体分布亦值得注意：

表 1-2-3 明代苏州知府任前官阶表(二)

授职情形	平调		降任			其它	
	本省知府	别省知府	户部尚书	中书省参政	工部侍郎	署理	起复
授前官职							
人数	5	9	1	1	1	2	1
比重	25%	45%	5%	5%	5%	10%	5%

平调的情形远高于降任，且于平调之中，外省知府的选授几率要大于本省。降任不常见，即如表中所统计的 3 例，均为明初时的特例，一是洪武二年以部尚书怠职而降的朱昭；二是次年以中书省参政坐事出知的陈宁；三为洪武六年以工部侍郎左迁到任仅历三日而去的王虎。

二、任期

按照明朝官员考课制度的规定，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苏州知府三年一任，但典文规定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各个知府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其本身的管理能力均有所差别，且皇帝亦有权根据需要随时更换人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他们的任期长短。

表 1-2-4 明代各朝苏州知府平均任期表(单位: 年)

年号	吴元年及洪武	建文	永乐	洪熙及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年数	32	4	22	11	14	7	8	23
人数	32	1	8	2	2	2	4	4
平均任期	1	4	2.75	5.5	7	3.5	2	5.75
年号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及泰昌	天启	崇祯	总计
年数	18	16	45	6	48	7	17	277
人数	5	4	20	1	15	1	5	104
平均任期	3.6	4	2.25	6	3.2	7	3.4	2.72

资料来源：民国《吴县志》卷 7《职官表六》。

明代苏州知府(未赴任除外)平均任期为 2.72 年来看，与典章规定的三年之期相距不远。但若是分划到明代各朝项下，可以看出各朝苏州知府的平均任期差

别颇大。吴元年及洪武一朝历时 32 年，期间更换的知府高达 32 人次之多，平均每任知府的任期只及正常情况的三分之一。另外，永乐、天顺与嘉靖朝的平均任期亦少于 3 年。正统、天启间知府的平均任期最长，其中宣德七年到任，正统十年卒于官的况钟，更是任职横跨宣、正两朝，在任时间高达十三年。这并非孤例，同时期的常州知府莫愚，与况钟同时入选奉敕上任，任期长达十四年。

洪武间吏治严苛，法网严密是造成知府更迭频繁的根本原因。朱彝尊曾经感叹“考洪武中苏守三十人，左滴者吴懋；坐事去者何异、张亨；被逮者王暄、丁士梅、汤德、石海、王绎、陈彦昌、张冠、黄彦端；坐赃黥面者王文，而子尚与魏杞山皆坐法死。当日领郡者，亦不易矣！”^①

第三节 卸任与升迁

考虑到一个知府在苏州任上的经历并不能决定其整个仕途生涯，若将知府们后期获得的最高职位作为衡量其升迁状况的依据，则殊有偏颇。但考察苏州知府们在卸任后紧接着的升降境遇，或可管窥他们在任期间的成败得失等。根据多种史料，明代苏州知府卸任后的情况有 60 例已经明确，由于资料阙失而未得载入上表的 40 余例，则集中在洪武后期至永乐年间、隆庆年间至万历中期。现分门别类制成下表：

表 1-3-1 明代苏州知府卸任去向简表

去向	升任	留任	转任	降任	免职	治罪	其他
人数	24	2	2	3	7	11, 内含赐死 2、逮赴京师 8	11, 内含丁忧者 6、死靖难者 1、卒官 3、病去 1
比重	40%	3.3%	3.3%	5%	11.7%	18.3%	18.3%

上表显示，升迁是明代苏州知府卸职后的主要情形，这显示出在绝大部分时期里，明代中央朝廷对知府治苏的总体态度是认可的。其中治罪、免职之例主要发生在洪武时期，同时崇祯时期的降职情形也较别时为多，可证国家肇建之初与多事之秋的总体政治形势实与地方干系甚大。若再细加考察升迁动向，则可透过朝廷对卸任知府的职务安排窥出朝野各界对其治苏优劣的态度：

^① 朱彝尊撰，姚祖恩辑：《静志居诗话》卷 4《金纲》，《续修四库全书》第 169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6、157 页。同治《苏州府志》中金纲作金炯。

表 1-3-2 明代苏州知府卸任后升迁位职简表

升迁 职位	布 政 使	按 察 使	巡 抚	参 政	副使
人数	2	1	1	6	14, 内含提学副使 1, 苏松兵备 2, 常镇、徐州、淮扬、登莱兵备各 1
比重	8.3%	4.2%	4.2%	25%	58.3%

上表中没有列出但实属升迁的例子还有况钟式的升秩而不升位，这在明初并不鲜见，朝廷出于安民利治的考虑而将少数治理得当、极得民心的地方官升而不迁，通过增秩加级的方式予以奖励。明中期以后，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

各省副使是明代苏州知府升迁职位中的主流，其次是各省参政，这两项占到整个比重的大部分。参政和副使是各省藩、臬的副长官，品秩上要比知府高半级，所管事项也兼及通省，这样的循级提升是符合地方官员流动的一般规范的，且有助于苏州知府将治苏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在新职中加以运用和推广。由知府越级提拔为布政使、按察使、巡抚等地方正官的例子并不常见，这样的情形往往说明该官的治政成绩深得朝廷见重。

第二章 重赋之地经济事务的措置

第一节 官田减赋

自唐中叶渐趋衰落的土地国有制，经南宋历元至明中期，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出现较长时期和较大范围的反复。究其原因，则是这一时期的中央政府无不使用超经济的手段，通过专制权力剥夺私有土地为国有官田，以达到从中攫取巨额租税的目的。相较地主或自耕农等私有土地占有形式，以国有土地占有为核心的官田制度虽然在保证国家税收和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却严重阻碍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官田起科远高于民田，拥有大量官田的江南地区承担着法定的巨额租税负担。虽就全国而言，明代官田并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但在国家经济重心所在的江南地区，官民田比例失衡的严重程度却十分明显。洪武初苏州通府 67, 490 余顷田土中，官田数计有 29, 906 顷，民田数计有 20, 945 顷，抄没田数计有 16, 638 顷^①，官田与抄没田两项总计 46, 544 顷，占全府土地数总量的 69%，远远超过民田数量。明人丘浚曾评论道：“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②。苏州地虽富庶，而赋实特重，一遇天灾更是租税无出，旧逋未了，又增新欠，经年的积欠形成数量庞大的逋赋。逋赋危机上系朝廷命官重任，下联百姓民生福祉，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是明开国以来的苏州知府们首当其冲的棘手难题。

一、督征逋赋的软硬手法

（一）欠赋革职与暴征于民

洪武二年，苏州一府的逋税额便超过 30 万石，户部遂奏请惩治守臣督管不力之罪，明太祖担心“若逮其官，必责之于民，民畏刑罚，必倾资以输，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③从而并未深究。但这并不代表地方官催征税粮不力的罪责

^① 洪武《苏州府志》卷 10《税赋·田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432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5 页。

^②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 24《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经制之天下》，《四库全书》第 712 册，第 336 页。

^③ 陈梦雷原辑，蒋廷锡重辑：《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 145《赋役部总论八·古今治平略二·明朝田赋》，中华书局、巴蜀书社 1985 年版，第 83666 页。

被朝廷忽略，本年苏州知府连连换将的事实即为明证。先是王暄降为本府经历，后坐秋粮事被逮赴京师，接着于十二月底将“怠职不任事”^①的户部尚书朱昭降为知府派发苏州，次年初又再行改派朝中大员出知苏州。王暄的降职乃至被系，与逋赋所干甚大；而朱昭的户部任职经历，更可见出太祖对其解决苏府逋赋问题寄予很大希望，但在短时期内两人相继去职，可见苏州府逋赋之事解决难度之大。

洪武三年正月由中书参政坐事出知苏州的知府陈宁，在督粮中急进欲速，竟至“令左右烧铁，烙人肌肤”，以此暴力方式来达到逼催税粮的目的，苏州百姓深受其害，称他为“陈烙铁”。陈宁以朝廷命官之尊，行此施暴于民之举，是与其本人严酷的性格有直接关系的。他出身镇江小吏，元末从军，因代军帅上书为太祖所赏识而入仕，“尚严酷，上尝切责之，宁不改。其子孟麟亦数以谏，宁怒，杖之数百至死”，连以严苛治国著世的明太祖都“深恶其不情”^②。另一方面更是明初苏州府重赋难征、逋赋难补状况的直接反映。陈宁此前曾任松江知府，该府官田数量与重赋程度在全国仅次于苏州，逋赋问题同样突出。一直以来，“朝廷以江南要地，自牧守以至参佐，莫不慎择其人。”^③明太祖将为官严酷的陈宁先后派知松江（洪武元年任）、苏州二府，很难说没有欲以扭转两地税粮征收不力局面的用意。但陈宁式的暴力征税手法绝非长久之策，不但极易激化官民矛盾，影响明廷在此地的民心向背，而且实际效果亦极为有限，并不能有效排解税粮征收中的困难，因之重科官田的承佃者主要是贫民，他们并不具备恶意抗税的意图和力量。

（二）谕富代输

古、近额官田数量不改，朝廷重科田则方针不变，在此情况下要保证重赋的如额征收和逋赋的如期补缴，陈宁般的暴力催征不得民心，贫民的盘剥空间也很有限，于是有知府便将注意力转向拥有雄厚财力的富户。

洪武十九年，苏州府遭逢天灾，农业歉收，逋赋危机较往年更为严重，然而来自上峰的催征压力却丝毫未减。知府王观遂另辟蹊径，采取怀柔手法，力促富户输粮代偿：

（王）观廷诸富室集郡衙饮食之，谕之曰：“有余不足，天之制也。尔民贫富不齐，同是朝廷赤子，太守视尔郡民犹吾同室。尔等家有余粟，皆能守法奉公，太守甚为尔嘉。奈彼贫民，凶年朝不谋夕，日受追呼敲朴之苦，甚可怜悯。尔等各有族党比闾之好，同

^① 《明太祖实录》卷 47，洪武二年十二月壬戌朔，第 4 页，总第 935 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 129，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第 3 页，总第 2047、2048 页。

^③ 吴宽：《家藏集》卷 37《镇江府重修儒学记》，《四库全书》第 1255 册，第 314 页。

并有相周之义，愿敦仁让之风，人各量资借贷以急公上。贫者既受尔等推解之恩，太守亦受尔等父母一体之爱，上下得共休息，不亦美乎。”诸富室共闻太守言，惧然如指，一郡逋独早完。^①

王观上任初便设计缚杀屡屡构陷长官的奸吏钱英，其锄恶挞奸之举使得“境内奸豪屏迹”，不但在百姓中树立起赫赫威望，“民惮之如神明”，而且获得太祖肯定，更“遣行人白思中赍敕褒之，且劳以酒”^②。王观挟此余威，且以知府之尊以礼延饮富户，再喻以大义，晓之利害，从而成功达成了既定目标。而这一权宜之法还深为朝廷嘉许，以致“榜谕天下，励怠政者”^③。

如出一辙的事例在永乐初年重演，其时知府汤宗也处于同样棘手的困境中：连年水灾导致佃民流离失所，少一有地有差之人，即缺一办粮办税之人。税源枯竭，税粮无出，苏州通府竟至“逋租百余万石”，汤宗“谕富民出米代输”，且“富民知其能爱民，皆从其令，不三月逋负悉完”^④。

仿效王观、汤宗采取晓谕富户代输而解决逋赋危机的例子，自永乐以后再无记载。可见这样的权宜之法虽然效果明显，但在实际中却难以为继。首先，知府们既为朝廷命官，当以法令行事方能服众立威。虽然谕富济贫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但在法律上却无法找到合理性依据，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难久。其次，自愿或者受迫的富户并不具有无限的代输空间。他们与知府之间已知仅有的两次合作均发生在天灾频顿之时，此时若任由佃民因赋无出而弃地流离，致使田无耕者，地无佃人，势必将影响到富户的切身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富户应谕代输从长远来看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但逋赋问题连年皆有，不特天灾之时，也不独苏州一府之事，富户代输的能力和意愿都是极其有限的，知府们显然无法屡兴此例。

二、请命减科的成败尝试

明初法定的官民田科则相差很大，民田起科从五斗三升至一升不等，而官田起科则从七斗三升至三升不等，内抄没田更有一石以上的超重之则。同时，苏州

^① 尹守衡：《明史窃》卷100《守令列传·能吏第七十八》，《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64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页。

^② 李濂：《苏州府知府王公观传》，焦竑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83《南直隶》，《续修四库全书》第529册，第416页。

^③ 朱国桢辑：《皇明开国臣传》卷8，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26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146页。

^④ 《明宣宗实录》卷24，宣德二年正月癸卯，第3页，总第632页。

府中“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①的田土格局，更是加剧贫民与大户赋役负担的悬殊程度，不但阻碍着本府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更是社会稳定的极大威胁。官田数量的膨胀自非知府之力所能抑制，于是追求官、民田则的均平成为知府们化解治下重赋压力的必由之选。

（一）祸连身家

洪武初出知苏州的元末举人金炯^②，与户部尚书滕德懋相配合，向太祖奏请均平官民田则：

金炯，嘉兴人，知苏州府。以全府税粮官、民田轻重悬殊，相去有十倍者，欲均为一则，以便输纳，革吏胥之弊。谋于德懋，德懋曰：“此诚救民急务，君第上言，吾为君从中护行。”炯乃建言均田便宜数条。诏下户部详覆，德懋谓：“三吴民田税轻，官田税重，其则有数十百条，小民懵于计筹，吏胥并缘以作奸，宜如炯言均之便。”上留其奏不下，而使使察炯家，其所有民田少于官田。上怒炯挟私自利，罔上不忠，即郡城诛死。吴人咸嗟悼之。并下德懋狱，坐以盗用军粮一十万石，死于都市。^③

金炯为民请命减科，却身死而事不举，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关联。明朝立国不久，兵革未息，百废待举，皇家的府库亟需富庶江南的贡献，苏州府更是军国用资所出之重地，明廷在江南地区不断扩大官田数量，以期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而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江南地主阶级自然对此进行抵制，主要的方式就是拖欠田赋。太祖曾命户部榜谕，警告“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的两浙、江西之民“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④在太祖看来，金炯奏请减赋的举动无异于为抗税的苏州地主代言张势。另一方面，起于社会底层的明太祖“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⑤故洪武间以重典治吏，对胆敢攫取私利的官员予以毫不留情的制裁。金炯本人所拥的官田数量多于民田，不免坐实谋取私利的嫌疑。

^① 王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见陈子龙等编辑：《明经世文编》卷120，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52页。

^② 有关金炯任职苏州知府的具体时间记载不一，正德《姑苏志》卷3《古今守令表中》记为洪武四年，或十九年，民国《吴县志》卷7《职官表六》沿用。同治《苏州府志》卷146《杂记三》则记洪武十年金炯上书请命被杀，则其任职当早于十年。

^③ 同治《苏州府志》卷146《杂记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03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丁卯，第3、4页，总第2362、2363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甲午，第9页，总第800页。

吴县人滕德懋虽然早在洪武三年即“奏天下税粮惟苏最重，请减省”，但太祖“以德懋苏人，乞减苏赋，疑有私。”^①并未应允所奏。此番作为金炯上书的支持者，滕德懋并未脱身祸外，以盗军粮十万石的罪名被杀，但刑后“检其肠，惟茹食菜茹”，连太祖亦“叹曰清吏也”，^②足见此狱实为政治冤案。

（二）功成垂败

苏州府积逋难清，是徒有赋重之名而无其实。为了维持官田制度不致崩溃，以达到继续攫取特重赋税收入的目的，明廷在苏州府不定期地实施减科和蠲免。除因灾于洪武三年五月^③、四年^④、七年^⑤、九年^⑥、十一年^⑦数次特诏减免苏州府逋赋，并于洪武七年^⑧、十三年^⑨、二十一年^⑩相继下令对江南官田减科。但官田科则既减，政治大狱屡兴，还官田和新没官田的数量都大为增加，包括苏州府在内的江南重赋局面并无实质改变。及至建文二年，虽有诏下均平江浙田赋^⑪，但不久永乐当国，尽革建文新政，这道减科令成为一纸空文。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短短四年间，苏州府“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有奇”^⑫，而至宣德初，通府“逋粮六七年，约七百九十万石”^⑬。逋赋数额的急剧上升，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帝都北迁后漕粮运输费用随之陡升。本已严重的逋赋危机及由此衍生出的逃户问题越来越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基层组织运转不灵，官民矛盾激化。明朝开国六十多年来，江南农村社会生产秩序从未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

明朝统治者无法对税源重地的动荡无动于衷。洪熙元年闰七月，仁宗派往江南地区巡视的广西右布政使周干回朝向新即位的宣宗复命，他经过实地调查，认为“苏州等处人民多由逃亡”的原因在于“官府弊政困民”以及“粮长弓兵害民”，而官府弊政中首当其冲的即是没官田和还官田起科太重。^⑭这使宣宗意识到调整和

^① 同治《苏州府志》卷 79《人物六·吴县》，《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9 册，第 130 页。

^② 同治《苏州府志》卷 146《杂记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10 册，第 703 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 52，洪武三年五月丙辰，第 10 页，总第 1029 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 65，洪武四年五月乙亥，第 4 页，总第 1232 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 89，洪武七年五月丙寅，第 1 页，总第 1573 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 107，洪武九年七月丁丑，第 8 页，总第 1794 页。

^⑦ 《明太祖实录》卷 118，洪武十一年六月，第 4 页，总第 1941 页。

^⑧ 洪武七年五月，因“苏松嘉湖四府近年所籍之田，租税太重，特令户部计其数，如亩税七斗五升者，除其半，以苏民力”（《明太祖实录》卷 89，洪武七年五月癸巳，第 3 页，总第 1577 页）。但同年八月，又因“诸功臣之家族属数多，岁禄恐不足贍……加赐公田……所拨公田仍依旧则，不许减科”。（《明太祖实录》卷 92，洪武七年八月乙卯，第 8 页，总第 1616 页）。这道诏书实际部分否定了五月的减科令。

^⑨ 《明太祖实录》卷 130，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第 4 页，总第 1065 页。

^⑩ 《明太祖实录》卷 190，洪武二十一年五月戊戌，第 7 页，总第 2875 页。

^⑪ 《明史》卷 4，本纪 4，《恭闵帝本纪》，总第 63 页。

^⑫ 《明宣宗实录》卷 74，宣德五年闰十二月辛丑，第 2 页，总第 1721 页。

^⑬ 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见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 397，第 4288 页。

^⑭ 《明宣宗实录》卷 6，洪熙元年闰七月丁巳，第 9、10 页，总第 164、165 页。

改革江南赋役制度的迫切性，并致力于推行自上而下的官田减赋运动。

宣德五年二月，宣宗诏令“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分之三，永为定制”^①。未料户部在开示府县时故意利用个别字句歪曲诏书本义，只对洪武年间抄没的近额官田减征，将为数甚巨的宋元古额官田排除在外。本年闰十二月，苏州知府况钟上疏，奏请“不分古额官田……概行减免”^②，遭户部驳回。次年三月，应天巡抚周忱再次奏请将松江古额官田依民田起科，被户部尚书胡濙弹劾为“变乱成法，沽名要誉”^③。重额官田减赋一事，不特宣宗明下诏令，周忱、况钟等亦上疏奏请。上下互援，仍未得行，户部的多方阻挠是主要原因，当此减赋新政存亡之际，宣宗本人坚定支持改革。宣德七年三月，宣宗再次明确下令“自宣德七年为始，但系官田塘地稅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敕諭恩例减免”^④。这道诏令顺利下发后，苏州府重额官田因之减免的稅额达到72万余石，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此后百余年间，苏州府的稅粮负担维持在200万石左右^⑤。促成这一局面出现的时任知府况钟多次请奏减赋，达致功成，“苏民世世頌德”^⑥。

同为苏州知府，况钟之权责较金炯无大增，其请命减科之举较其无大异，而大成大败之局却别如云泥。况钟之成，金炯之败，均系之于时世大局。

首先，宣德七年苏州府重额官田减科最终能够成功实现的先决条件，在于宣宗本人对此坚定而始终的支持。其一，皇帝本人的意愿在明代中央决策中居于至要地位，况江南官田重赋是自本朝太祖即定下的基调，若非宣宗特下诏示，纵地方官再三再四上疏请命，减科之要事也是妄谈。其二，几番波折中遇有来自户部的强大阻力，均由宣宗一一排解，保证了减科诏令在府县间得以畅通执行。况钟于宣德五年七月初上任，便于该月二十六日、闰十二月初三日两次上奏请依上諭蠲免，均遭户部驳回。若非宣宗力排众议，再申前言，力促其成，况钟之善政是不能达成的。

其次，况钟对宣宗减科令的积极响应与忠实执行，是明廷重额官田减科令在

^① 《明宣宗实录》卷63，宣德五年二月癸巳，第8页，总第1490页。

^② 况钟：《再请减秋粮及抛荒粮抽取船只奏》，《况太守集》卷8，吴奈夫、张道贵、丁凤麟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③ 《明宣宗实录》卷77，宣德六年三月戊辰，第3页，总第1786页。

^④ 《明宣宗实录》卷88，宣德七年三月庚申，第1页，总第2017页。

^⑤ 《况太守集》卷2《太守列传编年卷中》，第37页。正统元年，周、况就英宗登基再请削减官田稅则80余万石（《明英宗实录》卷19，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第1页，总第370页）。但正统年间苏州府稅粮正额并未见减至130万石左右。

^⑥ 崇祯《吴县志》卷7《田賦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5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638页。

苏州府见之实效的重要原因。其一，当宣德五年二月重申减科令在实际执行中见阻于户部时，甫任知府不到半年的况钟即上疏要求古、近额官田一体减科。虽然仍被户部驳回，但是作为地方政府中率先指陈户部引喻失当的声音，一定程度上给了宣宗排除户部阻扰的口实，上下互应，终致宣德七年减科令功成效见。其二，较之别府他县，况钟治下的苏州府县官田减科成果显著。苏州府辖吴江县，永乐十年秋粮共 551, 600 余石，于宣德七年“凡减秋粮 152, 486 石有奇”^①；昆山县宣德十年“秋粮米为宽恤事减除 153, 744 石”^②；常熟县于宣德七年“比减 103, 598 石”^③正粮。而常州府辖江阴县，永乐十年夏税秋粮米麦共计 143, 883 石余，宣德十年为 139, 564 石余^④，两相比较之下减额并不明显。

宣德年间自上而下的官田减科，不惟缓解了蠲旧欠新、恶性循环的逋赋危机，亦较大幅度减轻了苏州府法定的巨额田赋负担。为困顿中的苏州社会经济恢复正常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以重科为本的江南官田制度得以在陋弊丛生中再行延续百余年，明廷的财政系统赖之维系而不倒。

第二节 均田均役

一、加耗手段的成功使用

宣德七年减科的成功实行，延阻了苏州府巨额逋赋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为社会经济的复苏争取到极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但是，原有的官田制度依旧在延续，官民田之间赋役负担悬殊的难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自宣德后期以至嘉靖间官田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百余年间，苏州府赋役改革的突破口集中在利用加耗、折征等附加税的措置中，这一阶段的改革是由以周忱、况钟推行“平米法”为开端的。

“平米法”的出现，与永乐迁都前后苏州府漕粮运输格局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永乐十九年定都北京后，南北长距离的漕运负担陡然凸显：一为苏州税粮数额既大，更兼本色多而折色少，起运多而存留少，南北遥运而产生了巨额漕运附加税；二为苏州府承担了数量最多且直接供送两京衙署的白粮，极少蠲折，作为漕运中负担最重的部分，渐为本府一大弊政。正外加耗，税外增税；抽调人丁，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 12《田赋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19 册，第 422 页。

^② 嘉靖《昆山县志》卷 1《田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15 页。

^③ 嘉靖《常熟县志》卷 2《田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27 册，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96 页。

^④ 光绪《江阴县志》卷 4《民赋·赋额》，《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25 册，第 158-159 页。

与田争夫，使得本已担负巨额正赋的苏州府愈益疲于应付朝廷索敛，更有甚者，苏松地区耕种税轻役简之民田的豪绅大户“不出加耗，以致小民连年纳欠，节被追扰”^①。

宣德八年，受命总督江南地区税粮事务的周忱创制“平米法”，核心在于官、民田“皆画一加耗”，不论大户、贫民，皆需交纳用于支付运输正粮费用的耗米。正耗并征之粮即为“平米”，平米法因之得名。平米的数额确定和分途用项为“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余米益多，减加耗为五斗。最后令县各立仓，贮余米，曰济农仓”，平米法实行后“数年之间，仓米大饶”。^②在况钟的鼎力配合下，平米法能够调节官民田赋役负担悬殊的优点在苏州府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官、民田法定科则既定的前提下，平米法虽不能改变重科官田租多耗多、轻则民田税少耗亦少的先天不均局面，但是以法令的形式明确了论粮出耗的原则，使得耗粮负担严重不公的局面得以改变。在保证赋税如额征收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佃种重额官田的贫苦小民的耗米负担。

平米法的实行，使得府县拥有一笔用于应付各种地方应急开支的稳定收入，苏州府各县所建的济农仓，主要来源即为实行平米法后每年所积留的余米。

（宣德）七年秋会诏旨以库藏之储平余，及劝富人出粟以待凶荒。公（周忱）与郡守况公，同心同力，以全活穷民为已任。出库储余米三万石，劝借富人九万石，樽节漕运浮费五万石，搜剔豪右侵占绝户田租一十二万石，通二十九万石。分贮六县，每县置仓六十间，常熟贮米五万余石，增置仓四十间，共百间，总曰济农仓。盖以农为天下本，苏松之农又为京邑本耳。明年夏江南大旱，民无食，辍耕待毙。公发济农米赈之，困瘁者出死力以挽桔槔，枯槁者润泽，焦卷者始芄芄矣。适遇海舶自诸蕃回，供费浩繁，库藏赤立，公私汹汹，惧弗克供，公以济农米廉食之，民不知费。边海军士乏食，公从容指画，馈饷相继，军民苏息，宜少安矣。^③

^① 《周文襄公年谱·上执政书》，转引见罗伦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5《田赋考上·田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21册，第334页。

^③ 张洪：《济农仓记》，载万历《常熟县私志》卷23《叙文三》，常熟县图书馆抄本，第26-28页，总第2588-2590页。

济农仓作为存留地方用作各类突发公务和救济开支的专项储备米仓，可以使得在过于集中的中央财政限制下缺乏必要张力的地方财政保持适度弹性，增强地方政府维护小农经济体系、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

此外，鉴于本府需承负频繁的军需颜料，况钟应常熟里老周伯琦等之请，于宣德九年五月奏准设义役仓以解决坐派经费。义役仓的运行模式与济农仓类似，“每甲出米五十石……置立收支交簿二扇，用印钤记。着令各仓场总收，并管区粮长收掌……遇有坐派军需颜料等项到县，照依时估，合用价钞，明白将所收米及货物支拨买办合用……如有多余，下年支用；不敷另行均办”^①。官收官用，革除了每次坐派军需颜料过程中科派不均、民多受扰的弊端。

平米法的实行，济农仓与义役仓等的设立，实质是周忱、况钟意图在高度集权、以中央对江南地区尽行攫取为基础的现行财政体系之外建立一个独立而灵活的地方财政系统，并希望通过这一系统中所留贮的余米解决地方公务和区域社会救济费用无出的难题。这是建立在原有的官民田田则不均制度基础上，以宣德五年后朝廷对苏州地区官田科则进行大幅度削减为前提的相应改革措施。从宣德后期至天顺初年，尽管耗米取用中难以避免的侵挪问题与地方独立收支系统的实际运营时常成为朝野反对势力攻讦的焦点，但这项便利江南民生的善政仍得以维系了十数年之久。

如果我们来分析况钟所以能够振弊起衰，不但成功扭转了持续恶化中的苏州社会经济秩序，而且开创此后两百多年中府内赋役改革新方向的原因与影响，则不可回避地地背景的存在。况钟在苏州府所实行的改革特别是赋役、财政改革，其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尽力维护朝廷在江南地区既定的以官田重科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体系。尽管况钟强化地方行政效能的努力方向与明廷高度集权的既定国策背道而行，这一相悖也是最终导致新政实行十数年后经朝廷强力干预而名实脱离的关键原因，但却是当时有效破解苏州府至宣德中期经年所积之丛弊困局的现实选择。

二、官田制度的率先瓦解

况钟卒官、周忱去职后，他们在苏州府开辟的附加税改革并未遭遇人去政废的变局。官民田赋役负担悬殊不仅严重阻绊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是社会动荡的潜伏因子，这就使得业已进行的赋税改革需要继续推进而非倒退。自宣德中

^① 况钟：《请设立义役仓奏》，《况太守集》卷9，第100页。

期至成化中期，江南地区的赋税改革主要是在应天巡抚的主持下渐次开展的，他们的改革思路在于灵活运用加耗、改折等手段调节官民田耕种者之间的悬殊负担^①。这一时期的赋税改革曲折反复，田则凡三改，金花银折米率调而复旧，论粮、论田加耗办法有所反复，改革难度之大可见一斑，苏州知府居间的重要地位得以凸显。

其一，苏州知府被视作推动赋税改革须倚重的支持力量，这是由苏州府在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应天巡抚虽主导江南赋税改革，但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措施要发挥实际效用，需要各府县长官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周忱和况钟之间上下同心、通力协作即是绝佳的范例。对于巡抚来说，赋税新政能否在苏州府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其成效关乎改革大局，而责任系于知府才干。天顺二年就任应天巡抚的崔恭一依周忱旧法，否定了前任们的一系列改革成果，其倒退之举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两年后继任的刘孜致力坚持改革方向，拨乱反正，他赏识时任镇江知府林鹗，“以镇江事简而公才长于治剧，请与苏州知府姚堂两易其地。”^②欲借重林鄂的治才保证赋税改革在苏州府的顺利推行。

其二，苏州知府的行政经历不失为赋税改革推动者的背景之一。林鹗后接任苏州知府的琼州人邢宥，后继刘孜、宋杰出任应天巡抚，是明代唯一先后担任过这两个职务的官员。由财赋首府之守，迁至最富区域之抚，邢宥之责不可谓不重，从其治下之民王铨(1433-1499)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在知府任上深孚民望：“公素有爱人之心，通变之才，济以学术，所至有誉”^③。而在巡抚任上，邢宥除于成化四年重征税麦外，基本遵循刘孜的政策，政绩并非很突出，“声名颇减治郡时”^④。

自金炯、况钟以来的历任苏州知府，无不以均平过于悬殊的官民田赋役负担为治政目标。但扒平官民田则不但直接影响朝廷大宗税源，更事牵敏感的官田所有权问题，此前所有赋税改革政策均并未触及这一本质问题。时至嘉靖年间，巡抚王恕于成化时所实行的不分田则一律论田加耗1.2斗的做法在苏州府沿用了将近六十年后，历时既久，弊端丛生，昭示出百余年来历任地方官通过加耗等附加税手段调节官民田负担的改革思路已经难以为继。在持续一百七十余年之后，明代江南官田制度终结于嘉靖十七年的赋税改革，朝廷在保证赋税总额不亏的前提

^① 有关宣德以至正德年间苏州赋役改革的具体措施及影响，参见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二章《苏州社会经济体系的重新调整及其发展》。

^② 丘浚：《刑部右侍郎林公鹗墓志铭》，焦竑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46《刑部三》，《续修四库全书》第527册，第407页。

^③ 王铨：《寓圃杂记》卷3《记守令》，第22页。

^④ 正德《姑苏志》卷40《宦迹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3册，第526页。

下实现官、民田一则起科。

江南官田制度改革一役，首由顾鼎臣于朝中上书发其端，应天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在地方遥相呼应，上下互为奥援。王仪是顾鼎臣的门生，他积极响应乃师主张，在改革开始前就在府内清丈田地以做准备，后抓住朝中上下呼吁改革江南官田制度的有利时机，并得到朝中与地方大员的鼎力支持，措置得当，终致功成。

嘉靖十六年前后，彻底改革江南官田制度已经成为朝廷上下君臣之间的共识，这是王仪在苏州府进行均粮改革的先决条件。嘉靖六年、九年，苏州府昆山县籍朝官顾鼎臣两次上书要求清丈江南田土以整理田赋，虽得世宗赞准，但却无甚下文，不了了之。十一年，刑科给事中徐俊民亦上书请求更定田赋，建议取消官民田则的差别，被户部否定。十六年，顾鼎臣第三次上书要求清理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税粮，世宗迫于国计大亏，财政危机堪忧的形势，采纳并下旨批准了他的建议。时任应天巡抚欧阳铎奉旨清查田赋，于本年召集辖下各府县长官至南京面议改革措施。

同时，官田制度改革之所以率先在苏州府告以成功，是与知府王仪的得当措置密不可分的。

其一，王仪在苏州府的行政经历较为丰富，为其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展开官田制度改革准备了必要的群众基础和治理经验。他是嘉靖二年进士，初授凤阳府灵璧县令，因才能突出，三年后调知更为重要的嘉定县，这是他在苏州府任官的开始。任嘉定知县的两年中，王仪以“赋平讼简”赢得“循吏”^①之名，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嘉靖十二年，王仪第一次出任苏州知府，甫历三月便因牵涉宗室旧案而被劾去职，但他在苏州已深具民心，“仪去苏州，士民走阙下乞留，帝不许。既而荐起，知抚州。苏州士民复走阙下乞还仪，至再，不报。归诉于巡抚侯位。位以闻，帝乃许之。”^②嘉靖十五年，王仪再度出知苏州府，恰逢时地，兼备才具，此前历任知府孜孜以求的均平官民田则改革在他的筹谋下得以展开。

其二，王仪在苏州府为官田制度改革进行了较早的前期必要准备，南京会议后即能迅速展开改革。二度知苏，王仪“至则叹曰：‘苏赋当天下什二，而田额淆无可考，何以定赋？’。乃履亩丈之，使县各为籍。”^③在时任嘉定知县李姿坤的配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9《职官考下·宦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21册，第648页。

^② 《明史》卷203，列传91，《王仪传》，总第5374页。

^③ 《明史》卷203，列传91，《王仪传》，总第5374页。

合下，王仪以嘉定县为试点，在全府依次推行稽理旧额、清丈土地工作。顾鼎臣对门生在地方上遥相配合自己的政治主张十分支持与赞许：

近年止有苏州府知府王仪不畏强御，尽心竭力，督率州县正佐官员，清查坍荒虚实，并产去粮存各项几笔，已有端绪。闾阎田野，闻之欣欣然若更生，其流散四方穷民亦有相率复业者矣。^①

王仪在苏州府“以八事定田赋，以三条核税课，徭役、杂办维均。治为知府第一……时巡抚欧阳铎均田赋，仪佐之，以治苏者推行于旁郡”^②。他领导下的苏州府官民田一则改革，先是统一征税的种类和折率，然后在此基础上摊平原先起科不一的各类田地税粮负担。对于苏州府的纳粮户口来说，虽然明廷将原有官田上的大量官租以赋税的形式转嫁到民田中，他们的经济负担并未有名实相符的实质减轻，但是经过均则改革，明政府放弃了对本府数量庞大的国有官田的所有权，官田制度的瓦解从长远来看是极为有益于苏州府社会经济发展的。

在苏州府赋役改革成效的示范下，于此同时或稍后，江南其它府县也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对府内官民田进行“扒平田则”^③的改革，此举得到时任巡抚欧阳必进的赞赏与支持。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知县许天赠“丈土均粮……官田之米得民田而稍轻，民田之夫得官田而稍减。自此一则起科，无官民之别矣。”^④隆庆三年，江宁府属上元县、高淳县、溧阳县^⑤均对官民田实行一则起科。万历三年，镇江一府之地“照亩起科……均为一则。”^⑥

三、后官田时期的赋役举措

官民合则的实现，是苏州地区始于嘉靖而延至清代的均田均役改革之基础。此后，徭役合并成为江南地区赋税改革的方向。王仪在苏州府推行的措施，与巡抚欧阳铎对徭役制度的改革方向一致，即分摊全县徭役至丁、田而统一征银。以府属嘉定县情况见之：

^① 顾鼎臣：《顾文康公疏草》卷2《恳乞天恩饰典宪拯民命以振军国大计疏》，转引自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175页。

^② 《明史》卷203，列传91，《王仪传》，总第5374、5375页。

^③ 万历《嘉兴府志》卷5《田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05册，第264页。

^④ 乾隆《海宁县志》卷5《食货志二》，《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16册，第602页。

^⑤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8册《江宁庐安》，《四部丛刊三编》史部第20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52页、67页、73页。

^⑥ 《明神宗实录》卷42，万历三年九月庚申条，第9页，总第960页。

嘉靖十六年，郡守王公仪，曾为县令，深悉民所苦，通计一县里甲、备用之数，为银一千一百七十二两；均徭一银差者，为银四千二百五十五两有奇，以力差者，为银五千一百六十八两有奇。乃计丁而编之，丁出一分；计田而编之，亩出七厘七毫；计滩池涂荡而编之，亩出四厘；凡得银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一两有奇。适当前数，载之于书，曰赋役册。^①

欧阳铎、王仪推行的赋役改革在明代苏州地区赋役制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继续推进前代巡抚、知府程度不一的均徭银纳改革进程，原先徭役征收的复杂繁琐不均局面得以明显改观；另一方面，徭役纳银且部分摊入田亩，可视作一条鞭法的雏形，为后续深入改革打下基础。

明代后期最具深远影响的赋役改革措施当推“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渐次推行。桂萼于嘉靖九年首次上奏建议整顿混乱的赋役征收秩序^②，户部经由讨论后提出具体实施办法^③。这一整套革新思路在次年御史傅汉臣的上疏中明确定名“一条鞭法”^④。但是，尽管嘉靖皇帝批准并由户部下发，万历初期以前仅有少数地方官员在辖地真正实行过。就苏州地区而言，嘉靖后期的巡抚周如斗、知府蔡国熙开始制定并推行“一条鞭法”。隆庆二年至三年，在耿介板直的海瑞任职应天巡抚的半年多中，“一条鞭法”改革未曾在苏州中断。万历九年后，当国首辅张居正积极肯定并支持“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苏州府自在其列。

苏州知府围绕着“一条鞭法”改革而进行的两项相关举措是清丈土地和转换基层组织职能。其一，江南地区的官田自嘉靖中期逐步民田化，与之相适应的是，赋役征发的依据愈重田产。赋役改革的成败由此在相当大程度上系之于官府对田土占有情况的掌握，嘉靖时王仪即以嘉定为试点并在各县依次推行清丈。但是，土地清丈工作因直接威胁到占有大量田地的官绅地主利益，往往无果而终。真正较有成效的两次清丈在隆庆、万历初年，其中隆庆初年，海瑞在半年多的应天巡抚任期内，于摊丁入亩的程度和括查隐田的力度方面成效显著。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清丈土地，苏州府自然忝列重点之列，“是时，吴中经界久坏，赋役不均，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6《田赋考中·徭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21册，第418页。

^② 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见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80，第1835-1837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118，嘉靖九年十月戊寅，第13、14页，总第2814、2815页。

^④ 《明世宗实录》卷123，嘉靖十年三月乙酉，第17页，总第2971页。

得此始正，至于今赖之。”^①这之中，时任知府蔡国熙和李充实的配合显然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在蔡国熙的推动下，苏州地区粮长、里甲等基层组织发生变化。隆庆二年，苏州知府蔡国熙“详定南北运、柜收等役及仓兑，并五年一编，与十排年役，各别挨轮。”^②这意味着粮长应役职能开始下移里甲。这一改革动向在府辖各县中延续下来，并于实际操作中有所损益，如万历十一年嘉定知县朱延益“以里长排年充役，自一六、而二七、而三八、而四九、而五十，十岁再更。”^③即是以排年里长轮充粮长代行后者职责。

自张居正歿后，明廷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赋役改革不再，但从万历中后期以至崇祯年间，江南地区的均田均役改革在地方官员的操持下仍有余声而未得停滞。一是朝廷官员考评特重钱粮的客观需要，如据崇祯五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奏言，“所部州县七十八，而坐逋赋降罚者至九十人。”^④二是徭役不均问题在官民田科则合一、乃至“一条鞭法”推行后成为考验地方政府官员的又一难题。均徭、杂役本应与田赋合一征银，官为募办，但徭役彻底银纳化没有实现，本地农民的力役负担仍很繁重。以苏州府为例，因之赋额特重，且衍生出如南北白粮、官布、丝绸诸项的运解和漕粮征收等力役。加之本地缙绅地主往往利用徭役优免特权，多行诡寄、投献、花分、滥冒等舞弊之举，“田连阡陌者许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⑤中下层佃户往往不堪重负以至破产。

万历三十八年由应天巡抚徐民式所主持的均田均役改革是晚明江南最大规模的赋役改革，主要涉及地域有苏州府下辖之属县长洲、常熟、吴江和松江府辖华亭县，通过清丈土地和限制优免等措施以均平徭役。但是，晚明江南地区的绅矜势力盘根错节，尾大不掉，虽然改革者制订的新优免标准远超法定数额，但仍然遭遇较大的阻力。以苏州通府计之，清丈土地在嘉定、吴县、太仓、昆山四县即无果而终，均田均役的改革成效自然不甚了了。

相较缙绅豪民之家的阻挠而言，万历以降朝廷所实行的掠夺性赋役政策对地方政府赋役改革的侵害则更为致命。即以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征税压力而言，自万历初年开始，地方官员的考核“以征解为殿最”，嗣后这种趋向日益显著。天启初，

^① 陆世仪撰，张伯行编：《思辨录辑要》卷16《治平类》，《四库全书》第724册，第132页。

^② 崇祯《吴县志》卷9《役法》，《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5册，第839页。

^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6《田赋考中·徭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21册，第410页。

^④ 《明史》卷275，列传163，《解学龙传》，总第7043页。

^⑤ 罗伦：《与府县言上中户书》，见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84，第747页。

给事中方有度疏言：“自东奴发难，有加派之征，近著令载入考成。自今有司爱民之心，必不如爱官之心，敲骨剔髓，何所不至？”^①崇祯即位后更是“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知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②崇祯七年至九年在任的苏州知府陈洪谧，顶住“郡多逋赋，考成严切”的巨大压力，以“百姓有余力，自乐输将”的惠民之心，不愿“以民命博一官”，且在“东南旱，蝗频仍”的情况下“悉蠲一切烦苛”。^③可谓以一己之身行保民之业。

晚明时期，漕米征解难题弊甚且困民，往往需要知府在现行体制下加以变通筹措才得纾解民困。天启年间，苏州府时逢天灾，漕米的征收和运解困顿重重，有赖知府寇慎定策用智、百计筹措，方才渡过难关。

奉旨征漕，而大水之后，粒米无出，百姓嚣然。巡抚既去，州县官并以朝覲赴京。公行香至城隍庙，万人群拥而呼。公问之曰：“尔何为者？”皆跪告曰：“漕米无从得尔。”公曰：“奈京仓告匱，尔辈亦有晓事者，顾策将安出？”众曰：“惟明公为民请命。”公曰：“三百亩以上纳米，三百亩以下折银，可乎？”众稽首曰：“敢不竭力以从！”公乃亲巡属县，限以期会，而手自计之，尚亏额万余石。乃括任内赎缓公费，及移借帑金，招商给帖，入楚买米，兑军上船，陆续至江。而巡漕御史受内指，以疏请折漕四分，为前抚罪，并欲陷公，驳称米色不一，勒停江口。公亲往争之曰：“罪在知府，何与军民。且吴中无米，自楚买之，安得一色。愚不知太仓之米，果皆一色乎？”御史辞屈，又廉知公清正，无可罪，乃许其过江。而民既诵公之德，且服公之才略矣。^④

寇慎利用折银为杠杆调节贫富双方的漕米负担，减轻了占田有限的大多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助于维护苏州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寇慎能够通过搜括公费及移借帑金来筹资招商买米充漕，可见明末苏州知府已经可以依靠并调动地方财政实力和潜力来解决朝廷征漕无出的难题，较之明初多倚赖朝廷蠲减来渡过危机的情形，可以说是地方社会抗风险能力提高的力证。面对征漕御史借职务之便敲诈地方，寇慎以其身正无亏而敢于据理力争，为治下百姓免去一场波生之故。

^① 《明熹宗实录》卷22，天启二年五月丙申，第1页，总第1083页。

^② 李清：《三垣笔记》卷上《崇祯》，《续修四库全书》第440册，第568页。

^③ 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卷7，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7册，第436、437页。

^④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上海文瑞楼光绪印本，第6-7页。

此外，前后困扰苏州府二百余年的白粮征解重役，于崇祯十五年经巡抚黄希宪题请终获批准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但因明亡在即，这项惠民之政在明代苏州府中实施的时间极短。

第三节 管理工商业

一、对手工业的管理

(一) 丝织业

丝织业是明代苏州府手工业的主要部门，明廷自开国伊始便“建织造局于天心桥东，着地方官督造”^①。织造局与丝织从业者的关系比较密切，即使是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民间机户也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整个洪武、建文时期，通过兼领织造局而对丝织业进行直接管理是知府之责，岁造有定额，督织有常数，知府带管下的官营织造局因“隶于有司，民不扰也”^②。

时至永乐年间，自成祖派遣“太监阮礼督苏、杭织造，差遣内使自此始”，地方官员无权过问其行事。苏州织造局的常项任务是每年织造定额缎匹以满足朝廷需求，这些缎匹的样式、纹样都有明文规定，产品专织专用，“祇供内府之用，赏给诸项概隶之府，而局不与焉”，^③并不进入市场流通渠道。负责督理的织造内官为了迎合宫廷奢华生活的需求，往往在额定岁造外任意加派而丝毫不考虑可能给地方社会带来的危害。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曾上疏直陈织造之害，万历四十三年工部侍郎林如楚则直接建议朝廷召回内官，回复到洪武时期地方官直管的模式。但一直到崇祯初年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因党附魏忠贤被拿问究治后，明代苏州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内官督理织造局面才告终结。

嘉靖二十六年“领织”制度的实行，给予苏州知府扩大其之于丝织业影响力的契机。自该年始织造局打破“往年惟用本局匠役织造”的惯例，允许“民间机户，到府领织”^④。织造中官在征选机户、制定价格、分派任务、解运织品等环节上无法缺少知府的配合。对于民间机户而言，他们的产品要打开局面，需要知府的筹谋与统筹。丝织品在明代是较为高档的日用产品，主要供皇室、官绅等社会

^① 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卷1《沿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② 孙佩：《苏州制造局志》卷2《职员》，第4页。

^③ 孙佩：《苏州制造局志》卷4《机张》，第17页。

^④ 文征明：《重修苏州织染局记》，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中上阶层消费以及用于边境贸易等，市场需求空间有限而集中。尤其对民间丝织从业者而言，他们的经营状况极易受市场波动影响，且抵御风险的能力亦甚为有限。一遇天灾，粮价飙升而手工业产品市场萎缩，为数甚广的从业者生活状况立即陷入困境。天启间的苏州知府寇慎就遇到过“市中游手之民、城中机户数千人，以年荒罢织”的棘手难题，他抓住“宣大、延绥、甘肃遣官赏银数万两买互市緞”的时机，以工代赈，“设法表散督织，以食业机之民”。^①通过向丝织业者提供产品需求而达到解决其生计的目的。不但成功纾解了吴中水灾对府中民生的消极影响，同时也起到维护苏州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二）棉纺织业

明清两代苏州棉纺织业在经营形式上与丝织业不同，其生产的中心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紧密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明代苏州府赋役繁重，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②棉纺织业的生产门槛不高，从业者数量庞大，且多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地方政府的宏观管理更多地体现在官布或解布的征收环节中。

宣德六年，中官王宠、范禄坐派苏州府七百匹阔白三梭棉布，因府中织户并不出产这样的高档棉布，遂摊派各县折银抵布，交由内官赴松江府购买。但是王宠来年又故伎重演，经县民申诉，知府况钟于宣德七年三月上奏揭发此事，“乞念非出产去处，永免科派，小民被恩，尤为便宜”^③。经过他的争取，宣宗同意免除了这项给苏州府棉纺织业者造成沉重负担的弊政。

二、对商业的管理

伴随着明代苏州城市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渐次提高，市场活动中的不端行为也屡有发生。尽力维护稳定而有序的市场秩序，不但是苏州城市商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亦为苏州知府治理府政的应尽职责。恶意赊赖货款、强行揽截客货等等商业诈骗行为，并不能在短期内通过市场自我调节进行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居间的行政作为就显得尤为重要。

宣德七年四月初十日，知府况钟在查实牙户曹伯英在商业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后，将之惩办并发榜警示：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6页。

^② 尹会一：《敬陈农桑四事疏》，载《尹少宰奏议》卷3，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925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页。

^③ 况钟：《请免苛征折布奏》，《况太守集》卷8，第88页。

近年有等无籍之徒，四出远迎到家，公然匿税，各分货卖，经年累岁不还价值。及至客人赴官告取，却捏匿税等词混赖，除将现在犯人曹伯英等拿问外，今后客商货物遇到，随即赴官投税。两相和议，发卖明白，付价中间，或有等诈称府县官、乡里亲识恐吓者，一体究问。^①

天启七年九月，苏州知府王时和应江宁府客商林□□、梅鼎臣等连名呈请，刻碑禁止府内牙行强行截留外地客货的不端行为。“南濠牙户，先遣健仆使船纠集□□党棍，预计屯札中途湖口”，一遇有外地货船贩运物资，便“哨党蜂拥，丛打乱抢”，而被抢的外地货商本为“异乡孤客”，对此无能阻止，只得“素手空回”。^②林、梅二人的遭遇并非孤例，据官府调查“别省商民，远贩土产货物，或顿于南濠，或停于枫桥”，一经至苏，惯例是货商“自来投止”，但是府中“奸民罔兴垄断之举，遂行招揽”，他们的伎俩是“一遇客航扬帆而来，蜂拥其船，指称某行”，致使货物被截夺的客商“纷纷泣诉，欲图堂法严禁”。以王时和为首的苏州地方政府对此立碑永禁，明确“自今以后，凡客货商航，任其自投”，若再有强行揽留的行为发生，“定以抢夺之条重惩，绝不轻贷。”^③这道碑示是否能够令行禁止，并无足够的史料进行确证，但其本身即已体现出苏州地方政府抑制府中奸商不端之举、保护外地客商正当权宜，以使市场活动有序进行的明确立场。

^① 况钟：《严革诸弊榜示》，《况太守集》卷12，第136页。

^② 《苏州府永禁南濠牙户截抢商民客货碑记》，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6页。

^③ 《苏州府永禁南濠牙户截抢商民客货碑记》，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87页。

第三章 先导地区社会问题的处理

第一节 对“奢侈”现象的态度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代苏州府中的“奢侈”现象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苏郡俗喜夸诈，好兴作”^①，指官府某些工建项目并不必要。其二，“吴承元俗，僭靡违式”^②，即在日常生活消费方面违反官定章程或仪礼规范。其三，吴人“志于富侈”^③，“去农而改业为工商”、“去农而游手趁食”^④，即弃农业商的现象日益普遍。

这些“奢侈”现象是伴随着明代苏州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渐次产生和演进的。生活中过度消费现象的普遍，客观上需要社会财富的相当积累为基础，同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不可或缺，而在明初，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具备：

太祖高皇帝于开国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类，即定有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各治以罪，其居处僭上用者，至处死籍没。立法之意，盖甚严矣。彼时百姓初脱乱离之苦，凡百用度取给而止，奢僭甚少。中间奢僭犯礼者，不过二三豪家。^⑤

时至宣德（1426-1435）年间，在经历了将近六十年的生聚与经营后，元明鼎革间遭到重创的苏州社会经济已然步入恢复与发展的快车道。城市生活中铺张、逾矩、靡费现象渐有蔓延之势，这一新情况引起了知府的重视。

一、况钟榜戒奢侈

作为明初期与周忱通力合作力挽苏州经济困弊之局的关键人物，况钟自宣德五年上任不久便注意到治下奢侈之风的存在与严重性，当年便颁令戒饬奢侈：

^① 丘浚：《刑部右侍郎林公鸞墓志铭》，载《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46《刑部三》，《续修四库全书》第527册，第408页。

^② 张朝瑞：《忠节录》卷4《苏州府知府姚善》，《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0页。

^③ 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公纪》，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史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112页。

^⑤ 何塘：《民财空虚之弊议》，见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44，第1440页。

城市者乡民之望，节俭者裕财之原。苏郡素称富丽之地，然税粮浩大，采办殷繁。又复田地低洼，水则淹没，早年立致枯竭，比户流亡，招难尽复。乃访得城市富民奢侈太甚，缙绅大族亦复有然。锦绣铺张，梨园燕饮，率以为常。而丧嫁二事，尤为浮荡之大者。不惟有逾品制，实乃暴殄天物，召灾致咎，未有不由乎此也。圣人云：“与其奢也，宁俭。”谨身节用，富而好礼，独不念乎？当职忝司民牧，正俗为先。榜示之后，各崇俭朴，留有余之财，以防不足。而在缙绅乡宦，尤宜以身作则，助官化民，共臻醇古，永革敝俗。须至榜示者。^①

足见当时社会之中的铺张靡费现象所积之势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这份榜示内涵深厚，细细分析，可见况钟反对奢侈浪费有基于理念与现实的双重考虑。

首先，从当时的时空背景来审视况钟反对苏州城市中积势渐起的奢侈现象，是有其合理性与现实考虑的，因为奢侈现象的存在与府中严峻的财政危机形成鲜明反差。自永乐后期以来，苏州地区自国初建立起来的小农经济体系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后，其制度设计中固有的弊端在实际运行中愈演愈烈。况钟受命出知苏州府的重要任务就是整顿已经陷入重重危机之中的社会经济秩序，超重的赋税、悬殊的负担，使得本地大量贫民弃业逃乡，府县征粮办税的难度与压力可想而知。在况钟看来，奢侈现象的滋长将消耗有限的社会财富，“实乃暴殄天物”。他希望通过榜示戒奢，能够说服开始滋生奢侈行为的府城百姓返朴归淳，将积存的财富留待不足之需。

其次，况钟明确对苏州城中的富民发出反奢主张，亦是出于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不致危坠的考虑。固有的体制缺陷与累年积势的吏豪舞弊，使得危机重重下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已经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从城市中延伸到农村富户的奢侈现象将进一步加剧本已严重的贫富悬殊甚乃官民对峙。而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即在宣德五年九月、十一月，乡民攻击粮长的恶性事件先后在嘉定、长洲县内发生^②。

宣德七年三月，况钟针对缙绅子弟的铺张浪费等现象再次出榜戒飭：

尝谓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故教训子弟，最为先务。而在绅士之家，尤为要紧。该地习于奢侈，城市尤甚。有等子弟专习为奇巧工作，已足以妨农业，害女功。

^① 况钟：《戒奢侈榜示》，《况太守集》卷12，第132页。

^② 况钟：《伙杀办公人命案》，《况太守集》卷10，第109页。

更有等浮荡子弟，全然不务生理，或则穷日极夜，开场赌博；或则戏房妓室，鲜衣怒马，淫酗撒赖；或则擎鹰斗雀，引类呼群，勾惹恶少，姿行为非；或则恃能识字，交结蠹胥，代人做状，扛帮词讼。种种不法，身犯国宪，当职体察得皆是俊秀子弟，强半出绅士之家，先年有失教训，不农不士，不工不商，一向纵容，漫无稽察，以致败检，如此岂不有玷家门？绅士等家不能齐，何以治国？合行榜示，仰坊厢各老人挨户告谕，各加检束子弟。如犯，并将失教之父兄惩治，须至榜示者。^①

两年的治府阅历，使得况钟已经明晰苏州地区奢侈现象乃是地俗使然，去奢代俭并非以行政命令为转移。这份榜示中不再有公开明确反对城市富民奢侈的字句，而是转而严谕父兄检束子弟的种种逾矩行为。

详加审视况钟在榜示中所点明的种种“败检”之举，可以看出宣德后期苏州府城中社会生活与风尚的新动向：其一，府城之中已有相当部分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奇巧工作”而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员存在。其二，赌博、戏乐与风化等形式社会消遣有所显露，等等。缙绅子弟参与其中，尽领风气之先，但在况钟看来，他们不务本业而追逐末利、参赌狎妓而聚酒嬉戏，以至交结官吏、助讼生端，其违背礼制的行为已经严重到需要官府责成父兄管教的地步。

明代苏州知府中似况钟般明确公开榜示禁奢的例子并不多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本人的从政阅历与执政理念所决定的。首先，况钟在出任知府前所历之职事，很难使他能够将渐渐抬头的“奢侈”现象与治下工商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况钟是江西南昌府靖安县人，以吏员入仕，拥有在靖安县充吏八年、在礼部仪制司帮办十七年的经历。一直以来，他的就职地域无涉帝国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地区，且前后任职部门也未能在经济治理方面向他提供周至而深入的历练机会。他在知府任上所开展的经济改革，大多是配合周忱的因时损益之举，而其整顿吏治的成就，更是建立在经年充吏所积累的阅历与经验基础之上。时代和教育、历练所限，使得灵敏侦知社会风尚新动向的况钟，毫不犹豫地将其归之于乖违品制、妨业败检一途。其次，况钟由一吏员起家成为方面大员，并有能力在天下剧郡的主政位上连任十三年之久，无疑是极得上峰赏识的能吏，可见他的执政理念必与朝廷的一般规范保持了相当的默契。宣德七年前后，况钟致力于清减重赋、浮粮，以及招揽逃民复业的政事，无论是基于钱粮征收的压力还是悲悯民

^① 况钟：《绅士约束子弟示》，《况太守集》卷13，第139页。

生的思量，已经显现于苏州府内富民之间的奢侈之风无疑是况钟势必要出手打压的对象。

作为苏州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况钟的政治主张即可视同官方的正式态度。宣德五年、七年的两次出榜禁奢，势必将对苏州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奢侈现象与铺费风气有所抑制。虽然府中铺张奢侈之举仅现于少数富户，但富户之浮财归根究底盘剥自贫民，打压了富户的尚奢之风，一定程度上即是保全了相对有限的社会财富。况钟的禁奢成效如何，虽不得而知，但从弘治后苏州社会风尚日趋开放乃至张扬的趋势来看，行政力量之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干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甚至雷厉风行如况钟这样的能吏，所能拿出的禁奢依据也不天然具有慑服人心的理由。如他所引喻的“宁俭非奢”论虽冠以圣人之名，但实则并无充分的立论依据及说服力，亦未能使富户深以为然。有经济能力进行奢侈性消费行为的富户，并无与知府同纾钱粮征收困顿之局的义务，唯一可能使他们稍有顾忌的是“召灾致咎”，毕竟身家性命是容不得闪失的。

宣德间苏州府中愈度消费现象的出现与滋长并不足以为奇，客观上是与苏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实存在。宣德间的苏州城市风貌，现存直接记载不多，但仍可以从时人的描述中臆测一二。出生于宣德八年而歿于弘治十二年的长洲人王箬，身经六朝，亲眼目睹苏州社会在明前中期渐至繁荣的风貌。他描述道：“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①由此可见，国初一度萧条的苏州社会经历了多年的休养生息后，至迟自宣德、正统间已经恢复元气并开始了重归繁华的过渡。当此将盛而未盛的时候，可以说缙绅子弟参与其中的奢侈靡费现象正是苏州社会未来风尚的预示。

二、后继知府的抑奢之举

况钟之后，抑制僭靡并未成为府政中的绝响，自正统后期以降，时有知府对府内愈益兴盛的奢侈之风进行干预。

宜宾人李从智，正统十年由大理寺正改知苏州，他“性刚果，郡人信巫覡，多淫祀，署小庙于门，交遍衢巷，从智出行见之，一日毁去。”^②

^① 王箬：《寓圃杂记》卷5《吴中近年之盛》，第42页。

^② 正德《姑苏志》卷40《宦绩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3册，第522页。

天顺间因政绩突出而由镇江改任苏州的知府林鹗（台州黄岩人），推崇平简为政治道，并身体力行之：

公一切镇之以静。其所建革必详审至再，然后施行。苏人以公有雅望，责旦夕效于是，颇有后言。久而见公所处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后帖然大服。

……

苏学庙像岁久，多剥落，或欲因其旧而修饰之，公奋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于太学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坏者犹当毁之，幸遇其坏，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坏圣贤像为疑。公曰：“此泥土耳，岂圣贤，孔子生于佛教未入中国之前，乌识所谓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闻者皆服廉。^①

又如弘治十年由御史擢升知府的曹凤，上任后一方面因“苏州富饶甲天下，俗乃奢靡且崇祀非鬼，亲死则多火之。公下车首置义冢以畀贫者而禁火葬。定婚丧礼，不得过制。凡饯迎时序一切务从俭素，违者刑之。”^②另一方面“毁淫祠，逐倡优，禁赌博，政平讼理。”^③直到隆庆中，知府蔡国熙仍“以吴俗浮靡，躬行俭约，下禁约二十七章，采古今贤哲懿行数十事为图于府治两庑。定婚丧礼，禁民间奢僭及焚尸者，置义冢于六门各百亩。”^④屡经知府干预，可见明代中期以后苏州府中奢侈之风实屡禁不息。

与知府中时行禁奢之举相对应的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奢侈”现象在苏州府内愈益普遍，不惟府城之中，即县乡之内，靡费与僭礼的情形亦为司空见惯。据清人追述明代吴江县的风尚变化而言：

邑在明初风尚诚，材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裙布荆钗而已。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其嫁娶止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迨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

^① 丘浚：《刑部右侍郎林公鹗墓志铭》，载《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46《刑部三》，《续修四库全书》第527册，第408页。

^② 韩邦奇：《苑洛集》卷4《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曹公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269册，第385页。

^③ 乾隆《苏州府志》卷44《名宦三》，苏州图书馆藏乾隆十三年刻本，第15页。

^④ 乾隆《苏州府志》卷44《名宦三》，第15页。

日焉。^①

至迟在嘉靖、万历年间，苏州地区的奢侈风气已经是府县希异、城乡无别，甚至超出府域，辐射到邻近区域。

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②

明代苏州府的风俗着实引领着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潮流，这样的态势并非偶然，而是与苏州在全国所处之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存在。正统以来苏州府中的奢侈风气，不仅没有在知府的言行提倡与行政干预下偃旗息鼓，反而愈益繁盛，从府城延伸到县乡，从苏州扩展到邻近区域，乃至辐射全国，成为社会生活潮流的发源地。

又如娱乐消遣方面，苏州名胜虎丘是全城百姓乐至的游玩场所，每逢时节更成盛会，“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耍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僮仆走空之辈，无不鳞集”^③。纷繁热闹的景象之余，不免出现“游人喧杂，流荡淫佚”般不合礼法之事。隆庆二年十月，知府蔡国熙立石禁约：

照得虎丘山寺往昔游人喧杂，流荡淫佚，今虽禁止，恐后复开，合立石以垂永久。今后除士大夫览胜寻幽超然情境之外者，主持僧即行延入外，其有荡子挟妓携童，妇女冶容艳妆来游此山者，许诺人拿送到官，审实，妇人财物即行给赏。若主持及总保甲人等纵容不举，及日后将此石毁坏者，本府一体追究。^④

及至万历二十二年，嘉兴平湖人、知府孙成泰更是“恶吴俗好佚游虎邱诸山，

^① 乾隆《震泽县志》卷25《崇尚·风俗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0册，第919页。

^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第79页。

^③ 张岱《陶庵梦忆》卷1《虎邱中秋夜》、卷7《闰中秋》，马兴荣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4-65、89-90页。

^④ 《苏州府示禁挟妓游山碑》，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严为之禁。”^①

被况钟指为“专习为奇巧工作，已足以妨农业，害女功”之人，查自宣德间多出于绅士之家。但正德以后，这类脱离农业生产投身于手工业与商业的现象便极为普遍了。据生活在江南地区的何良俊所记：

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②

正德以后，大量的农业人口竞相脱离“本业”而追逐“末利”，于苏州府而言并非虚妄，而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与现实驱动：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罟，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其人亦生而辩晰，即穷巷下佣，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③

目前尚无足够史料可以证明苏州知府曾经有过采取措施来扭转这一人口职业结构变动的尝试，相比较精简工建造作、抑制僭靡消费等举措，前者无疑更为复杂。苏州府赋税之重的现实，客观上也使得地方官往往对府中百姓弃本逐末的择业变动予以默认。

欲分析上述数位苏州知府的抑奢理念、实践与苏州社会的关系，全盘肯定或否定皆非客观、全面的态度。事出有因，各自有别，要在厘清苏州知府对“奢侈”观念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其一，对一些不必要的工建等花销事项进行缩减的做法，无论是就节省公帑

^① 乾隆《苏州府志》卷44《名宦三》，第19页。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史九》，第111-112页。

^③ 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郭熙途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还是减轻民力而言都值得称道。如成化初起复为苏州知府的邢宥，“率以俭约，诸游宴亭馆、老佛殿阁一莫之顾。”^①又如府中成例，“岁首迎春，务逞华靡，所费动逾千金”，弘治元年以监察御史出任知府的贺霖生性不喜奢华，“至是尽屏之”。^②节省了一笔数量颇可观的公帑。

其二，苏州地区自宣德后有所抬头的奢靡之风，是国初鼎革间遭致浩劫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后的自然结果，亦为本地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与水平的侧面写照。正德、嘉靖后，苏州府“霸国之余习，山海之厚利”，^③跻身全国最为富庶地区之列，崇尚奢华、讲究享受、铺张靡费、僭礼越制的奢侈之风更是应势而起。前后数任知府有意识地采取措施试图回转变益偏离传统轨道的社会风尚，这些措施无一不是运用行政命令来制定或重申基于身份与等级制度的生活规范。

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大势并非以府官的行政命令为转移，虽然时论中不乏反感苏州风气侈靡的声音，如万历中期进士谢肇淛就认为苏人“儇巧而俗侈靡”，不但普通百姓“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而且士人“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苏人因逐末利尚奢华，“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为拙也”^④。但崇尚奢华的社会风尚所带给苏州社会的影响，也并非尽归消极一途，清前期苏州士人顾公燮就看到了此中暗含的民生大意：

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况此种暴殄浪费之徒，率皆骄盈矜夸，不知稼穡艰难。使必定以限制，不得逾越，势必尽归于嫖赌一途。是外虽不奢华，而其实比奢华尤甚。谚云：‘救了田鸡饿杀蛇。’窃恐田鸡未能救，而蛇先饿死矣。故圣帝明王，从未有以风俗之靡而定以限制者也。^⑤

这种观点注意到了奢侈之风的盛行客观上起到了增加就业的积极作用。明时松江人陆楫则更是公开提出反对抑奢的主张：

^① 彭华：《彭文思公文集》卷5《中宪大夫都察院左金都御史邢公墓碑铭代文宪公作》，沈云龙主编《明人文集丛刊》第1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75页。

^② 乾隆《苏州府志》卷44《名宦三》，第14页。

^③ 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第52页。

^④ 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第52页。

^⑤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苏俗奢靡》，《丛书集成续编》第96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700页。

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美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使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①

顾、陆的看法虽与传统观念相左，但颇具时代性，亦不无道理，他们的声音代表了在工商品经济发展中受益者的主张。

明初太祖在江南地区建立起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统治秩序，强调民安本业，并基于身份等级差别而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严格设定礼制规范。朝廷的既定统治方针即为苏州知府的基本政治立场，面对治下奢侈之风不止而僭越之象屡生，知府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府中严申朝廷之令，安民固本即保证国家税源之出，限制奢靡即整顿地区风气之要。自况钟以至明亡的62位到任苏州知府中，笔者目前所见于史籍而征于上文的，计有8位苏州知府确曾采用不同的方式对风俗领域进行过干预，显然不是绝大多数知府的共同行为。这一态势显示出自明中期以来，尽管陆续有知府试图使用行政权力来人为扭正苏州社会中愈益偏离朝廷正统规范的“奢侈”风气，但却谈不上什么成效可言。

关于“奢侈”的三方面内容中，知府能够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有效调控的领域是府中公建，而弃农业商现象的普遍，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僭越靡费现象则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大潮所裹挟而来的必然结果，远非知府甚乃朝廷等封建统治阶级所能扭转。嘉靖以后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转型时期，苏州府社会经济和风俗领域的前后变化过程正是这一社会转型肇端的先声。

第二节 对晚明群体事件的处理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天启六年三月，苏州府先后发生两次反对税使敛财和阉

^①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丛书集成初编》第2920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

党专权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是时任苏州知府所临之重大突发社会公共危机。知府朱燮元、寇慎临危不乱，在汹汹民情中维系政府权威不倒，并采取得当措施，成功主导群体事件的走势，为事后朝廷的宽大处理争取有利条件，最终以朝野双方均乐见其成的方式体面收场。

一、朱燮元力维和局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苏州府爆发驱逐矿监税使的群体事件，这样的城市居民群体事件并非一地一府之孤例，而是万历中期全国各主要工商业关渡和矿产区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以驱逐朝廷派遣而至的矿监税使为目标的“民变”和“兵变”，集中爆发于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是地方社会对神宗纵容内监以督领矿产开发和榷征商税为名大肆敛取民财之弊政的强烈反应。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七至初九日，昆山人葛成领导丝织业工人为主体的行动队伍在苏州城内以极端暴力方式惩罚税使及其爪牙委官。三日之中，“诸税官皆次第芟尽”，织造税使孙隆慑于形势而被迫“乘夜急走杭州以避”。^①基本没有波及无辜民众的恶性事故发生。朝廷对此非常事件的处理态度是将事后自投求刑的组织者葛成一人系狱，此外并未追究其余参众及地方官员的责任。相较之下，同年底爆发于武昌的同类事件，最终恶化成一场持续两年有余、铺连整个湖广地区的深刻危机，方炽盛时概省之行政交通一度陷入瘫痪，多名湖广地方中高级官员受累降罚以至系狱，众多民众乃至绅衿的财产、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两地同义，而进程、结局迥异，不能不使人深思其中的缘由。作为事发之时苏州府的最高行政官员，苏州知府朱燮元在这场突临而至的群体事件中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他在应对事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理性决策能力成为扭转地方时局的一个关键。

（一）驱逐税使事件始末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已任苏杭织造的太监孙隆授命“带征苏松等府税课”^②。面对商民以罢市来抵制商税增加的不利局面，“在吴日久，习知民情”的孙隆改变加税方式，“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止榷行商，不征坐贾”，一时“民心始定”。^③二十八年三月，孙隆向神宗进贡内库银三万两^④，而没有引起明显的社会波动。但这

^① 文秉：《定陵注略》卷5《军民激变》，收入《明季史料集珍》，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64-366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331，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戊辰，第7页，总第6125-6126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5页，总第6741页。

^④ 文秉：《定陵注略》卷4《内库进奉》，《明季史料集珍》本，第264页。

并不代表重课行商的加税新则在苏州府的完全适用，事实上孙隆自募税官设关榷征的行为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苏州手工业和商业的冲击是极具毁灭性的，而这正是二十九年六月群体事件的根源。行商因避税而不兴的连环影响一一显现于丝织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中：丝织原料运输费用的陡升直接导致成品价格的上扬，进而导致面向市场的手工业产品销路随之锐减，“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①的萧条局面顿现于府中。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在商税利源渐竭的同时，不期而至的天灾又重创苏州府农田的收成。孙隆的年度课税预算不敷，他一方面与地方官接洽挪借库银充补，另一方面更加紧在民间的搜刮。他的参随黄建节“交通土棍汤莘等十二人擅自加征，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讹言四起，有谓二家谋管一门者；有谓每缎一疋税银五分，纱一疋税二分者；有谓所织纱缎悉付玄妙观用印而后准发卖者。”^②如讹言非虚，即可见出孙隆在课银无出的压力下将打破只征行商不征坐贾的惯例，欲对本地数量庞大的丝织业生产者征收生产税，“众闻大惧”，紧接着“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③正当此“民不聊生，汹汹思乱”^④的时刻，苏州“民变”爆发的社会和群众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在孙隆驻苏督税造成“公行攫取，民不堪命”的困顿局面，更兼“机户牙行……相率改业”势必造成众多手工业工人的失业，“无所趁食”的佣工开始自发聚集起来展开对税官的惩罚：

……徐元、顾云、钱大、陆满等二千余人推昆山人葛成为首，分作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蕉扇为号，后执绞棍随之，矢誓倡义不取一钱。先从葑门起，于灭渡桥捶毙王（黄）建节，午间又毙徐怡春。长洲知县邓云霄先擒委官头目汤辛、徐成下狱。众忿不息，昼夜不辍，至七日又拥潘行录、周仰云、顾松、郭岩、顾泽、张宜莫皂隶及孙顾等十家，毁其室庐，毙其戚属。云霄见势汹涌，再械辛、成二凶于圆妙观，众殴立死，裂其尸。吴县知县孟习孔以利害晓示，众指为阉党。转逼隆署，隆越墙走，匿民舍，得免，潜遁杭州。八日又言诸税官从东城巨室贷金营委，各执炬，焚其居第。^⑤

三天之中，苏州城中数千手工业者被有目标、有组织、有约束地动员起来殴

^①《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5页，总第6741页。

^②朱国桢：《皇明史概·皇明大事记》卷44《矿税》，《续修四库全书》第431册，第171页。

^③《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5页，总第6742页。

^④文秉：《定陵注略》卷5《军民激变》，《明季史料集珍》本，第365页。

^⑤孙佩编：《苏州织造局志》卷12《杂记》，第105-106页。

毙税官、围逼税使，如何应对这一突发的群体事件成为摆在府城中最高行政长官朱燮元面前的一大考验。

无疑，在巡抚驻于句容的情况下，剿抚的现场主动权操之于知府之手，而且一般的治乱之策亦为坚决镇压，但是此时已经擢任但未行的知府朱燮元坚决拒绝动用兵弁镇压平民：

当事闻之惊，谋御之以兵。独太守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①

这一选择被事实证明是极明智的紧急决策。但这仅是防止事态扩大化的第一步，为将街市中的群体暴力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朱燮元更是以知府之尊直接与起事民众展开对话：

乃率僚属连骑入市，呼诸百姓而慰之。杖汤莘等而系之于狱，众皆悦服。成因请于太守曰：“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遂请就狱。太守曰：“我实不德，以致于斯。尔民何罪，壮士其无辱。”成曰：“为民除害，义也；杀人抵罪，法也。无义则乱，无法亦乱。成固当死，敢逃刑乎？公若不诘，请自杀也。”乃自投于阶下。^②

七月神宗就此事批示“召祸奸民汤莘及为首鼓噪葛等八名，着抚按官严究，正法具奏，其余协从俱免追究，以靖地方。”^③至此，轰动全国的苏州“民变”出人意料地以朝野双方均乐见其成的体面方式告终。被朱燮元抓捕的税官与起事的首领葛成俱系狱，但葛成在缙继十年后被释，此时他已经改名葛贤，并成为苏州府中官民一致认可的正面人物。

（二）事件的性质与朱燮元的立场

相较万历中后期爆发于临清、湖广、江西、辽东、云南与福建的类似群体事件而言，葛成所领导的苏州手工业工人群体行动在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不能不为朱燮元所纳入权衡剿抚之策的考虑因素之中：

^① 陈继儒：《吴葛将军墓碑》，见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83页。

^② 陈继儒：《吴葛将军墓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83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6页，总第6743页。

其一，万历二十九年六月苏州府所爆发的以丝织业工人为主体的群体事件之根本目标是惩罚断其生路的税使和委官，从未公然挑战朝廷与地方政府的权威。事件之初，领导者葛成即“誓于众曰：‘今日之事，为朝廷除民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众皆许诺。”^①惩罚行动进行三天后，平日里因作威作福而犯众怒的税使委官基本被除尽，从事者在苏州城六门之上贴出榜文，及时阐明心声，“云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等语。”^②这表明群体事件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促使官府将此次行动的定性与反政府叛乱区别开来。

其二，本次群体事件的组织与参与者始终力图避免损害地方士绅及普通民众利益，以扩大其社会同情和支持基础。事件伊始，“有窃得口古鼎者，（葛）成即搏而杀之。于是义声大震，从者益广。”^③他们列队分行，以扇为号，群行群止，极富组织纪律性，斗争目标明确，这在以下一个事例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次日（初七日），误入一民家，其家以经济为业，无他过犯，跪而迎之门请罪。首者取腰间手折视之，曰误矣，盖一税官家与其人俱与腐店为邻故也。首者即率诸人罗拜……仍趋彼税官家，税官惧，投于河，诸人泛河中捞起击之，两眼俱突出，犹拳殴不已，至死乃已。^④

其三，葛成自请入狱独担重责，使得地方政府在保护事件参与者身家安全的同时，能够回应中央朝廷的责任追究，最终不经流血牺牲而达到息事宁众的目的。时任应天巡抚曹时聘在呈写神宗的报告中，亦认为“葛贤挺身诣府自首，愿即常刑，不以累众，其愤激之情亦有可原矣。”^⑤

但这绝不是二十九年苏州府群体事件归于宽处一途的原因全部，这一事件的起承转合之中蕴含着深刻的帝国政治与地域社会关系之道。

首先，朱燮元在处理手工业工人群体事件中的所端持的弃剿主抚态度之形成，是多重因素下所做出的合理选择，对事件的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一，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的苏州织工集群体事件，与同一时期频发于全国各

^① 陈继儒：《吴葛将军墓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83页。

^② 文秉：《定陵注略》卷5《军民激变》，《明季史料集珍》本，第366页。

^③ 陈继儒：《吴葛将军墓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83页。

^④ 文秉：《定陵注略》卷5《军民激变》，《明季史料集珍》本，第365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5页，总第6742页。

地而以驱逐矿监税使为目标的“兵变”、“民变”，其共同的根源在于神宗的加税措施在各地无一例外地引发了后果严重的弊政。万历二十四年，神宗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①为借口，越过户部直接派遣内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各地为皇家内库敛取民财。继当年七月二十日、十月二十二日先后派出首个矿监和税使后，短短三年之中，“随奏随准，星火促行”^②，遍及全国各主要矿产地和商业发达地区的矿监税使全部派出^③。这些内监既奉旨公然与民夺财争利，“凭藉宠灵，擅作威福”，甚至“以势凌抚按，使不敢一问其出入；以刑劫有司，使不得一加调停”，^④更兼地方大户及豪民奉贿相投以充其委官及参随，“借开采以肆饕餮，倚公役以拓私囊”^⑤，极大地妨害着各地社会经济正常发展以及民众切身利益。万历二十九年前后苏州城中生业凋敝的大半责任可以归咎于税使孙隆的横征暴敛，早已是积重怨于民心。群体事件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税使及其委官，他们插手本地税收事务却不必为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负责，而地方政府为税使扩税提供行政便利却无法从中获得相应分成。换言之，苏州官府和孙隆之间既非法定亦非事实稳固的利益共同体，相应对其委任的税官之人身财产安全不具责任。

其二，朱燮元弃剿主抚的定变之策，固然是考虑到此次群体事件并未对苏州城市社会正常秩序造成明显威胁，局势还没有达到必须以较大规模的平民伤亡为代价平息事端的严重程度。但一个客观的事实也不容忽视：当府城中群体事件突起时，知府所能即时调动的兵力有限，而集体行动的队伍却“义声大震，从者益广”^⑥。初始常驻苏州城中的抚台以避免各方应酬之扰而移驻句容，“郡城之兵皆番直抚院于句容，郡中无一卒可使者，猝遇民变，任其猖狂。”^⑦另外，当时致仕家居的状元、大学士申时行不但目睹了府城中这次群体事件的骤兴遽息，更“以

^①《明神宗实录》卷330，万历二十七年正月戊戌，第2页，总第6098页。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明廷先后对宁夏、朝鲜和播州用兵，军费甚巨。此外，二十四年，干清、坤宁两宫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大殿火灾，此“两宫三殿”之工役费用极大。尽管如此，自万历中期以来朝廷财政困难的根源更多归因于皇室的奢侈浪费，据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讲，“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明史》卷235，列传123，《王德完传》，总第6132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331，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丁丑，第11页，总第6133页。

^③万历中后期矿监税使派出的详细情况参见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0-732页。

^④《明神宗实录》卷331，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丁丑，第11页，总第6133页。

^⑤《明神宗实录》卷302，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己亥，第2页，总第5660页。

^⑥陈继儒：《吴葛将军墓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83页。

^⑦申时行：《赐闲堂集》卷40《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册，第821、822页。

书趣之，令亟出抚谕”^①，他的主张无疑对朱燮元的立场是有实质影响的。

其次，以朱燮元为代表的苏州地方政府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控制住失序的乱局，从而为争取朝廷的宽大处理创造条件，最后成功地将群体事件对苏州社会正常秩序的冲击渐至最低。这与湖广地区的地方各级官员在处理反陈奉的群体事件过程中的被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与“民变”爆发前后两地政府能力^②的强弱息息相关。

神宗以“不从中使之言，不足以厚集其利”^③之故，在地方官吏和矿监税使的冲突中无所例外站在后者一边，这导致很多旨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稳定而裁抑中使的官员遭到惩处。据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统计，截止万历二十九年四月间“自税珣开钳结之祸，而缁骑四出，为藩司、为守令、为推官、经历、举人、生员，为武弁、齐民，被逮者不下百五十余人。”^④诚然，这些不惜丢官系狱而为民请命的地方军政官员之官品气节足堪见赞于青史，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良吏每斥去，阉宦焰愈炽。即如武昌例，税使陈奉甫及入湖广，即面对着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吏公开不合作的局面：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己丑，武昌兵备冯应京参陈奉大逆十罪，逮至京，下于理，削籍。奉欲开矿青山，枣阳知县王之翰以近显陵，拒之。因诬及襄阳通判邱宅、推官何栋如，俱削籍，逮下狱。之翰寻毙。^⑤

在专制皇权的偏袒之下，陈奉的权力随着反对他的湖广地方官员的接连被斥而次第扩大，当此言必获罪的非常时局中，湖广当局无力阻止陈奉及其委官在征税过程中的种种劣迹，最终引惹众怒爆发民变。更因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进取心已经失威于民，遂至局势失控，酿成大乱。

不同于湖广一众官员的公开反对与不合作立场，苏州地方官员固然对税使孙隆插手本地征税事务有所反感，但总是维持着公开的共处与合作局面。一方面，孙隆对本府官员来说并不陌生，在充任税使之前已为苏杭织造，双方早有交往。事实上，苏州府因地属富庶，是中使办差索物常至之地，历任知府都免不了和他

^① 申时行：《赐闲堂集》卷40《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册，第821、822页。

^② 关于政府能力与苏州、武昌民变走势的关系论述，参见徐进、赵鼎新《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明神宗实录》卷349，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己酉，第8页，总第6529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358，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丁亥，第5页，总第6688页。

^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6页。

们打交道。不论是先前主持苏州织造局，还是继而受命兼征商税，孙隆的督织与课税事务若没有苏州府的配合，是绝难完成的。而对于苏州地方政府来说，若是不直面现实而公开对孙隆的不满和不配合，不仅是达无所致，也是极不明智的。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虽然随着孙隆对苏州地方事务干涉程度的扩大而加深，但地方政府还是尽力维持对孙隆的配合局面。当年五月中旬，当孙隆至苏州商议他的征税预算缺额难补问题时，苏州府最终同意了他所提出的“暂借库银那解”^①的要求。

苏州地方政府力维和局的努力使得孙隆无法如陈奉般在地方官吏和神宗的直接对垒中收得渔翁之利。彼无所失则此即无所得，苏州府的行政自主权由此牢牢控制在官府手中。对突临群体事件的朱燮元而言，他所代表并握之在手的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最终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三）群体事件的影响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的苏州府织工群体事件尽管迅即平定，但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府城内“磔裂死者数人，焚荡者数家，几有揭竿挺锄之变。”^②事发后，“按察使邹墀自太仓闻变，驰至檄捕首从。”^③如果没有知府朱燮元居间顺势而导，大规模的兵民冲突在所难免，而且极易见怒于朝廷而招致从严究治。

苏州府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状况干系朝廷岁收甚大，正如应天巡抚曹时聘向神宗的报告中所指出，“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④可见息事宁众以安重地，既是朱燮元所端持的应变目标，亦为朝廷最终从宽处置的根本原因。

税官被执、孙隆匿杭，苏州府织工群体事件顺利达成了既定目标，这场胜利的影响甚至惠及邻近的松江府。坚决抵制住孙隆设关榷税的松江知府许绳斋，自计将为孙隆弹劾而自请离职，此时恰好“会苏人葛诚倡义，因题请于朝，议设税关于浒墅，两郡始得宁息，许亦留不去。”^⑤

反对税使的群体来年再起，其时苏州税务已改为太监刘成掌管。万历三十年

^① 《明神宗实录》卷 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 5 页，总第 6742 页。

^② 申时行：《赐闲堂集》卷 40《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34 册，第 821、822 页。

^③ 崇祯《吴县志》卷 11《祥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16 册，第 80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 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 6 页，总第 6743 页。万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年七月至十一月，苏杭织造太监孙隆两次分进内库银三万两、三万一千两（载文秉：《定陵注略》卷 4《内库进奉》，《明季史料集珍》本，第 264、271 页）。

^⑤ 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 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0 辑第 12 册，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4 页。

(1602)五月,因神宗病笃,本已传旨召回矿监税使,旋因病愈而收回成命。苏州织工再次聚集起来,在土人管久的领导下,以“天子无戏言,税监可杀”为口号展开驱逐税使税官的运动。时任知府周一梧采取“擒治首恶,解散余党”^①的措施,很快平息。

二、寇慎消戈弥祸

天启六年三月十八日,苏州府发生了史称“开读之变”的大规模群体抗暴事件,直接斗争对象是当权阉首魏忠贤派往苏州逮捕周顺昌的缇骑爪牙,是天启年间地方民众公开反抗阉党专权黑暗统治的首役。与万历二十九年的织工群体事件不同的是,“开读之变”并非事先筹划周详而目标明确的群体行动,事后被作为“首恶”而就戮的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的职业、身份各异,而且事前并不相识。这就使得群体事件的进程存在相当大的不可控变数,如非由望重民心之人出面调停,为数甚广之民在愤懑驱动下殴弊缇骑而后生惧祸之心,极易剑走偏锋,苏州社会是否旁生他变也未可知。苏州知府寇慎当此非常之期,以其平日治苏政绩取信于民,运用智谋成功化解突发群体事件对苏州社会的冲击,是朱燮元之后苏州知府又一次积极发挥行政主动性的事例。

(一) 事件的爆发

“开读之变”的发生虽事属突然,但有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事源天启六年二月,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参奏原应天巡抚周起元“抚吴三载,善政罔闻,惟以道学相尚,引类呼朋。而邪党附和逢迎者,则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俱与起元臭味亲密。”^②二十五日,魏忠贤矫旨诏逮周起元等七人。三月初,缇骑衔命四出抓捕,这便是“开读之变”爆发的肇端。

缇骑逮捕目标之一的周顺昌为苏州府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刚正清介,任福州推官时即不畏权贵,敢于捕治扰民安业的税监高案爪牙,后任职吏部,时乞归居家。周顺昌之不肯党附且公开蔑视魏忠贤是他被诬逮的直接原因。三月十五日,锦衣卫千户张应龙、毛之炳率诸缇骑抵达苏州对周顺昌实施逮捕,与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等计议于十八日开读诏书正式逮解,此前由苏州知府寇慎、吴县知县陈文瑞先行拘捕周于吴县县衙监候。

周顺昌平日中“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

^①《明神宗实录》卷372,万历三十年五月戊辰,第3页,总第6977页。

^②《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戊戌,第29页,总第3268页。

民德顺昌甚。”^①由此当他被逮的消息在苏州城中迅速传开时，苏民既不满缇骑之蛮横，更不平于顺昌之含冤，各个阶层的民众在同一种基本正义的驱动下积极行动起来：

诏使至苏，吏部慷慨自若，而五人最烈。云五人者，曰颜佩韦，曰马杰，曰沈扬，曰杨念如，曰周文元。佩韦，贾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从父兄贾，而独以任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惊罢肆，而诏使张应龙、文之炳者虐于民。民益怒，顾莫敢先发。佩韦于是薰香行泣于市，周城而呼曰“有为吏部直者来。”市中或议，或询，或泣，或切齿誓，或搏颡吁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醮金为醑，或趋装走京师，挝登闻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洎宣诏，诸生王节、杨廷枢、文震亨、徐汧、袁征等窃计曰“人心怒矣，吾徒当为谒两台以释众怒。”又谓父老毋过激，激只益重吏部祸。父老皆曰诺。乃相与诣西署，将请于巡抚都御史。^②

三月十八日为原定正式开读诏书逮捕周顺昌之期，当日“佩韦率众随之，而马杰亦已先击柝呼市中，从者合万余人。会天雨，阴惨昼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③城中生员们起初对抚、按的居中调停颇寄期望，事实上如若后者能够稍顾民情而示之以诚，“开读之变”的爆发未必不能得以避免。但是，拥有现场最高官衔的巡抚毛一鹭厕身于阉党之列，对生员们请呈保救的要求闪烁其词，其敷衍塞责的态度最终断送了围堵人群寄予地方官员申诉己意的基本信任。于是，在杨念如、沈扬以匹夫之身“攘臂直前诉且泣”但遭致缇骑怒叱，接着马杰声呼魏忠贤逆贼名而即将被缇骑逮捕的紧张气氛下，现场局势终于失控。自发聚集在开读现场围观的数万苏民与在场的缇骑之间突发激烈肢体冲突：

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闻吏部逮，号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跃出直前夺械。缇骑笞之伤其额，文元愤，众亦俱愤，遂起击之炳，之炳跳，众群拥而登欄楯俱折，脱履擲堂上，若矢石落。

自缇骑出京师，久骄横，所至凌口。郡邑长唯唯俟命。苏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跄走。一匿署阁缘楯动惊而堕，念如格杀之。一逾垣仆淖中，蹴以履脑裂而毙。其匿厕中

^① 《明史》卷245，列传133，《周顺昌传》，总第6354页。

^② 吴肃公：《街南文集》卷15《五人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8册，第253页。

^③ 吴肃公：《街南文集》卷15《五人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8册，第253-254页。

翳荆棘者，俱搜得杀之。一鹭、吉皆走匿。^①

这既是三天来城中同情周顺昌无辜被逮以及痛恨缇骑蛮横欺众的情绪不断积扬聚集，当此开读诏书之际找寻到宣泄口的自然反应，更是几年来魏忠贤专权黑暗统治下苏民不堪忍受奋而反抗的结果。

此外，衔命到浙江逮捕黄尊素的校尉乘船行至苏州胥门时，不知城内发生民变而骄横如故、索需如常，“强市酒肉，瞋目叱市人”^②，结果被不堪其扰的民众“焚其舟，投其橐于河。”^③

（二）寇慎的应对

时任苏州知府寇慎在开读现场完整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爆发，作为本府首官，他无法推卸协助朝廷外派人员完成上峰差使的义务，同时维护苏州社会秩序以保境安民亦为其治政的题中之义。当朝廷和治下的诉求发生严重冲突即如民变突发之时，对于寇慎来说不啻进退维谷：一意逢迎当权，势必尽失苏民之信而被视同阉党，府衙官信杀降则无从树威于民，遑论于中有所作为；而缇骑所衔之命虽系阉首矫诏，在苏期间亦不乏敲诈勒索、欺凌地方之恶行，但毕竟身为朝廷办差之人，地方知府有责任予以他们协助和保护，不可能任由怒民奋殴而坐视不理——这无疑是在向起事的苏民传递极其危险的信号：即他们可以通过自发的暴力方式通过冲击官府和人员达成政治诉求。尽管能够召集多阶层民众铤而走险的政治诉求往往能够占据基本道义的制高点，但由此而起的权威丧失及社会动荡的代价和风险则远未可预料。如何居于两者之间穿针引线，既能交付上命又安民息怨，寇慎的作为可谓重要而微妙。

时年十四的昆山人顾炎武亲睹了天启苏州群体事件的突起与缓定，四十年之后他为寇慎撰写墓铭，备述其以知府之体“救一方之困，而定仓卒之变”^④的功绩。如朱燮元一样，寇慎的作为以维护苏州社会秩序稳定为基本目标，他没有出送兵弁进行强力镇压，而是以一人之力“周旋上下间，化大事为小事”^⑤，竭力避免事端扩大，这是符合苏州社会及民众的根本利益。

首先，民变突发之时现场的地方官员中，寇慎官阶虽非最高，但他平日“素

^① 吴肃公：《街南文集》卷15《五人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8册，第253-254页。

^② 汪琬：《尧峰文钞》卷36《周忠介公遗事》，《四库全书》第1315册，第587页。

^③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628页。

^④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7、8页。

^⑤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7、8页。

得民”^①，这就使其在民变乱势中仍保有威信，并倚此初弭干戈。

公（寇慎）挺身入，从容语曰：“今日周吏部赴京，未必便死，汝等作此举动，反贻之害，不如各散归家，本府与上台计，具疏保救，庶或可全。”至日晡时，众始退。^②

缙骑系阉党爪牙，其恃威助虐、欺凌地方之种种言行早已结怨于民，此番至苏逮人，虽系衔命于奄首之矫旨，但毕竟持有驾帖，令出刑部。苏民于公堂之中群起而上，奋殴朝廷办差之人以至酿成命案，实属非常之端。对寇慎来说，当务之急即是迅速制止住暴力蔓延的势头，这是徐图后计的第一步。得益于平日勤政善民所积累的公信，在巡抚、巡按失却民信而临此事端“不能语”^③的情况下，正是寇慎与吴县知县陈文瑞出面“复数为温言譬之”，方才初定乱局，“众乃解去”。^④

其次，寇慎依靠民望和官信初步稳定现场秩序后，苏民与缙骑的对立紧张态势并未弭解，“苏人之围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间，千百为群，屯聚不散”，极有可能再起干戈。对在民变中受伤的缙骑，寇慎则“命医疗其伤者，以兵守之”。经驿丞奔告胥门缙骑被殴后，寇慎亦迅速“出城慰谕”，发现有“匿舵尾下，幸不死”的校尉，则“具衣冠送之出境”。^⑤苏民与缙骑的矛盾焦点集中在周顺昌的逮捕上，这也是民变爆发的导火索。如何设法力保缙骑完差离苏赴京，这不仅是寇慎作为知府的职责，也是最终平息民变的必由之径。

（寇慎）阴具舟于河。数日天雨，围者少怠。公亲往西察院，谓校尉曰：“可去矣。”愤之，并死者之槽，宵行送之出境，然后宣旨，令周吏部就逮入京。而兵守空署如故，越一日，众始知已行。^⑥

但是，群体事件参与者的围集态势并未随着缙骑离苏而纾解，主要原因在于担心官府降罪广捕。“开读之变”事体甚大，最后的黜陟大权虽非操之于寇慎之手，但他的作用并不是微乎其微。在阉党权衡如何处置民变期间，寇慎尽己所能，动员并争取一切力量来争取朝廷的宽大处理。

^① 汪琬：《尧峰文钞》卷36《周忠介公遗事》，《四库全书》第1315册，第587页。

^②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7、8页。

^③ 《明史》卷245，列传133，《周顺昌传》，总第6354页。

^④ 汪琬：《尧峰文钞》卷36《周忠介公遗事》，《四库全书》第1315册，第587页。

^⑤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8页。

^⑥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8页。

其一，亲睹民变全过程、且受信于魏忠贤的应天巡抚毛一鹭关于民变的疏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阉党的态度，寇慎“知抚、按素与织监善，说之，令求解于忠贤，疏中委曲其事。”^①其二，寇慎“密诇得首事者颜佩韦等五人，以他事摄之下狱。乃榜曰：罪人已得，余无所问，于是一麾而散。”^②这样就使得因惧罪而在缙骑离苏后仍然屯集的苏民终得散去，紧张态势的及时结束无疑是在向处理意见未趋明朗的朝廷传递积极的信号，力促其不致深究。

事件前后的朝廷大权实操之于阉党之手，对明确发出异己反抗之声的苏州民变不能不忌憚而严惩。但苏州不同于它府，实为京师乃至国库所倚重的财税之地，朝中阉党亦有人意识到“运期在迩，地方有事正当示以宽大而复以严旨激之，果有他故，谁任其咎”，拟旨中更“有本日解散姑不深究之句”。^③可证寇慎的远略卓识委实不虚。

纵观寇慎在处理群体事件全过程的言行作为，可以说没有显示出在缙骑和民众任何一方的明显偏倚，正是这样一种貌似中允的立场使得他能够突破各方对弈的紧急态势，以暗助缙骑完差出境交付上命，同时又未动兵戈达到消解群体事件的最终目的。即使是被其捕之下狱进而问斩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马杰、沈扬五人在临刑前亦“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④寇慎能够办到这一切并不容易，“向非公平日之恩，素结于民心，当此众怒如水火之时，焉知不激之挺而走险以成意外之患耶。”^⑤此一句点出了寇慎之于天启六年苏州社会的重要意义。

三、周一梧临变失宜

在突发而至的事变面前，并非每位知府都拥有如朱燮元、寇慎般的官威民信和政治智慧。万历三十一年正月，时任苏州知府周一梧在主试童生时，不期为生员群起而驱逐，素读诗书大义的生员“鼓噪登堂，欲欧太守”，而周一梧只能“谨匿厨溷中以免”，^⑥此事最终导致知府去职，在明代苏州历史上绝无仅有。

该事之起，在于周一梧本人在府学考场秩序方面部署无法，为别有用心者借事发挥提供了口实。当日常熟与太仓同试，赴考与送考之人众多，“两学诸生，护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8页。

^②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8页。

^③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629页。

^④ 《明史》卷245，列传133，《周顺昌传》，总第6355页。

^⑤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9页。

^⑥ 万历《常熟县志》卷7《叙官》，第73页，总第856页。

送子弟肩摩趾错，填塞街巷”，当考场大门打开后，更是“一拥而入，哗声鼎沸”，考场无序局面在唱名过程中更为混乱，“前列者或尚未入，而在门以内者或非唱所及也，哗益振。”周一梧命令在场的常熟县令谭昌言“执一生以示威，适一生方巾在侧，挥扇谈笑，执去，乃孙汝炬也。榜之十，哗少定，乃散卷出题，门亦掩矣”。接着，因恶谭昌言执法而生隙的无品儒生邵濂借题发挥，欲借此事生端泄愤，“乃大呼于门曰：‘县令杀秀才，诸君未可退也。’一呼而集者几百人。濂乃取一纸大书揭院门及诸通衢曰：‘青衿被杀，通学共愤，愿从诸同袍，击杀青衿者’。”因周一梧平日中为人“刚狠多欲，郡人呼为周欲刚”，^①且榜执无辜考生之事历历见于人目，许多不明真相的生员迅速聚集在一起，“谓‘士可杀不可辱，有司何以挞士？’一唱百和，遂攻门入。”^②仍坐镇考场中的周一梧丝毫没有意识到生员群聚击门所预示的紧急情势，当守门人向他汇报时，他认定集众“是必告考者听之，当自退”。但是，事实立即证明了他的误判：

未几，挟门入，鼓噪登堂，周尚指挥五百捍之，印吏前白曰：“盍少避人，众锋不可犯。”周始起入后堂，群少年尾而拳殴之，赖印吏背掖，不甚伤，止断其腰带，绝其两裾。院址故倚城，则又从城上抛掷砖砾，乱下如雨。周匿迹濠中始得免，夜半乘昏，微服归衙。^③

经此一事，周一梧官威顿杀，不久去职。生员群起鼓噪本已非同小可，加之威胁到一府正官人身安全，对上峰来说更是罪不容恕。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诏停常熟科，仍逮系太仓常熟昆山诸生数人。”^④这些激于义愤加入到驱逐队伍中的“就逮诸君，轻者配，重者遣，贫而无给者、不胜捶挞者往往庾死请室，历数年而不解”，其中就包括无辜被执杖的孙汝炬。最令苏人惋惜的是因此事而改调婺源谭昌言，“以谭公之仁慈恺恻，真万民父母，近代所希觐者，亦竟以劣调去，阖邑衿绅靡不惜之。”而蓄意散布谣言“挟众以快其私”^⑤、对此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邵濂却逃脱了应有的惩办。

生员冲击公堂事件，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均不能与万历、天启间二事相提并

^①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5《书癸卯事》，《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101页。

^② 万历《常熟县私志》卷7《叙官》，第73页，总第856页。

^③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5《书癸卯事》，《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101、102页。

^④ 万历《常熟县私志》卷7《叙官》，第73页，总第856页。

^⑤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5《书癸卯事》，《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102页。

论，但是朝廷的处理却明显严厉得多，这样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周一梧所具有的民心向背与应变能力无法与朱、寇相提并论。周一梧的性格刚狠多欲，以强硬手段平息管久领导的织工集中抗税事件，这与前任朱燮元的晓谕主抚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崇文尚雅的苏州府百姓尤其是士人而言，他显然不是以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守”形象出现的知府。一次普通的整顿考场秩序之举，竟致演变为生员群起驱逐知府的恶性事件，而后更是引发了一连串的负面后果，给苏州府内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无谓的侵扰。邵濂辈谣言惑众、挟公利私的行为诚然是事件发生的重要诱因，周一梧本人的民望不佳与临变失宜确为导致局势失控和恶化的关键之所在。

周一梧原本并非兴事者的既定目标，“濂意在谭公，而谭公平日则人人所爱而敬者，故得不犯，而快心于周，亦以其平日欲刚之故。”^①但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却迅速取代被诬杀秀才的县令，而成为生员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止息突变所必须的民信基础是他所不具备的，在汹汹民情积渐上扬的同时却一再低估其中的力量，对局势的误判最终葬送了息事宁人的时机，连自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对苏州府民而言，他的去职并不可惜，可叹周守之去的同时，贤令转调、一邑停考、生员被系，而元凶却得以逍遥法外。此一役中，全无赢家，只是间接成全了一个无品文人的险恶居心。

^①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5《书癸卯事》，《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102页。

第四章 复杂特殊社会关系的应对

第一节 周旋上下

一、中央权力注视下的苏州知府

(一) 苏州知府与皇权

随着丞相制和行省制的废除，明朝历代君主得以独拥国家各种大权于一身，其大政之实行、大权之实现，是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权力层级来运作的。知府即为地方层面的二级行政机构首脑，是秩正四品的地方中级官员。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明代，苏州知府之权授自皇帝，为朝廷担守土治民之责，当征税督粮之差，此与别府无异。但苏州知府与皇帝及其附衍政治力量内官的互动关系较天下它府而言更为密切，这是由苏州府在全国政区格局中的剧要地位决定的。

知府虽不直接对皇帝负责，但皇帝在与知府的关系中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对知府的赏、迁、降、贬乃至罚、杀大权均操之于皇帝一人之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苏州知府与皇帝的关系是绝对的遵命和掌控。而内官虽为皇室家奴，但却能够直达天听，实为皇帝心腹，是历任苏州知府轻视不得的中央重要政治力量。

首先，明代诸帝中但凡勤政之君，均注重慎择苏州知府人选，以守之能副配地之要。如洪武间魏观之任，乃因“上察观治才最，命为苏州知府”，而且当他辞行赴任时，“高皇后亦有赐”^①，这一殊有礼遇足证明太祖对苏州知府人选的重视与殷望到了何种程度。又如宣德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钟用尚书蹇义、胡濙等荐，擢知苏州，赐敕以遣之。”^②有明一代知府“有敕自钟始也”^③。另一个例子是巡抚刘孜因赏识林鹗在镇江任上的作为，“以鹗材堪治剧，请与苏州姚堂两易其地。”^④这一不同寻常的人事变动最终获英宗批准，说明在英宗心目中亦认同苏州知府在众府知府中地位突出，剧郡治效所系，必简才干超群者方能胜任。

^① 何乔远：《名山藏》卷 59《臣林记·洪武臣四·魏观》，《续修四库全书》第 426 册，第 545 页。

^② 《明史》卷 161，列传 49，总第 4379-4381 页

^③ 袁袞：《皇明献实》卷 20《况钟》，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 30 册，第 452 页。

^④ 《明宪宗实录》卷 160，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戊子，第 4 页，总第 2925 页。

其次，苏州知府对皇帝交办的事项，无论大小，总是竭尽全力保证圆满完成，宣德九年，苏州府一次向内府上贡促织（蟋蟀）1000个，这是况钟任内的事情。从往来公文中看，况钟奉宣宗之命采办促织，成事显速：七月初六日宣宗敕谕其协同内官采取促织^①，十七日知悉后，况钟仅用十日便采办完备，并差县丞亲自进缴^②。宣德帝是明代诸帝中较有作为的守成之君，“仁宣致治”亦向来为史家所称道，他以喜好观赏斗蟋蟀而被称作“促织天子”，内府所进蟋蟀采自民间而责成地方官办理也是寻常之事。但这一负担无疑都转嫁到百姓身上，甚至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

宣庙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遣，觅得其中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跃去矣。妻惧，自经而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③

宣德间江南苏州富庶之地恒产恒心的粮长之家，因所办促织不慎遗失而慑于府命难应，竟至家破人亡。查宣德间主政苏州者前有李从泰、余士贤，后更是政声卓异的况钟，虽无法断定这是何任知府间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位知府在遵照中央政府之命采办对象时，均无可避免将对地方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程度不一的损害。

再者，终明之世，苏州知府与内官没有公开交恶的事例发生，双方大体能够维持至少是表面上的相安共处。洪武年间，太祖法禁森严，奉行严抑内官的方针，内官对于地方的侵扰极其有限，时至永乐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州府中不仅常年驻有织造内官，更因地属富庶，是外派中使常至之地，历任知府都免不了与这些直达天听的内官打交道。宣德间，苏州府中的内官不但对苏民之财尽行剥掠之举，更至缚笞县内属官以至官威减杀，是作为一方官长的知府况钟所无法容忍的。他定策用智，对府内的中官势力进行了有效的抑制：

时承平岁久，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如苏州一处，恒有五六人居焉，曰来内官，罗太监尤久。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

^① 况钟：《遣赐采办物料笺》，《况太守集》卷5，第62页

^② 况钟：《遵旨采解物件奏》，《况太守集》卷9，第104页。

^③ 皇甫录：《皇明纪略》，《丛书集成初编》第3962册，第21页。

剥。民祈求无艺，郡佐、县正少忤则加捶撻，虽太守亦时诃责不贷也。其它经过内官尤横，至缚同知卧于驿边水次鞭笞，他官动至五六十，以为常矣。会知府缺，杨文贞公以公荐而知苏州，有内官难治，乃请赐敕书以行，文贞难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数“毋”字假之以柄。下车之日，首谒一势阉于驿，拜下不答，敛揖起云：“老太监固不喜拜，且长揖。”既乃就坐，与之抗论毕，出麾僚属先上马入城而已，御轿押其后。由是内官至苏皆不得撻郡县之吏矣。来内官以事杖吴县主簿吴清，况闻之，径往执其两手，怒数曰：“汝何得打吾主簿，县中不要办事，只干汝一头事乎。”来惧，谢为设食而止。于是终况公之时十余年间未尝罹内官之患也。^①

况钟之所以能够开创苏州府“十余年未尝罹内官之患也”的新局面，是其本人政治智慧和有利施政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一，况钟对抑制苏州府内的中官势力准备充分、方法得当，所以能够顺利达成既定目标。况钟曾在县衙任吏员八年，后在吏部仪制司充当主事十六年，拥有基层和中央两个层面丰富的政治阅历和经验，他绝不是一个只知经书大义却不晓世情人理的懦懦之官。当被宣宗委任新职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苏州府内中官难治的问题，继而请赐敕书以作为震慑内监的法宝。到达苏州府后，况钟先后以软硬两手有选择地对苏州府内官中的实力人物进行打击。软的一手施之于过境的中官，硬的一手则用来对付常驻苏州府的来内官，双管齐下而正中对方软肋。

其二，况钟在朝中的深厚背景是势焰的内官为之忌惮的重要原因。况钟先前在朝中办事多年，其职非显而其位甚特，祭祀活动中经常陪侍在皇帝之侧，是皇帝信赖的能吏。内官虽倚仗皇权欺压地方，但不能不顾及新知府的特殊背景，且况钟所奉有的御赐敕书，更是双方实力天平上的重要砝码。且况钟本贯江西，而当时朝中“三杨”为股肱大臣，以杨士奇领衔的江西籍官员势力庞大，事实上已经成为朝中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域官员集团。这一集团注重成员之间的相互奥援，况钟的外放剧郡，即得力于江西官员集团的荐推。

其三，客观而言，宣德时期的内官势力并未形成大气候，朝中类似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的权阉还没有出现，皇帝亲操权柄，政治尚属清明。在朝中拥有深厚支持基础的况钟才有可能运用政治智慧对地方上的内官势力出手进行抑制。即便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具胆识有谋略如况钟者所能采取的抑制方式也非

^① 杨循吉：《吴中故语·况侯抑中官》，《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五编，台北新兴书局1984年版，第2414-2416页。

诉之于律法公开处理，而是采取刚柔相济且留有余地的个人处理方式。这既体现出况钟的政治智慧，也是内官势大难以硬拼的现实选择。

其四，况钟抑制苏州府中官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方面鉴于内官鞭笞府中属官的行为致使苏州府官威减杀，知府既为府内最高长官，有必要为属下张目复尊；另一方面内官的骄横跋扈实质已经影响到苏州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秩序，此即况钟怒斥来内官“县中不要办事，只干汝一头事乎”一语的题中之义。内官“打吾主簿”是激怒况钟的根本原因，而维护属下尊严正是知府的份内之责，这深刻反映出况钟维护苏州府官员群体尊严和利益的基本立场。但事实上况钟本人与内官的关系甚密，曾经使用过内官来福借与的黑漆坐轿，以至成为遭人告发的口实。这充分说明他同内官之间不但没有交恶，而且相当密切。

况钟以后的历任苏州知府，均保持了这样一种与内官至少是表面上的相安共处状态，这是明中后期以来中央政治权力态势变化在地方上的鲜明体现。自英宗、宪宗以来，皇帝荒嬉怠政的现象渐趋严重，朝中内监势力渐至坐大，况钟之后的苏州知府，虽不乏忠勇有谋之辈，但在与中央权力层级的关系方面，无论是皇帝的赏重与否，还是朝中重臣的奥援轻重，都无法与况钟相提并论。如天启间“周旋上下间，化大事为小事者”的寇慎，虽凭借自身胆识与智谋成功化解了“开读之变”可能对苏州社会造成的危机，但被当权的阉首魏忠贤所忌而借他事以斥，寇慎“自度不免，会丁继母忧，解官归。”^①

明代权阉当政的时期，易志投靠的官员并不是没有，正德二年由工部郎中升任苏州知府的鲍鞏即是一显例。鲍鞏本已委任为太原知府，因慕羨苏州府的富庶，遂通过贿赂当权的太监刘瑾而得以改知苏州府，从其得官之始末中尽可以想见治下苏州百姓生活之不堪：

鞏先知太原，慕苏富庶，因赂刘瑾得改调，及莅任，始知赋重，叹曰：“苏亦虚名耳。”乃大肆诛求。缉事者廉得其实，令查盘御史逮问。吏科都给事中李宪因劾鞏脏入累万，盗脏不如若止就彼取问不足为戒，乞下诏狱究之，得旨。……鞏在郡无事时遇有衣纨绔过府门者，辄令隶曳入杖之，迫以出金赎罪。他日有请归取金者，急脱其纨绔而亡，隶恐，乃妄捕一人，即被以纨绔引入代偿其金，其白画攫利多类此云。^②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第10页。

^② 《明武宗实录》卷57，正德四年十一月辛未，第3页，总第1272页。

被给事中弹劾后，鲍攀最终坐实赃罪而被发往抚顺天千户所永远充军。

（二）苏州知府与朝臣

正统以降，苏州府县士子在科举考试中持续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明显优势，他们中的一些人得以循此阶梯晋身朝廷重臣。对于苏州知府来说，苏州籍的朝臣他们处理与中央权力关系时势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特殊群体。出于乡土情思，这些朝臣往往对故土的事务比较关心，苏州府是他们与身为外乡人的知府间联系的纽带。

即以明代苏州府中大政之赋役制度的改革事项上，不论是滕德懋支持金纲上书减则，还是顾鼎臣在朝中与王仪遥相呼应、上下奥援，都是苏州籍朝臣利用自身政治影响力襄赞苏州府政务厥成的典型例证。此外，当知府入觐时遇有难题，也往往会向在朝中为官的苏州士人寻求帮助。如弘治间曹凤在知府任上入京谒见宰臣，因被问及治下不甚相熟的沈周情况时无言以对，其求助对象即是在朝中办事的苏州人状元吴宽。

在苏州知府与苏州籍朝官的关系中，融洽无间的事例虽为数不少，却并不是全部。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士绅之家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的现象日益严重，有些即是本籍朝官的亲属戚友。苏州知府并不缺少惩治这些不法贵戚的权力，往往以逢迎权贵故不问不办，但并非没有敢于秉公执法的例子。如万历十八年至十九年在知府任上的湖广人石昆玉，一反前任们对大学士申时行戚友的逢迎态度，依律查办其不法行为。

石昆玉字汝重，别号楚阳，万历己卯中乡试第二，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督漕浙江，洗除积弊，浙民感之。内升员外郎，历郎中，秩满，迁苏州知府。清廉著声，当时有石苏州之目。苏人大学士申时行，昆玉座师也，时行亲串在籍者，守令多伺意迎候，昆玉耻之。其舍中儿暨戚某横里闾，昆玉俱械系之，按状付法。书报时行。时行为优容，手慰答之。^①

石昆玉能够不畏大学士之权，不顾座师之谊，依法拿办当朝权臣的亲戚，其于此事中所展现出的勇气与正气是相当不容易的。须知治下贵戚不法一事，虽是府县内政，但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知府们处理与中央权力层级政治人物关系的方针与态

^① 光緒《黃梅縣志》卷24《宦績》，《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24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頁。

度。从“守令多伺意迎候”一语，可见苏州知府中如石昆玉般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之人并不常见，多数知府处理类似问题的态度仍趋模糊，表明即使身为府中最高行政长官，在治理府政中也不得自主，尤其受到来自上峰的各种掣肘。

此外，不惟苏州籍朝官出于乡土情怀而与苏州知府保持相当的互动，即以宣德、正统间的况钟为例，他因不识府中避居陋巷的高士尤安礼而受到冢宰杨士奇委婉的责难：

况太守钟入覲，杨东里询其起居，钟无以应。东里曰：“公为守土吏，乃不识尤文度邪？”钟归，访之，见一老络丝卷中，布衣紃屣，环堵萧然。钟欲割官地益宅，谢不可。遗以金，亦不受。乡人至今传为美谭。^①

尤安礼字文度，苏州府长洲县人，“少从父寓武昌，与杨尚书翥、杨文贞士奇友善，相厉以德业。”^②建文中举于乡，官至贵州布政司参议。杨士奇是当时朝中江西官员集团的首领，他对同属于这个集团的况钟是看重和提携的，但并非没有批评，上述之事即为一例。

二、区域政治运作中的苏州知府

（一）苏州知府与抚按

明代京师初定于南京，永乐十九年帝都北迁后逐渐形成了南、北两京制度，苏州府先属京师，后归南直隶。南京六部官员、应天巡抚与巡按御史是明代苏州知府行使职能过程中的监管者，其中与后二者的互动尤为密切。抚、按之设立并非同时，权职亦有区别：巡按是都察院的常设定员官职，监察御史在外巡按，例“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③而巡抚一职在各省的专设则始于宣德五年九月丙午，宣宗擢升赵新、赵伦、吴政、于谦、曹弘、周忱六人为侍郎，分赴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山西、山东及南北直隶总督税粮。此后，随着专抚地域范围的扩展以及出抚官员队伍的稳定，巡抚由临时派遣逐渐过渡到专职久任，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政治制度固定下来。

应天巡抚、苏州知府以及巡按御史的品秩、任期以及选任均有各自的成制。

^① 朱彝尊撰，姚祖恩辑：《静志居诗话》卷6《尤安礼》，《续修四库全书》第1698册，第194页。

^② 《贵州布政司参议尤安礼传》，载《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103，《续修四库全书》第531册，第82页。

^③ 《明史》卷73，志49，《职官二》，总第1768页。

其一，巡抚级别较高，品级由正四品至正二品不等，其任用程序也颇为隆重，“旧例在内地者会户部，在边方者会兵部推举”，自嘉靖十四年八月起“会九卿推之，如京堂例。”^①且自景泰三年刑部右侍郎耿九畴“转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大臣镇守、巡抚皆授都御史”^②。百姓民生、吏治边政等均位列巡抚管辖范围之内，以苏州知府言之，应天巡抚位列其地方政治层面中最重要的上峰之一。其二，虽然巡按御史的品级仅正七品，但究属“必都察院咨取”^③的监察官员，而且“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④可谓以小驭大，为苏州知府治理府政的重要监督者。

府之大政在刑名、钱谷二项，所以六部中以刑部和户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苏州府内大政虽多数归于中央六部批复，但就体制而言仍归辖于南京六部，知府与南六部官员有时就府中具体事务的措置中主张不一，政见中的分歧甚至演变为相互之间的攻讦。宣德后期的知府况钟与主管江南农事的南户部侍郎成均就治农官的存革问题上意见不合：

……侍郎成均所管本府七县治农官，设立圩长、圩老九千余名，俱系役过粮长大户，近年以来，公然接受状词，挟制粮里，本分差役不当，户内税粮不纳。又包揽小户，粮革入己，放债、盖房、造船、买马、娶妾费用，钱粮拖欠，负累官府。甚至役使小民在家种田，摇船出入，生事害民，非止一端。本官明知，不行禁止，查无旧设事例，已行除革，续据昆山县粮老陆茂等来告，治农县丞吴仲郢贪脏害民，钉解赴京。……臣又看得各县地面低洼，若或天雨水涨，无法可治。遇旱之年，近水入户，自行车救；高阜去处，亦无良法救济。虽有治农官员，不过虚设旷职，无益于民，奏准催粮。又体知府城内有等无籍之徒，经年累岁雇与乡民替当馆夫，营充门子，祇侍使客，拨置害民，引宿淫妇，出榜禁革。^⑤

况钟以治农官员的设立既无大益且易生弊，所以上奏请革。宣德六年二月，户部同意况钟之请，在苏松嘉湖等六府中“遂改治农官为催粮官”^⑥。这无异于限制成均在苏州府农事管理中的权力，自然会引起后者的反感与抵制。果不其然，

^① 夏燮：《明通鉴》卷56，《续修四库全书》第365册，第590页。

^② 《明史》卷158，列传46，《耿九畴传》，总第4322页。

^③ 《明史》卷254，列传142，《曹于汴传》，总第6557页。

^④ 《明史》卷73，志49，《职官二》，总第1768页。

^⑤ 况钟：《遵旨辨明诬陷奏》，《况太守集》卷11，第122页。

^⑥ 《明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二月己亥，第3页，总第1756页。

宣德六年三月况钟回乡丁忧，

有各县人民前去本官（成均）处告保，发放云：“只有他好，再有好的我与御史计较，不准你们保了！我自保孙知府来”等语。其人民不从，又赴本府告保具奏。^①

不仅如此，成均暗中收集到一些不利于况钟的证据，默许并支持苏州府中某些人检举揭发况钟及其属下的违规之举：

吴县在城军民顾忠等状首：“本府皂隶顾信带领不识姓名一人，称系况知府家人姓范，带得二十余石红曲来着尔发落，寻得铺户金震面议，时价每石六钱，本隶传本官分付要价二两，不敢计算，散与铺户王思信等一十九名，通该二十二石五斗，其银四十五两，陆续付与顾新、范舍将还本官去讫。”又据医户张琳等亦首，“皂隶顾信带知府家人姚舍，着令称建独活六百斤，每一百斤值银七钱半。因见知府药材，共将银六两付还本隶。”又据粮长沈恒吉等二状首，“本年二月内，知府况丁忧起程，共辖青白罗二匹、蓝青纱四匹、画二轴、花席三十条、白米六石，送与本官。”又据吏金升、皂隶朱阿佛等首，“知府将常熟县发卖私盐官船一只，取姚枢杉木三十根修整完备，将江西奉新县客人湛孟礼出名，卖钞一千八十贯，差升送至孟子河口。又用皂隶驾船回家留用。”又访得本官（况钟）母何氏，于宣德五年十二月内在家病故，次年二月闻讣，一向不举。至三月初九日，方才关府。……^②

况钟对被指控的贱卖贵买、收受财物的罪名不予承认，向宣宗声辩这些检举与揭发出自成均的指使：

本官（成均）怀恨，至本年六月内，将经历方宗信拿下，后拘粮长首告受赃钉解。又拘铺户、医户、皂隶顾忠等拷打，招臣有家人姚舍、范舍前来发卖红曲药材，多卖银两入己。拷逼粮长沈恒吉等招臣丁忧送纱罗等物。又设计改成首状，逼令各人依式誊写，顶名画字。又捏称臣不辨是非，禁死囚人等项虚词，朦胧妄奏。^③

^① 况钟：《遵旨辨明诬陷奏》，《况太守集》卷11，第122页。

^② 况钟：《遵旨辨明诬陷奏》，《况太守集》卷11，第121页。

^③ 况钟：《遵旨辨明诬陷奏》，《况太守集》卷11，第122-123页。

同时承认托人购买没官的私盐船确有其事，强调是用于运送亡妻尸棺回乡，

……臣止是因妻病故，有常熟县拿获贩卖私盐旧河船二只到府，照例送长州县估价，卖钞入官。彼时是臣着令同处客人谨孟礼于本县依价出钞一千八十贯，买船一只。用钞三百贯与客人姚枢，照依时价买小杉木三十根修理，载送故妻棺木，差皂隶朱阿佛等撑回原籍安葬。……^①

经历此番攻讦，况钟与成均之间非但没有通力协作的可能，甚至连共处都很难维持下去。宣德七年七月，宣宗将成均调任浙江巡抚，接替因用重法督粮而不得民心的赵伦。而况钟与另一位抚民巡抚、侍郎周忱的关系是无隙的，政事配合上更是十分和谐。

巡按御史是专职监察官员，“所至之处，博采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瑾者，礼貌之，荐举之；污滥奸佞者，威拒之，纠劾之。劝惩得体，人自畏服。”^②正因为巡按品秩虽不显而其荐劾之权却颇大，地方官员往往不敢怠慢。苏州知府况钟曾经专门上疏揭露地方官员曲意逢迎巡按御史的现象：

近年以来，各处巡按刷卷，公差御史多有违越礼分，其各处知府有等阉革贪脏，畏惧纠劾，不顾名分，献谀进谄。有出郭迎接、下马路跪候其过者；有照知州、知县丁立揖拜者；有跪听发放回答者；有被秽骂凌辱者，各失体统，无敢言论。间有执法奉公，不肯阿谀，却乃吹毛求疵，故将首领官吏借端凌辱，擅作威福，以为得体。似此善恶何由而分？贤士何由而进？非惟有乖《宪纲》，抑且故违礼制……乞敕大臣该部、都察院、翰林院儒臣定议，申明禁约，庶使谄佞无侥幸之门，正人有激昂之志。^③

然而礼制易定而实施难畅，地方官员一旦被巡按侦知其不端行为，则卑躬屈膝之态立显。成化十一年以监察御史升任苏州知府的直隶保定府蠡县人刘瑀，“周览度务，去其太甚，余惟镇静而已。中丞牟侔巡抚，大作威福，颇不以礼遇公，公亦无愠。牟败，公反怜之，人称长者。赋性简重，在位九年如一日。”^④但是九年之中刘瑀的廉洁并没有能够保持到底，

^① 况钟：《遵旨辨明诬陷奏》，《况太守集》卷11，第123页。

^② 况钟：《请申明御史知府相见礼奏》，《况太守集》卷9，第92页。

^③ 况钟：《请申明御史知府相见礼奏》，《况太守集》卷9，第92页。

^④ 王鏊：《震圃杂记》卷3《记守令》，第23页。

初守苏时，亦称简静，然始廉而终贪。有巡按御史张准者，行部所至，知府而下送迎悉行跪礼，瑀独不为屈。役瑀私钞关缗钱为淮所廉得，遂屈膝。故苏之谣有曰：“白面虎遇张猎户。”以瑀面白性猛故云。^①

巡按是明代苏州知府铨选来源之一，巡按苏府的经历使得他们得以深入了解府情，上任后可以迅速进入知府角色并做出正确决策。这一优势在天顺元年至三年的知府杨贡上得到体现：

杨公名贡，字秉魁，抚州人。先为御史，景泰五年按苏，时郡中大饥，死者相枕。郡邑皆冗官，巡抚邹来学号令烦碎，民被其扰，无所控诉。赖公独任其责，殫力拯飭。奏免灾粮若干万石，开仓赈贷，活民数万。满去，父老追送号泣。其后，守臣不职，苏出仕于朝者若刘祭酒诸公金举公以为代。天顺元年乃自贵州巡按受敕来苏，首立“惠民仓”，实粟以备凶歉；次发酷吏安纯等数人奸赃，政口赫然。^②

不可否认的是，巡按御史秉性各异，挟权作威的事情亦有发生。如宣德三年，御史李立和给事中孙确到苏、松、常、镇四府清理军籍，李立“锐意得军为功，不念民枉，凡军户绝者，必取同姓名或异姓之亲及承继产业之人加酷刑使承后。”^③而负责帮办苏州府清军事宜的张徽则“刻深敢忍，所治皆穷竟根柢”，仅吴江一县“被冤为军者总四百七十三名，而被杀者不可胜计，以一府七县计之则其数愈多矣。”^④宣德五年况钟上任后便向宣宗反映李立、张徽清军过程中的严重问题，松江知府赵豫也上奏揭发了李立等在府中的残暴行为，宣宗对兵部尚书张本等官说：“朝廷爱恤军民，本同一体，刻薄之辈徇私妄作，以致纷纷如此。”^⑤遣官再行复查以辨其冤。

此外，创设于景泰元年的浒墅钞关，作为明代七大主要钞关之一，是中央朝廷派驻苏州府中的一个重要政务机构。据统计结果^⑥显示，明代浒墅钞关差官方式

^①《明孝宗实录》卷 196，弘治十六年正月癸亥，第 11 页，总第 3626 页。

^②王辂：《寓圃杂记》卷 3《记守令》，第 21、22 页。

^③《明宣宗实录》卷 59，宣德四年十月戊寅，第 3 页，总第 1399 页。

^④乾隆《吴江县志》卷 57《杂录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20 册，第 304 页。

^⑤《明宣宗实录》卷 73，宣德五年十二月乙酉，第 5 页，总第 1706 页。

^⑥本结论建立在余清良对明代浒墅钞关建制沿革、差官方式的相关统计基础之上。详见氏论：《明代钞关制度研究（1429-1644）——以浒墅关和北新关为中心》，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的变迁，体现出中央户部差官监收与地方委官协助佐理交替进行、互有交叉的总趋势。除了极短时期的苏州府委官监守外，绝大部分的浒墅钞关榷使是由户部直接派驻的，并由户部会同抚按官选委苏州地方佐贰官佐之。钞关的日常运作，往往需要苏州地方政府在商户调查、货物集散等各方面予以其协助，榷使和知府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往来无疑是密切的。万历三十七年上任的浒墅关榷使陈吁谟来年升任苏州知府，是明代不多的例子。

（二）苏州知府与其属官

明代苏州知府在治理府政过程中需要借助府县各级官吏的帮办，后者的政品治性更是直接关系到官府在百姓中的声望。但凡有作为之知府均得留意纠察属官之言行政举，廉能者彰之，贪庸者汰之，惟行此赏罚分明之道方能澄清吏治、造福于民。

况钟莅苏之初即重视驭下之道，从他的自铭书中可以看出他力图以治吏入手以达安民的治政理念：

卑而不可不牧者，民也；迹而不可不察者，吏也；严而不可不用者，刑也；微而不可不崇者，德也。不植其德，难施乎刑。不施乎刑，难以正吏。不正乎吏，民曷由安之？

①

自宣德五年五月底宣宗特赐敕书委任况钟出任苏州知府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况钟在掌握了府县官员的基本情况下便开始对吏治进行集中整饬。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苏州府中与不法粮长、里老乃至豪绅勾结在一起通同舞弊害民的吏员进行整肃。因况钟以吏起家，深知个中款曲，所以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经此一役而树威于吏：

（况钟）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②

其后况钟着手裁汰究治不称职乃至不法的府县正佐官员。七月二十日，他上奏朝

① 《况太守集》卷2《太守列传编年卷中》，第43页。

② 《明史》卷161，列传49，《况钟》，总第4379-4381页

廷请求将“耽酒废职，廉耻无存”的苏州府经历司知事孙福以及长洲、吴县、常熟、吴江、昆山五县上至知县下及主簿的十一名“闾冗无为”之官撤换^①。同时根据常熟县里老的连名告保，奏请留任“提督农务，甚是得宜”^②的治农县丞王猷大。八月三十日，苏州府经历傅德（得）“以催并秋粮等项为由，非法用刑拷打，逼取银两等物入己”的劣迹被长洲等县粮长、皂隶揭发后，况钟经过审理，将其与追缴的赃银提解至京师“明正其罪”^③。宣宗就此事向众臣夸奖道：“知府一郡之表率，而行之自廉始。钟必能持廉，能持廉而后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属官之贪者必自敛矣。”^④十月初九日，况钟又先后将不法的昆山县知县任豫、县丞吴仲郢^⑤以及长洲县典史薛孟真^⑥提送至京，使用暴力手段拷逼银两入取私囊是任、吴、薛三人获罪的共同原因，此外薛孟真另有僭礼欺官、携妾扰民等不端之举。十一月二十四日，况钟奏请撤换长洲县令徐亮，原因是徐亮“管事二个月余，问其所管事务，俱推年老不知。六房典吏不能拘管，粮长里役不听约束。”^⑦宣宗亦认可“长洲剧县，须廉干吏乃能治”，而敕谕吏部“何以不量才授任，即选贤能者驰驿代之。”^⑧

况钟要对苏州府县官员人事格局进行大范围的调整，所面对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诚然宣宗的特赐敕书，许其“所属官员人等，或作奸害民，尔就提下差人解京。”^⑨这不啻是其排解阻力的尚方宝剑。但是被究治的正佐官员亦可以抓住况钟本人的“把柄”利用正常规范来达到“反向整治”的目的。如被提解至京的长洲县典史薛孟真向法司反控况钟治政中的四桩过失，包括包庇犯下命案和盗充公费的属官，以及接受内官坐轿和使用公帑招待过境太监。况钟专门针对他的反控上奏逐条予以辨明，包庇的事实并不成立，与内官的交往则确有其事，但都事出有因且有成例可循，法司也就没有再追究下去。

治吏之道，既有况钟式的惩恶彰善，亦有朱胜般的以静止贪。举人出身的浙江金华府汤溪县人朱胜，正统十一年以武昌府知府改任苏州，

^① 况钟：《劾罢闾冗官十一员奏》，《况太守集》卷10，第105页。

^② 况钟：《留治农县丞奏》，《况太守集》卷10，第106页。

^③ 况钟：《余解佐贰贪官奏》，《况太守集》卷10，第106页。

^④ 《明宣宗实录》卷72，宣德五年十一月乙卯，第7页，总第1688页。

^⑤ 况钟：《拿解县正佐贪官奏》，《况太守集》卷10，第107页。

^⑥ 况钟：《拿解县佐贪官奏》，《况太守集》卷10，第107、108页。

^⑦ 况钟：《劾罢闾茸官奏》，《况太守集》卷10，第108页。

^⑧ 《明宣宗实录》卷75，宣德六年正月庚辰，第3页，总第1739页。

^⑨ 《况太守集》卷5《特赐任苏州玺书》，第61页。

(朱胜)为人廉静少欲,勤政爱人,政尚中和,而吏法精练。听讼不待樗朴,物无遁情,两造简备,廷无疑囚,案无滞牍,非重犯不遣入囹圄,胥徒惟奉行文书,隶皂拱列而已。尝曰:“吏贪,吾词不付房;隶卒贪,吾不行杖;狱卒贪,不系囚。”人叹服之。在官数年,镇定不挠,民安而化之。景泰初擢江西右布政使,久而民思之。^①

朱胜通过简化行政程序而阻断胥吏与隶卒舞弊牟利的途径,这与况钟的强力治吏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是朱胜崇尚中和为政之道的自然结果,但同时也应看到朱胜之所以能够以镇定之策治剧郡,是与前守况钟苦心殚力严饬吏治的努力及其所开创的局面分不开的。

而万历三十四年由南京礼部郎中出知苏州的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人李右谏,以其对府务的精熟了解使得府中属官无法欺瞒于己:

李右谏字衮思,丰城人,万历进士。癸卯以南礼部郎中出守苏州……其接上端方而御下甚严,鉴别邪正,洞中隐微,人不敢欺。性强记,钱谷细数及人姓名过目不忘。在吴中数年未尝立异为高,而吏畏民怀,称为神明。^②

(三) 苏州知府与地方豪民

明代苏州知府是苏州府中最高行政长官,典制上的官民之别使得地方豪民无法在政治地位上与其等量齐观,但这一优势并不意味着豪民与知府关系中的绝对劣势。天顺三年,在位期间深得民心的知府杨贡之因罪离任,即事起常熟豪右钱晔“藉武臣求私觊,贡捕置于狱,摘其贼杀等十余事,将论如法,武臣为解救于巡抚,贡欲并举之,更构于朝,三年朝遣武臣逮贡与豪赴锦衣狱置对,贡不胜困苦,遂诬伏,勒归田里,远近冤之。”^③此事生动地反映出苏州豪右势力与知府间所存在的矛盾与争斗。

依据杨循吉的记载,杨贡对“豪压一邑”的常熟人钱晔之印象由敬转恶皆事出有因:

知府杨贡访朱汉房御史,晔在焉,衣服鲜美而语言容止并复都雅,贡敬之,既去,

^① 正德《姑苏志》卷40《宦绩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3册,第522-523页。

^② 乾隆《苏州府志》卷44《名宦三》,第19页。

^③ 正德《姑苏志》卷40《宦绩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3册,第523-524页。

问得是贲官，贲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与吾坐乎？”恶之。晔之寓舍在泰伯桥下，先是指何某呼角妓数人供宴，舟载经晔寓过，晔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衔晔，至是每短晔于贲。贲既深恶晔，得何言益怒。于是以事收之下府狱。^①

钱晔被逮下狱，在与之过从甚密的豪右之辈看来是一个唇亡齿寒的危险信号，而事实证明这并非杞人之忧：

初，晔之在狱，狱囚夜反，知县闻人恭白贲，请乘势棒杀晔。贲不肯，曰：“是何得好死狱中？”贲意盖欲显戮贲，并没其产也。^②

于是平日与钱晔相结为友的豪民们纷纷助银出力，“必欲胜贲”。首先即是用非常手段窥探杨贲的奏本内容，以此在巡抚处争取主动权，达到拖延时机的目的：

贲具本驰奏……晔家僮奴数百人，多有有智能者。贲之本既发上道，晔家人随焉。诈为附舟者，与贲本吏一路游处，卒赂之，发封窃视，尽得其所奏情罪。辞吏先往，预以本进焉，一一皆破贲所论者也。后三日，贲本始入，同下巡抚都御史邹来鹤推勘。邹特欲扶晔，故迟之，以贲难，抑不敢决。^③

接着，钱晔通过贿赂权贵，将之一地方事件升级到中央层面，以程序规范之名行构陷共诬之实。京中部司官吏纳贿成风，钱晔正是利用这一弊政达到从身体上折磨杨贲逼其服诬的目的。

晔遂使人以货谋于权贵，乞同提至京理对。于是贲与晔皆就逮北行。初将朝审，时方严寒，晔赂校尉，五更已缚贲，缚绳至骨，又不与饮，裸冻欲僵，莫能发一语。晔则饮酒披裘，至临入始一缚焉。于是贲辞不胜。贲至刑部，尚书某曰：“杨知府，汝作街头榜，用牌儿名缓语，此时已天夺汝魄矣，尚何言？”^④

^① 杨循吉：《吴中故语·钱晔陷杨贲》，《笔记小说大观》第25编，台北新兴书局1984年版，第2417、2418页。

^② 杨循吉：《吴中故语·钱晔陷杨贲》，《笔记小说大观》第25编，第2418、2419页。

^③ 杨循吉：《吴中故语·钱晔陷杨贲》，《笔记小说大观》第25编，第2418页。

^④ 杨循吉：《吴中故语·钱晔陷杨贲》，《笔记小说大观》第25编，第2419页。

钱晔的都司之官虽因纳钱而得，但究属朝廷承认，于是他利用这一点成功地将此案件性质由官民按办转变为官官攻讦，至此杨贡的政治地位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最后的审理结果是将杨贡与钱晔均降官为民。钱晔之官既非显赫，且为入货而得，革除之后并无大碍，但杨贡出身正统四年进士，“诚清苦无所私，其收晔亦深欲抑强而自立也。公不胜，货事遂以坏，惜哉！”^①

第二节 结交士林

一、志趣之投

洪武、建文间，苏州府身兼财税首区与京辅重地于一身，且又于开国初为统治者劲敌所据，是明太祖格外关注的新附之地。这一阶段苏州知府与府内士人的交往，并不能独立于特殊的政治形势之外，这从魏观、姚善的悲剧命运中可见出一二。

（一）魏观与高启

明朝开国伊始，往日富庶的苏州府在鼎革间因遭逢“戎事倥偬”，呈现出一派“百物雕耗，礼文衰落”的凋敝景象。洪武五年三月，经廷臣交荐，魏观以礼部主事出任京辅重地苏州府知府，上任后“惩陈宁苛政，锄暴树良，宽而且肃，敬老恤民，大建学舍，乃辟宣圣庙庭，举乡饮酒礼……力挽躬行，风教勃兴，封部皞然，课绩为天下最。”他所取得的斐然政绩不但深孚民望，亦极获帝心嘉许，洪武六年三月，魏观升任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工部侍郎王虎左迁继任。因“苏父老上疏愿留”，^②太祖亦“以苏州大郡，政务繁剧，非其人不可使理”^③，仍令魏观还任原职，而继任者王虎仅就职三日而去。二度出知苏州的魏观于洪武七年因府治“地湫隘，还治旧基。又浚锦帆泾，兴水利。”^④但是，这两件府役所引发的流言触及太祖敏感的政治神经，魏观因之获罪，并与本年九月被杀于京师。平日与他过从甚密的苏州名士高启、王彝亦因此案而受戮，其中“高被截为八段”^⑤。

魏观之歿，祸起修府、开泾所引发的流言，这与苏州府在明初政治中的微妙

^① 杨循吉：《吴中故语·钱晔陷杨贡》，《笔记小说大观》第25编，第2420页。

^② 廖道南：《苏州府知府魏观传》，载《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83《南直隶》，《续修四库全书》第529册，第415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六年三月己卯，第4页，总第1453页。

^④ 《明史》卷140，列传28，《魏观列传》，总第4001、4002页。

^⑤ 祝允明：《野记》卷1，《笔记小说大观》第40编，台北新兴书局1985年版，第296页。

态势息息相关。苏州府为元时平江路，张士诚在元末农民战争中以此为中心建立吴王政权，是明太祖的劲敌之一。张士诚将旧有府治据以为宫，而另在都水行司设立新治，新旧府治分立的局面相沿至明初。至洪武七年，魏观将府治由都水行司处迁回旧址，结果被人潜为欲兴张士诚既灭之基，此流言为太祖所闻，遂遣御史张度查访。张度“劾观非时病民，且有危言”^①，魏观之狱遂成。而高启、王彝之被杀，直接导因是曾为魏观作文，因文生祸。

高启与魏观的相识，始自高启应征入朝编修元史，“启在馆时为学士魏观所知”，相知甚密，当魏观于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时，高启时已辞谢朝廷授官而家居在乡，魏观为了更方便与故友相处而“为启徙居夏侯里，交接甚密”。两年后魏观于旧址重修府治，名忝“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受邀作《上梁文》，文中“有龙蟠虎踞语，观由是得罪，连坐及启，遂见法，年三十九”。^②王彝为府中才名卓著之士，他与高启一同应征参修国史，书成后以奉养老母辞官不就，因曾作《佳砚颂》呈给魏观，与高启同坐魏观事。

数百年后，清中期苏州人龚炜仍愤愤不平于魏观与高启等之死，

明初，芥视臣僚，以非罪冤杀者无算。予于魏苏州观之狱，尤痛恨焉。魏公治郡有声，即其浚河道，修府治，亦政中所应有事。一经诬奏，致贤守才士，株边蔓抄，虽极暗之世不至此，明朝之谓何？^③

龚炜的主张有其合理之处，可备一说。我们来细究最终导致魏观获罪致死的修府治、开河泾这两项事端，在怎样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酿成“贤守才士，株边蔓抄”式的悲剧。

张度奉命暗访后回奏太祖的两项魏观之罪：一是重筑府治于既废“王基”，以至引发“危言”；二为“非时病民”，即开浚锦帆泾于苏州遭逢天灾之时。查得洪武七年时，魏观（1305-1374）年近七十，手无寸兵，权亦非显，显然将他在张士诚旧宫基址上修筑府治附会为存有异心图谋作乱的“危言”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也只能是“危言”而已。但是，事发之时天下方定，四海人心初服，作为曾被劲敌张士诚统治十一年之久的苏州府，府内任何动向尤为牵动太祖敏感的政治神经，

^① 正德《姑苏志》卷40《宦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3册，第510-512页。

^② 乾隆《长洲县志》卷22《人物二》，第2页，苏州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年重刻本，总第1051页。

^③ 龚炜：《巢林笔谈》卷5《明初冤狱》，钱炳寰整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此其一。其二，太祖本人起自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尤其痛恨官贪扰民，因之洪武年间法禁森严，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治吏至严之期。他派往财赋重地苏州治政的信臣魏观，竟于天灾民困之时行修宫开泾事，以至劳民生怨甚至波生“危言”，这当然不能见容于太祖。

值得注意的是，魏观被杀后，朱元璋“寻悔，命归葬”^①，而且“令以礼遣葬，特赐谕祭，皇太子、诸王亦致祭焉。”^②这一礼葬规格绝无可能施于谋有异图之臣，由此观之，修筑府治于张吴政权旧宫基之上以致引发“危言”并非致魏观于死地的关键因素，甚至可以说，“修府危言”一案中的魏观并不如盛传般，是朱元璋所意欲借题发挥的主要打击对象。而恰恰是高启、王彝等与魏观相从甚密的苏州士人，才实为朝廷欲借此警告和打击江南地区不附己士人的既定目标。

朱元璋对治下之士所端持的态度是：“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③而前元及张士诚政权在苏州则加意于宽待士人，多以笼络，这使暴戾孤疑的朱元璋在争取江南士人的归附方面受阻不小。在元朝和张周政权下安享富贵功名的江南士子，无法适应并接受新朝统治者的专制高压政策，他们无意仕而纷纷告隐的不合作态度使得朱元璋势必要敲山震虎加以警告和打击。高、王二人都曾参修《元史》并入选翰林，但都称养归家不欲入仕。此番与魏观事连，高启所作《上梁文》中更有“虎踞龙盘”之讳词，无疑触发朱元璋对宿敌颇得人心的嫉恨，不惜罗织罪名杀一儆百。魏观之后的苏州知府张亨，与府中名士姚叔闰、王谔结交且默许后者不赴朝廷征召，在传檄天下的《大诰三编》中被朱元璋点名批评：

苏州人材姚叔闰、王谔二生，皆儒学。有人以儒者举于朝廷，吏部行下苏州府取赴京师。……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禄，匿于本郡作害民之源。事觉梟令，籍没其家。^④

张亨后因不察，被假千户伪造朝廷文书所骗，坐扰民作弊之罪而被梟首^⑤。明初朱元璋对江南地区不附己的士人采取打击压迫政策，而从魏观之狱与张亨之责中可以看出，就连与府中士人交往稍多的知府有时也难以避免牵涉株连。但高启

^① 《明史》卷140，列传28，《魏观列传》，总第4002页。

^② 《正德姑苏志》卷40《宦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3册，第512页。

^③ 《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第332页。

^④ 《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第332页。

^⑤ 《御制大诰续编·不对关防勘合第六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第295页。

易戮，士心难邀，即使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中，苏州士人对朱元璋的抵触情绪也未随之消弭。

（二）姚善与王宾、俞贞木、钱芹

靖难之役是苏州府在元明鼎革后遭逢的最大规模社会动荡。当皇室内部的政治斗争波及辖区之时，时任知府姚善坚决支持建文帝统，但未待集兵勤王而京师已破，反被部下缚献新帝终至不屈而死。明代中期苏州著名文人袁袞曾极力推崇他在建、永革除间坚拒不降的气节，认为在江南地区“比兵长驱，列俊皆望风迎降”的氛围中，“独姚公以苏州底节不下，伏敛而死，忠义之名施乎无穷”，诚其不易，而究其原委，则出于“卒赖得士之助”。^①

明初苏州知府之中，因以“惠政及民”望重于世者，有魏观、李亨、王观、姚善、况钟五人并称“姑苏五太守”^②，其中以姚善与府中隐逸士人的互动最为密切。姚善之治府政，常主动求策问计于当地士人，“好折节下士，敬礼隐士王宾、韩奕、俞贞木、钱芹辈”^③。

隐逸之性已定，官民之隔难逾，这就决定了姚善在双方的交往中居于主导地位。如长洲人王宾，虽“博综文籍，经史、诸子、历数、兵政、百氏、小说，靡不该贯”，但因其“制行奇狷，不娶不宦，貌甚寝，又以药点面及肘股，为创鬣发，短衣或箕，踞道傍爬搔”，以至“知者亦不敢荐达”。^④姚善主政苏州府后，“躬往候见，舍车步入叩门。宾问为谁，对曰姚善。乃开门延语。”^⑤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明初苏州府中的隐逸士人虽则行为特立独行，他们不慕朝廷宦宠，也并不拒绝来自地方贤守的诚意问达。但也有特殊的情形，如与王宾相类的韩奕，“洪武中与王宾俱隐于医，宾既为郡守姚善所礼，乃复因宾致奕，奕终不往。一日与宾诣之，奕走楞伽山，善随至。奕泛小舟入大湖，善叹曰：‘韩先生所谓名可得闻身不可得而见也’。”^⑥

辞章层面的交流并非姚善与苏州府士人互动的全部内容，姚善在建文、永乐革除间的政治抉择亦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兹以钱芹为例：

有钱芹自守甚高，善初愿见不可得。会俞贞木以明经见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学

^① 袁袞：《皇明献实》卷8《姚善》，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30册，第228-229页。

^② 朱国桢辑：《皇明开国臣传》卷8，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26册，第145、146页。

^③ 《明史》卷142，列传30，《魏观列传》，第4042、4043页。

^④ 正德《姑苏志》卷55《人物十六（隐逸）》，《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第696页。

^⑤ 张朝瑞：《忠节录》卷4《苏州府知府姚善》，《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0页。

^⑥ 正德《姑苏志》卷52《人物十六（隐逸）》，《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第695页。

官讲经书训士。一日馈菜于贞木，误致芹所，芹受之，吏觉其误，诣贞木以告，贞木曰：“钱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辞，必仰府公之贤耳。”善喜讶，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对使者曰：“芹诚幸见公，然芹民也，礼不可往见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风，请俟月朔胥会于学宫。”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质经义。芹曰：“此士子之业，公今事有急于此者”，善益竦然，请问之，芹但出一简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视之则皆战守制胜之策也。善心嘉之。时靖难兵已南徇，善于是密结镇、常、嘉、松四郡守训练民兵，相约勤王，而荐芹为行军司马。^①

吴县人钱芹，行伍生涯始自元末，国初曾“从大将军徐达出北平，绝大漠”，此后家居二十年，“甘贫守道”。他的声名为姚善所知，双方经过颇具戏剧化的过程而正式接触。钱芹为武生而非儒士，他所关注的自然不是经义等“士子之业”，而是干系甚大的时局变动，虽家居一隅而心实系于天下大势。经由姚善之荐，钱芹三度从军，“北陲有警，署行军断事，从征虜将军咨谋，会军府遣芹入奏，道病，卒。濒卒，犹条边事缓急上执政。”^②所谓的北陲之警，即为靖难之役，钱芹、俞贞木、姚善的个人命运纷纷被裹挟进这场皇室内部最高权力的争夺之中：

贞木禀性诚恇，尝潜心为已之学，故与众殊浮湛。至晚节益清静自娱。知府姚善方向文学，尊礼有道，以风民俗，数延致于庠序，行乞言礼，多荐达贫士，因以进者往往而是，然囊橐不继，空乏愈甚，不以干意。靖难初，劝善举兵，因逮赴刑部狱，事白，患疾，弗瘳。建文三年卒于京师，年七十一。^③

莫须有的唆叛罪名及牢狱之灾极大地损害了俞贞木的健康，最终导致这位苏州名士的逝去。而与之过从甚密的知府姚善，则虽有心保皇却无力回天，不幸被常熟人、礼科给事中黄钺言中，“苏州知府姚善，忠义激烈，有国士风，然仁有余而御下宽，恐不足定乱耳。”^④

是时，善奉诏还，兼督苏、松、嘉、常、镇五郡兵，勤王未及战，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走苏，约善共航海举兵。善谢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号

^① 张朝瑞：《忠节录》卷4《苏州府知府姚善》，《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0、61页。

^② 正德《姑苏志》卷52《人物十（名臣）》，第8页，总第3160页。

^③ 崇祯《吴县志》卷41《人物二（德望）》，第34页，总第3014页。

^④ 乾隆《苏州府志》卷61《人物十五》，第37页，总第4431页。

召图兴复，善取守土，义当与城存亡。”子澄遂去，善为麾下许千户等缚，见文皇，诘善曰：“若一郡守，乃敢举兵抗我耶”，善厉声，不逊，死之。时年四十三。^①

在镇江指挥童俊不战而降而导致江南上游门户洞开的危急情势下，姚善没有望风而降，他忠于守土职责，誓与苏州府共存亡，乱局中保持这样的气节是难能可贵的，他与苏州府士人在这一精神层面上达成了一致。

二、治政之需

经历了元明鼎革的政治动荡后，随着本地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本就积淀着深厚人文底蕴的苏州地区至明中期以降在文化成就方面渐入佳境。明初中期以来，苏州涌现出一大批名动艺林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乃至篆刻家等，其中更有兼多重文化角色于一身的“江南四大才子”等典型代表，可以说其时之苏州实为有明一代少有之渊薮盛地。这些或生于苏或成于苏的文化才俊，其阶层、功名、性情与境遇各异，但往往拥有非凡的文化创造力和表现力，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社会联系：世谊、师承、友朋、姻娅、仪宾、故旧等等。面对治下这样一批足以名动艺林的文化创造群体，幸逢时地的苏州知府并非这一时期置身局外的旁观者。

崛起于明中期的“吴门画派”是彼时苏州地区文化繁荣的表现之一，名忝该画派“明四家”之属的唐寅亦厕身于“江南四大才子”之列。终生未尝入仕的唐寅也曾着力场屋，并举弘治十一年应天乡试解元，不幸于次年深陷会试弊案以至黜废为吏而尽断功名之望。而会试弊案并不是唐寅在科举道路中的首次受挫，弘治十年唐寅在苏州府参加监察御史方志主持的提学考，险些丧失参加乡试的资格。当此关键时刻向他伸出援手的正是弘治十年至十二年担任苏州知府的河南新蔡人曹凤。

鄞县人方志于弘治十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南直隶巡行主持提学考，他以八股得以进身仕宦，不欣赏古文辞等“杂学”，“董学南畿，严立法程，先德行而后文艺。”唐寅天资聪颖且好为诗词书画，行为处事则不拘一格，种种皆为方志所不喜。他“察知寅，欲中伤之”，^②预录考试时将唐寅排除在外，这意味着将剥夺他

^① 张朝瑞：《忠节录》卷4《苏州府知府姚善》，《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61页。

^② 阎秀卿：《吴郡二科志·狂简·张灵》，《笔记小说大观》第18编，台北新兴书局1977年版，第2378页。

参加乡试的权利。《吴郡二科志》中对此事有所记载：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吴县吴趋里人。有俊才，博习多识，善属文，骈骘尤绝，歌诗婉丽，学刘禹锡。为人放浪不羁，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仆出知温州，意殊不得，寅作书劝之，文甚奇伟，林出其书示刺史新蔡曹凤，凤奇之，曰：“此龙门燃尾之鱼，不久将化去。”寅从御史考下第，凤立荐之，得隶名末，几果中式第一。^①

曹凤（1457-1509）以文林荐文而初知唐寅，其评语“龙门燃尾之鱼”中尽见赏识之意。他是一个爱才之人，且正以监察御史外任苏州知府，有能力对方志施加影响以扭转唐寅所临之困境。若非曹凤缘惜才故为唐寅出面斡旋，后者便名止生员而不得应乡试，遑论解元美名更是无所得处。

明中期苏州地区活跃着一批著名的文学家、画家、书法家、鉴赏家，虽然他们中许多人并未入仕或功名在握，但以其品行之高洁与才华之出众见重于世，且以乡梓、士交、世谊为纽带与朝中大员联系密切。这就使他们在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中得以凭借自身文化优势与地域影响力争取有利地位，即便是苏州知府，也往往对他们礼遇有加非有造次。比较有典型性的相关事例发生在弘治中后期曹凤主政苏州期间：

有曹太守者，新构察院成，欲藻绘其楹壁也，而罗致诸画史。有梅先生者阴入其姓名，出片纸摄之。先生谓摄者曰：“无恐老母第留，某所当画者，旦夕赴事，不敢后于他人。”或曰：“此贱役也，谒贵游可以免”。先生曰：“义当往役，非辱也。而求免于贵游，不己辱乎。”遂潜往。讫工卒，先他人终，亦不见曹而还。^②

沈周（1427-1509）虽为布衣，但并非没有机会登堂入仕，景泰年间的苏守汪潁即“欲以孝廉荐”^③，但沈周“筮《易》，得《遁》之九五，遂决意隐遁。”^④时已年逾古稀，且为“吴门画派”走向辉煌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是望重乡梓的苏府贤达。在旁人看来，以年高德重之身充作官府画工实乃“贱役”，可以通过与沈周有交游的权贵出面斡旋以免。但沈周并不以此为然，也不以应役为耻，欣然赴役

^① 阎秀卿：《吴郡二科志·文苑·唐寅》，《笔记小说大观》第18编，第2359页。

^② 张时彻：《沈孝廉周传》，载《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115《艺苑》，《续修四库全书》第531册，第520页。

^③ 刘凤：《续吴先贤赞》卷13《沈周》，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48册，第699页。

^④ 《明史》卷298，列传186，《沈周列传》，总第7630页。

而无怨言。但是，他的名声极广，终究通过极特别的方式使曹凤知之其名。

无何，而曹乃入覲，銜曹问曰：“亦知沈先生无恙否”，则漫应曰无恙。已而见相国西涯李公，复问曰：“君来，沈先生有书乎？”则错愕对曰：“有而未至，当附诸从事来耳”。时吴少宰方在詹府，曹仓皇走谒，问谁谓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状。吴乃具语之。

曹凤入覲京师，连遭两位朝廷大员相问治下沈先生事而全无印象，最后还是苏州状元吴宽为其释疑解惑，并协助其在大员前通关应付。

太守曰：“可奈何？”宽曰：“沈先生画，仆多有之，公代之缄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书也。”太守送东阳所。口遍谪吏卒，吏卒曰：“沈周也，公故使图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沈先生则已矣，汝辈不为我一言乎！”^①

太守抵吴，未至郡斋，先谒周，一见似曾识面，周曰：“某，曾陪诸工丹青贵署矣。”太守惭谢。^②

曹凤虽为一府之守，但毕竟身非吴人，对本地遗贤细况未必全熟于心，且明代苏州府为天下之雄剧大邑，府务繁杂非它府所能比拟，一时不知沈周其人并非大过。征召画工应役亦是府中常有之事，因缘好事者暗地具沈周名于征役之列，恰曹凤未察且沈周末邀权贵说项，种种错合作弄之下以至“吴门画派”的一代宗师被充画工图墙于衙。事出有因且极富戏剧性，以至现存有关沈周的传记材料中对此事多有记载，情节亦无大出入。表面看来，此事仅可观出沈周本人身怀有才且品端行正之德艺双馨风貌，但若联系时地与世事，则可借此事见出在明中期苏州地区文化成就达至高峰之时，文化因素在地方社会权力格局中的微妙影响，这与明初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自正统以降，苏州士子在科举仕业中的成功是地方势力得以壮大的背景。尤其在成化以后，以吴宽、王鏊为代表的一批苏州进士，凭借巍科高名在朝中出任要职，仕业中的成功使得他们有能力对乡邦官员构成一定的影响。即如沈周之例中，曹凤在覲见京官中遇有困顿，即幸赖有吴宽为之出谋划策。反向言之，苏州知府在治府政的过程中，亦不能不将本府乡贤的影响纳入考虑因素之中。曹

^① 何乔远：《名山藏》卷96《高道记·沈周》，《续修四库全书》第427册，第516页。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27《艺术列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3册，第427页。

凤回苏州后不待返府便直趋沈周家的事例，足以视作朝野之中苏州乡贤政治影响力事实存在的一个力证。

明初期，维系着官民之隔下的苏州知府与苏州士人关系的基础，是共同的政治理念与文化品位上，如魏观之于高启、姚善之于钱芹等。这样的关系虽则可贵且颇稳固，但多以知府本人的交往意愿与诚意为转移。然而明中期以来，情况发生了改变：知府本人的意愿与动力，已经不再是维系他与本府士人互动关系有无与程度深浅的唯一因素，如何与拥有强大的朝中乡梓势力作为奥援的苏府士人群体相处，无疑是治理府政中的重要一环。

其次，这一时期的苏州府权力格局中，文化因素凸显出一定的微妙地位。地方权力格局本纯为政治势力所主导，即就苏州知府而言，他所要应对的地方权力关系，无论是抚按之官、州县之属，还是任职于外的乡梓官绅，都应是曾取得功名且拥有官阶。但是，从曹凤与沈周、唐寅的互动实例中可以看出上述假设并非事实的全部。有些未曾拥有出仕经历的苏州士人，因之出众的文化成就得以独步士林、结誉公卿，就知府而言，他们不失为苏州地方社会中若即若离的文化政治力量。

嘉靖三年以安庆知府调任苏州的胡纘宗，掌政苏州三年期间，据王世贞追忆，“胡孝思尝为吾吴郡守，才敏风流，前后罕俦。公暇，多游行湖山园亭间，从诸名士一觴一咏，题墨淋漓，遍于壁石。”^①此言不虚，从留存下的酬答诗作中，可以见到胡纘宗不仅与乡居的名宦王鏊^②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也与名士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王宠等人多有往来。他们同游虎丘^③、太湖^④等苏州名胜，相互之间题字^⑤赠答^⑥。

^① 王世贞著，丁福保订：《艺苑卮言》卷7，上海书店1925年排印本，第页。

^② 胡纘宗曾赋诗《和方礼部时举寄寿溪翁相国次韵》以为王鏊贺寿，而王鏊亦曾为其作诗《胡太守孝思奉诏存问过太湖有作次其韵》、《胡太守再次前韵复答之》、《胡太守冬季存问谢之》。《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李天舒选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335页。

^③ 文征明：《吾尹邀游虎丘奉次席间联句》，胡纘宗：《陪徐户部、刘户部、徐翰林游虎丘》，《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第337页、159页。

^④ 胡纘宗：《与徐太史入太湖》，《泊胥口掣太湖月下作》，《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第165页、170页。

^⑤ 文征明：《书吾尹扇》，《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第337页。

^⑥ 胡纘宗：《赠文待诏征仲》、《衡山、涵峰胥台惠诗次韵以答》、《衡山、古溪诸君子复惠以诗次韵再答》、《归省后有怀王履吉》、《金山留别陈道复、王履吉、归体之、马宏道、金元宾二首》，《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第183、185、186、173、174页。祝允明：《次韵郡守胡公太湖二首》、《次韵郡守胡公阅城登姑苏台》，《鸟鼠山人胡纘宗诗选》第173、174页。

结 语

就明代典制而言，苏州知府与分布在帝国境内的 158 位同僚别无二致。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级，通过初期的征辟、荐举及此后逐渐完善和制度化的科举考试等途径而被甄选出，作为明代地方政治体制的中间层次在辖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文教昌盛程度还是城乡社会成熟程度言之，明代苏州府都是全国政区版图中引人注目的高地。因此较之别府长吏，苏州知府在籍贯分布、仕宦资质、任前经历与任后迁转等方面虽未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特殊性，但他们无疑在治苏过程中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局面，需要对更为超前和棘手的挑战作出合适的回应。透过有明一代知府治苏作为与影响情况的考察，使得笔者有信心认可这样的观点：即作为一个以历时性为表征的特殊政治群体，知府在明代苏州社会发展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其治苏之成败优劣、功过得失，不仅取决于本人的品节、才干、识见与历练，更与明代政治形势与苏州府超重地位紧密相关。

首先，明帝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以及知府本人资质与仕历的限定，使其治苏的理念和实践均追随自上而下的路线设计。

以均平赋役为例，况钟任上成功奏减 70 余万石的税粮，王仪任中最终促使官田制度瓦解，这两项善政之所以能够达成，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知府本人，而是中央朝廷迫于形势不得不为。这并不是说知府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缺乏足够的见地，请减重赋、均官民田的建议早在洪武初期即已有金炯因言致祸的先例。虽然围绕着官田制度的兴废，从力请减科的一波三折到均田均役的渐至佳境，显示出知府们在治苏过程中主动性与灵活性的不断提升。但知府虽为一府正官，在帝国庞大的官员架构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极其有限，他们的行政智慧和能动性唯有在国家既定大策下方得以顺势而动。

再以知府对府中“奢侈”现象的态度而言，宣德间况钟两次发榜禁奢、正统时李从智强力打击淫祀、万历中孙成泰严禁虎丘佚游之俗，这些都不是寻常之举，也并非同时期其它知府的普遍选择，显示出主事者向朝廷既定礼法规范的自觉靠拢。而背后的深层次驱动正在于他们入仕前后所接受的符合皇权利益诉求的教育和训练。

其次，明代苏州知府在治苏过程中的定位，兼具中央权力代理和地方民众代表两重性，这中间的分寸并不非常容易把握。诚然，作为中央直接选任的一府正官，明代苏州知府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的各项指令和规定。他们是明帝国专制皇权在苏州府各项利益取得的法定执行者和保障者：超重的赋税与徭役、无条件的上贡派征和常年不断的随需随索，能否完成这些法定或临时遣事，将直接关系到知府们官秩的升降和仕途的沉浮。但这绝不意味着其职其责的唯一和终极判量止乎于此，传统中国地方官员实质处于明显的二元评价体系之中，因为交纳皇差和安境保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并非同一指向的目标。

以万历、天启年间苏州府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群体事件为例，可以看出时任知府朱燮元和寇慎的立场和决策并没有表现出对斗争双方任何一端的明显偏倚。他们最终的目的不是一意逢迎上峰，因为万历帝纵容税官剥削地方的行为是他们所不能认同的，而阉党清洗异己的倒行逆施更是得不到他们真心协助。对朱、寇来说，最要紧的莫过于力维和局，保证苏州府这一帝国税源重地的经济与社会正常秩序不受或者少受扰乱，这既是治苏的基本责任，也是对国家在非常时期所做的特殊贡献。

但是，朱燮元与寇慎周旋上下、费尽心思来力图维护的社会秩序，显然不是一个适应晚明苏州社会客观发展的理想秩序。万历二十九年织工群起驱逐税使事件的策划与爆发，以及天启六年“开读之变”的不期而至，都显示出明帝国腐朽专制统治极大地阻碍了苏州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双方的矛盾已然冲破了原有的框架。朱、寇的力维和局，使得以群体事件形式为表征、旨在削弱明廷专制力量的苏州区域社会变革最终归于沉寂，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的举动无益于苏州社会的根本进步与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必然的历史。

再次，明代苏州知府置身于自中央朝廷以至辖区社会纷繁复杂的官员序列和等级结构中，在治苏的过程中他们即是这张庞大的区域政治网络的中心。以上计之，皇帝及其附衍政治力量宦官、朝臣、巡抚、巡按等莫不是知府在治苏过程中需要着力应承的上峰掣肘；以下计之，不惟府中属官、书吏，即治下豪民与苏州士林亦是忽视不得的地方力量。知府们需要以一人之身周旋上下、妥置各方，尤其是作为候补官僚、乡绅代表以及民意中介的苏州士林，因之本地尤为繁荣的文治而较别府更为凸显出自身的重要性。凡此种种，皆是明代苏州区域社会与苏州知府间密切互动之显例。

在对明代苏州知府治苏要务的概况进行了总结和归因后，本文最后将尝试就百余位苏守的历史评价提出一点不甚成熟的看法。由明历清，能够在苏州府名宦祠中占据一方之地的计有魏观、姚善、况钟、朱胜、姚堂、林鹗、曹凤、徐赞、胡纘宗、聂豹、王仪、蔡国熙、孙成泰、沈萃祯、陈洪谧十五人次，他们在百余位同道中脱颖而出，以朝野通同一致认可的治苏政绩芳显后世，尽管其个人命运则不尽善终。

从笔者尽力搜罗的多种类型史料来看，38位明代苏州知府的相关治苏事迹被不同程度地记载下来而得闻后世，但相对于106位的群体数目而言，这一统计数据无疑是使人遗憾的。史料阙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传主治政的乏善可陈。诚然，以明代苏州府社会发展成熟程度在全国始终保持的优势地位而言，知府们无需百计愁肠于治下的生计与生机，相应也就没有过优或过劣之治绩得载传世。这一推定并非原因的全部，如况钟、王仪在清理重赋和繁役方面所奉献的心血与智慧足堪见赞，但他们的若干前任在治苏过程中的怠惰与非勤，显然对社会危机与治政弊端积渐势生、愈演愈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时至今日，苏州仍然在全国政区版图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而明代苏州知府曾面临的挑战如今也并没有烟消云散：造福民生、稳定社会以及崇文融合等社会目标的实现依旧需要决策者殚精竭虑。以古为鉴知所兴替，以人为鉴明所得失，本文研究的现实价值即在此中。

参考文献

一、古代史料

- 1、正德《姑苏志》，据明正德刻本影印，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版。
- 2、嘉靖《昆山县志》，据明嘉靖刻本影印，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3、嘉靖《常熟县志》，据明嘉靖刻本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 4、隆庆《长洲县志》，据明隆庆刻本影印，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 5、万历《嘉定县志》，据明万历三十三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
- 6、万历《嘉兴府志》，据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
- 7、万历《常熟县私志》，常熟县图书馆藏抄本。
- 8、崇祯《吴县志》，据明崇祯刻本影印，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 9、乾隆《苏州府志》，苏州图书馆藏乾隆十三年刻本。
- 10、乾隆《长洲县志》，苏州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年重刻本。
- 11、乾隆《海宁县志》，据清乾隆三十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
- 12、乾隆《吴江县志》，据民国石印本影印，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13、道光《苏州府志》，苏州图书馆藏道光刻本。
- 14、同治《苏州府志》，据清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影印，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 15、光绪《江阴县志》，据清光绪四年刻本影印，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 16、光绪《黄梅县志》，据清光绪二年刻本影印，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17、民国《吴县志》，据民国二十二年苏州文新公司铅印本影印，收入《中国地方

- 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 18、(清)孙佩辑:《苏州织造局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19、《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 20、(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 21、(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 22、(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收入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 23、(明)文秉:《定陵注略》,收入《明季史料集珍》,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 24、(明)文秉:《先拨志始》,收入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 25、(明)张鹵辑:《皇明制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26、(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
 - 27、(明)朱国桢:《皇明史概》,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28、(明)查继佐:《罪惟录》,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29、(明)朱元璋:《御制大诰续编》,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30、(明)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31、(清)龙文彬:《明会要》,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32、(清)永瑢、纪昀等奉敕撰:《钦定历代职官表》,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33、(明)曹参芳辑:《逊国正气纪》,收入周骏富主编《明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
 - 34、(明)何乔远:《名山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35、(明)焦竑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36、(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列传》,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37、(明)雷礼纂辑:《国朝列卿纪》,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38、(明)刘凤:《续吴先贤赞》,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39、(明)刘孟雷:《圣朝名世考》,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0、(明)刘廷元订:《国朝名臣言行录》,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1、(明)项笃寿:《今献备遗》,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2、(明)徐纮编:《皇明名臣琬谈录》,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3、(明)袁袞:《皇明献实》,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4、(清)朱竹垞著,(清)姚柳依编:《静志居诗话》,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5、(清)陈田:《明诗纪事》,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6、(清)傅维麟:《明书列传》,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7、(清)钱谦益撰,(清)钱陆灿编:《列朝诗集小传》,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8、(明)邹漪:《启楨野乘》,收入《明代传记丛刊》。
- 49、(明)张朝瑞:《忠节录》,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50、(明)海瑞著,陈羲钟编校:《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 51、(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
- 52、(明)胡缙宗著,李天舒选注:《乌鼠山人胡缙宗诗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53、(明)胡缙宗:《乌鼠山人小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 54、(明)况钟:《况太守集》,吴奈夫、张道贵、丁凤麟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55、(明)李清:《三垣笔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56、(明)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 57、(明)史鉴:《西村集》,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8、(明)申时行:《赐闲堂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 59、(明)王琦:《寓圃杂记》,张德信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 60、(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丁福保订,上海书店1925年排印本。
- 61、(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 62、(明)谢肇淛:《五杂俎》,郭熙途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63、(明)杨循吉:《吴中故语》,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84年版。
- 64、(明)阎秀卿:《吴郡二科志》,收入《笔记小说大观》。
- 65、(明)张岱:《陶庵梦忆》,马兴荣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
- 66、(明)张翰:《松窗梦语》,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
- 67、(明)祝允明:《野记》,收入《笔记小说大观》。
- 68、(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收入《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

69. (清) 龚炜:《巢林笔谈》, 钱炳寰整理,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70. (清)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 上海文瑞楼光绪印本。
71. (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据昆山图书馆藏稿本影印, 收入《四部丛刊三编》, 上海书店 1985 年版。
72. (清)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 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73. (清) 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 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 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
74. (清) 吴肃公:《街南文集》, 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
75. (清) 汪琬:《尧峰文钞》, 收入《四库全书》。
76. (明) 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二、今人著述

(一) 专著类

1. 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 柏桦:《明清州县官群体》,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4. 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5. 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6. 高荣盛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7. 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8.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修订本)》, 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9. 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0. 蒋星煜:《况钟》,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11. 梁元生著, 陈同译:《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 1843-1890》,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12. 刘志琴:《晚明史论: 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年版。
13. 廖志豪:《况钟与周忱》,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14. 南炳文、汤纲:《明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15. 唐克军:《不平衡的治理——明代政府运行研究》, 武汉出版社 2004 年版。

- 16、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17、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18、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 2005 年版。
- 19、王国平主编：《苏州史纲》，古吴轩出版社 2009 年版。
- 20、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21、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22、王仲：《苏州历史名人·况钟》，古吴轩出版社 2003 年版。
- 23、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24、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25、洪焕椿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 26、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 1959 年版。
- 27、庞子朝、汤建英、王玉德、杨昶编：《明实录类纂·人物传记卷》，武汉出版社 1990 年版。
- 28、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29、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30、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31、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二）论文类

- 1、房锐：《明初魏观之狱试探》，《社会科学家》2004 年第 2 期。
- 2、傅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厦门大学学报》1956 年第 5 期。
- 3、官性根：《成都知府与宋代蜀学的发展》，《求索》2006 年第 5 期。
- 4、官性根：《论宋代成都知府的宽猛之术》，《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 5、黄长椿：《论清官况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4 期。
- 6、黄明光：《温州知府述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 7、金军宽、王卫平：《况钟治苏述论》，《史林》1989年第3期。
- 8、刘民红：《明初“魏观案”新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 9、刘雁翔：《明代陇右学者胡缵宗生平事迹及方志著述考》，《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5期。
- 10、倪正太：《明初的吏制改革和况钟的官声政绩》，《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 11、阮廷贵：《略论况钟治苏的特点》，《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 12、商传：《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
- 13、吴奈夫：《明代苏州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 14、吴琦、赵秀丽：《明代财政的症结：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 15、吴士勇：《“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16、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
- 17、王天有：《万历天启时期的市民斗争和东林党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 18、王仲：《况钟整顿苏州陋俗述略》，《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 19、王仲：《况钟“治政”思想探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 20、邢寒冬：《重新认识邢宥的历史地位》，《琼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 21、徐进、赵鼎新：《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 22、谢天佑：《况钟整顿苏州的官粮和吏治》，《江汉论坛》1988年第3期。
- 23、杨杭军：《朱元璋与明初江南士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 24、于化民：《王守仁心学的极端化发展及其主要理学观点》，《济南大学学报》2001

- 年第2期。
- 25、竺培升、吴建华：《略论况钟的“兴利除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 26、曾晓红：《况钟在苏州的遗迹》，《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 27、郑克晟：《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 28、赵秀玲：《论清代知府制度》，《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 29、张逸洁：《历代成都知府考论》，《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 30、张羽琼：《朱燮元与奢安事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 31、未署名：《况钟像碑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 32、董颖：《胡纘宗年谱》，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33、洪早清：《明代阁臣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 34、余清良：《明代钞关制度研究（1429-1633）——以浒墅关和北新关为中心》，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35、（日）滨岛敦俊：《围绕均田均役的实施》，刘俊文主编，栾成显、南炳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 36、（日）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刘俊文主编，栾成显、南炳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著、论文

1.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及其相关研讨述评》，收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研究生论文集2009年卷。

2. 《唐寅交游考论》，收入《东吴文化遗产》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附录

明代苏州知府简况表

姓名	籍贯	功名	考中年份	到任时间	到任背景	离任时间	离任去向
何质				吴元年		洪武元年	坐事去
王暄				洪武二年			降本府经历，坐秋粮事速赴京师
朱昭				洪武二年	以户部尚书急职降		
陈宁	湖广茶陵			洪武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以中奉大夫、中书省参政坐事出知苏州府	洪武四年闰三月	升浙江行省参政，一云升御史台中丞
赵棠				洪武四年			
金炯	浙江嘉兴	元末举人		洪武四年，一作十九年			得罪赐死
丁士梅		秀才		洪武四年四月	以秀才任，一云前任浙江省首领官		以索取民财事速赴京师
吴懋				洪武四年九月	除		坐民讼田土事降别府通判
魏观	湖广蒲圻			洪武五年三月	以礼部主事除任	洪武六年三月	升四川行省参政
王虎				洪武六年二月	以工部侍郎左迁到任	三日去	
魏观				洪武六年三月	以前升参政未行，仍命代王虎任。		
王兴宗	南直应天	本为隶人		洪武七年八月二十日	以朝列大夫、河南省怀庆府知府改除	洪武十年四月，一作九年	升河南布政使，一作九年
李亨	江西吉安			洪武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以中宪大夫、磨勘司令除授（本府经历升任）	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丁母忧去

全仲和				洪武十一年	以主簿署府事		
汤德	南直高邮			洪武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以中顺大夫, 常州府通判升授		坐实封事逮赴京师
石海				洪武十二年		洪武十三年	坐事逮赴京师工役
王绎				洪武十三年			坐实封事逮去
李干				洪武十三年			
陈彦昌				洪武十三年			寻逮回京, 一作十四年
祝茂				洪武十三年			
张亨	京师大名			洪武十三年			
祝宗善				洪武十四年			
张冠	广东雷州			洪武十四年		洪武十五年	坐黄册事逮赴京师
陈□□				洪武十六年			
黄彦端				洪武十七年			坐籍没女官身死事逮赴京师
黄文				洪武十七年			坐秋粮脏墨事黥面
张亨				洪武十八年	再任	洪武十九年	坐为假千户事去
王观	河南祥符			洪武十九年, 一作二十一年			
杨幼文				洪武二十四年			
蔡伦				洪武二十七年			
吴贤				洪武二十七年			
矫顺				洪武二十八年			
王敬	上党人			洪武三十年	以监生署府事		

姚善	湖广安陆	举人		洪武三十年			燕兵入京师，死节
汤宗	平阳			建文末 永乐初	以刑部郎中任		
薛瓘				永乐二年			
王恭				永乐五年			
郑真		举人		永乐七年	以致仕官任		
李鼎	河南			永乐七年			
李综	河北			永乐九年			
董翥				永乐十三年			
刘麟	江西乐平	进士	洪武十八年	永乐十四年			
李从泰				永乐十九年			
余士贤				宣德四年			
况钟	江西靖安			宣德七年	以礼部郎中升任	正统十年	正统五年、九年通满考绩，仍留任。十年卒于官
李从智	四川宜宾	进士	永乐十三年	正统十年	以大理寺正除任	正统十一年	以疾去
朱胜	浙江汤溪	举人		正统十一年	以武昌府知府改任	景泰三年	升江西左布政司
汪泚	陕西成县	进士	正统四年	景泰四年	以刑部郎中升任	景泰六年	卒于官
刘华甫	江西丰城	进士	正统七年	景泰六年三月	以兵科给事中升任	景泰七年	
杨贡	江西乐安	进士	正统四年	天顺元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天顺三年十二月	坐事罢为民
姚堂	浙江慈溪	进士	正统四年	天顺三年	以广信府知府改任		转治镇江府
林鸮	浙江黄岩	进士	景泰二年	天顺四年	以镇江府知府改任	天顺七年	升江西按察使
邢宥	广东文昌	进士	正统十三年	天顺七年	以台州府知府改任	成化三年	寻升浙江左参政，仍掌府事，成化三年升右

							金都御史，巡抚江南
贾爽	四川巴县	进士	景泰五年	成化四年	以监察御史升授	成化八年	以忧去
丘栗	辽东定远右卫	进士	天顺四年	成化八年	以刑部主事升授	成化十一年	罢去
刘瑀	直隶蠡县	进士	成化二年	成化十一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成化十九年	升口西布政司右参政
李廷美	福建闽县	进士	天顺四年	成化十二年	以本府同知升任	成化二十年	罢去
贺霖	江西鄱阳	进士	成化五年	弘治元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弘治二年	卒于官
孟俊	陕西咸宁	举人		弘治二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弘治三年	以忧去
史简	河南洛阳	进士	成化十七年	弘治三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弘治十年	以忧去
曹凤	河南新蔡	进士	成化十七年	弘治十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弘治十二年	升山西布政司参政
林世远	广东四会	进士	成化十七年	弘治十五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鲍攀	山东寿光	进士	弘治六年	正德二年	以工部郎中升任		寻罢去
林庭福	福建闽县	进士	弘治十二年	正德三年	以兵部郎中升任		转云南参政
刘悦	湖广江陵	进士	弘治十五年	正德七年	以刑部郎中升任		罢去
徐赞	浙江永康	进士	弘治十八年	正德十一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掌府事，食河南参政俸		寻升江西参政，云南按察使、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工部右侍郎。
戴冠	河南信阳	进士	正德三年	嘉靖二年	以延平知府调任		升山东提学副使
胡缙宗	陕西秦安	进士	正德三年	嘉靖三年	以安庆知府调任		升山东左参政

陈文沛	长乐			嘉靖六年	以工部郎中任		寻升山东副使
李显	浙江乐清	进士	正德三年	嘉靖七年	以赣州知府调任		升山东副使
聂豹	江西吉安永丰	进士	正德十二年	嘉靖九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寻以忧去
李珣	山东清平卫	进士	正德十二年	嘉靖十一年	以礼部郎中升任		调南康知府
王仪	顺天	进士	嘉靖二年	嘉靖十二年	以监察御史升任		寻以前劾亲王不法事诏回籍听理
崔允	山西代州	进士	嘉靖二年	嘉靖十二年	自重庆府改任		未赴,升陕西副使。
王鸿渐	河南南阳	进士	嘉靖二年	嘉靖十二年	以庐州府知府调任		升陕西副使
王仪		进士		嘉靖十五年	以抚州知府复任		升苏松兵备
张元孝	河南汝阳	进士	嘉靖二年	嘉靖十八年	以顺德知府调任		未至,卒
马扬	河南上蔡			嘉靖十八年	以户部郎中升任		寻罢
王廷	四川南充	进士	嘉靖十一年	嘉靖二十一年	以工部郎中升任		
范庆	江西丰城	进士	嘉靖十四年				
金城	山东历城	进士	嘉靖十七年	嘉靖二十三年			
林懋举	福建怀安	进士	嘉靖二十三年	嘉靖三十二年	以南户科任		升广东副使
温景葵	山西大同	举人		嘉靖三十五年	以御史任	嘉靖三十八年	升山东霸州副使
王道行	山西阳曲	进士	嘉靖二十九年	嘉靖三十八年	由凤翔改任	嘉靖四十一年	升常镇兵备
徐节	山西	进士	嘉靖		以本府同知升任	嘉靖四	升徐州兵备

	临汾		三十二年			十三年	
刘溱	河南 安阳	进士	嘉靖三十二年	嘉靖四十三年六月	由凤阳改任	嘉靖四十五年	升淮扬兵备
蔡国熙	直隶 永年	进士	嘉靖三十八年	嘉靖四十五年			迁苏松兵备
李健	浙江 缙云	进士	嘉靖三十五年	隆庆三年			
吴善言	直隶 成安	进士	嘉靖四十一年	万历元年			
李充实	直隶 兴州左屯卫	进士	嘉靖四十四年	万历八年			
朱文科				万历十二年			
俞嘉言	浙江 余姚	进士	隆庆五年	万历十六年			
石昆玉	湖广 黄梅	进士	万历八年	万历十八年			
卢大顺	直隶 永年	进士	万历八年	万历十九年			
孙成泰	浙江 平湖	进士	万历五年	万历二十二年			
朱燮元	浙江 山阴	进士	万历二十年	万历二十九年	以大理寺评事徙任		
周一梧	山西 长治	进士	万历二十年	万历三十一年			
李右谏	江西 丰城	进士	万历十七年	万历三十四年			
赵世祿	浙江 鄞县	进士	万历二十九年	万历三十五年		万历四十年	升山东副使
林绍明	浙江 会稽	进士	万历三十一年	万历四十一年			

			二年				
陈吁漠	福建 长乐	进士	万历 二十九 年	万历四十 一年		万历四 十七年	升广西副使
沈萃祯	浙江 平湖	进士	万历 四十 一年	万历四十 八年			升福建副使
王福征	浙江 慈溪	进士	万历 二十 年				
寇慎	陕西 同官	进士	万历 四十 四年	天启三年		天启六 年	以忧去
王时和	直隶 魏县	进士	万历 三十 八年	崇祯元年			以吴淞兵噪被 劾去
史应选	河南 群牧 所	进士	万历 四十 四年	崇祯二年			以坐累降去
陈钟盛	江西 临川	进士	万历 四十 七年	崇祯五年			以大计降去
陈洪谧	福建 晋江	进士	崇祯 四年	崇祯七年		崇祯九 年	升登莱道
陈师泰	湖广 黄冈	举人		崇祯十二 年			

资料来源：正德《姑苏志》卷3《古今守令表中》；乾隆《苏州府志》卷32《职官一》；道光《苏州府志》卷53《职官一》；同治《苏州府志》卷52《职官一》；民国《吴县志》卷7《职官表六》；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张搢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致 谢

论文告成而作以致谢之时，诚乃辛苦为文者的节日。今朝我在这里写下这些话，不是回顾往昔峥嵘岁月，也并非道出现今心中愧赧，甘苦自知，不必尽述；勤惰自现，何庸赘言。因着本文的草成，我将离开安放了七年青春的母校，临别之际，特以专词感谢师长和友朋的关怀及帮助。

我要首先特别谢谢业师吴建华教授前后六年的教导与关爱。从大二以至今日，我有幸在业师的直接指导和引领下，逐步进入明清江南区域史真知的天地之中。六年以来，无论是专业方向的确定、研究路径的选择还是为人处世的熏陶，我都受重惠于业师。何以为报？我相信业师希望看到的，并非是我此刻的砌词叠句，而是我日后在学业中的精进与坚守。我将用今后接续不断倾注于史学研究中的汗水和心血来向业师表达恒久的尊敬。设想将来如果有一天，当我能够走上讲台忝列人师之时，我期盼自己在学生心目中能像业师在我心中一样学为之师、行为之范。我将同样的感谢致以师母强文俐女士，她在生活中对我的关心和在风尚品位方面给予我的建议，留给我长久的感动和受益。

我在东吴园中就学七年，有承本系多位良师的关心和教导，师恩泽长，自非片纸句语所能囊括。甫入学即幸有鲁萍老师在学习和生活规划中给予宝贵指导；入选“箬政学者”、报考更高学位过程中先后承金卫星老师、臧知非老师、王卫平老师为我亲撰推荐信函；侯德仁老师、崔恒秀老师一直以来对我勉励有加。在开题和答辩环节中，臧知非老师、胡火金老师、王永平老师（扬州大学，答辩委员会主席）、周书灿老师的宝贵意见使得本文大为增色。我同样不能忘怀余同元老师、王文英老师、朱从兵老师、范菊华老师、姚传德老师、王玉贵老师、徐茂明老师、袁影老师（英语系）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恩。

行文至此，我愈加铭恩于江苏通州高级中学的严健老师和马斌老师，正是他们引起了我对历史最初的热爱。此外，2005-2006学年度我有幸入选李政道—秦惠箬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活动，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奠定了我毕生志业的基础。我想借此文的完成感谢本校当年的组织者黄新老师、杨真老师，以及2005届本校“箬政学者”全体同学，与他们的相处是我大学记忆中的珍宝。

我将诚挚的谢意致以本校炳麟图书馆古籍室的诸位老师，他们在过去三年中

为我所提供的周至服务和热情帮助，是本文所以能够完成的史料保障。

我想向我的家人表达无以言尽的谢意和歉意。在一个讲求实利和功用的社会中，我在学业和生活路径中的选择不仅仅对我个人构成挑战，更是对家人的压力和风险，但他们从未有过退缩和回避。学成之日或可报得亲恩，但学难成而亲渐老，何时报得三春晖？虽则世事无常，际遇难料，反哺之心从未减退，感恩之念历久弥新，愿我的动行举止不负家人多年的培养与期望。同时感谢郑姨一家，她们让我在苏州的这几年中有过家的感觉。

求学东吴园期间，我有幸结交到一批志同道合，愿这份真挚的友谊伴我到天南地北仍不离却。于此我深为感谢七年间一直与我共享苦乐、同对挑战的挚友李海燕，真诚地祝愿她在广大的美好前程中幸福快乐。师姐吴晶、殷奎英、马思源、王芹与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之间的相处融洽无间。师兄郭绪怀识书嗜学，在得知我的论文选题后，立即将收藏的《况太守集》借予参考。此外，师兄石云生、晏景中、张建华；同级朱福春；师弟孙晓东、孙达；师妹李宛荫、王凝莹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感谢东区7号楼403室、文星广场4号楼3057室、独墅湖校区二期A04号楼307室的历任舍友，我们曾推心置腹、亲同一家。我将感谢和祝福一并致以本校03级历史系本科、07级历史系研究生全体同学，以及这些年中我曾有缘结识的诸多好友，请恕我没有将你们的名姓一一登列于此，但我们过去早已相识，为着求索真知、增长才干而共同成长；我们今后仍会相逢，为着服务同胞、报效家国而奋斗不息。

我将最后的感谢致以本文现在和将来的读者，谢谢你们在拙作上奉献时间和精力，我高兴地期待着来自你们的批评和指正：fanlily1213@yahoo.com.cn。本文一切文责自负。

致谢之语既出，告别之期不远。东吴梦渐远，山长水且阔，挥手作别这座以风雅润泽之景观人文著称的古城，对我而言并非愉快之事。时逢母校百十校庆，带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之训，我在今年夏季走出这里，就让眼前这篇凝结着笔者一番心血的论文长留于美丽的东吴园中，眼见尊师轩边读书忙、独墅湖畔好风景吧。

范莉莉

2010年5月23日

识于炳麟馆古籍室

